

賢孝劍俠



武俠  
小說

# 賢孝劍俠傳（第一集）

平江 不肖生著

## 第一回 全身絕技蕩子儉香

滿口甜言佳人受騙

詩 武俠如何香豔名，

英雄兒女自多情，

曰 安良除暴猶餘事，

慣打閨中抱不平，

大凡做小說的，須具兩種資格，第一種是讀萬卷書，第二種是行萬里路，讀書多的，學問關係，做出來的東西，既有根基，自無俗筆，行路多的，閱歷關係，做出來的東西，既有材料，自少浮文，不佞對於第一種資格，十年燈火，不善文章，慚愧得很，對於第二種資格，廿載江湖，稍有聞見，尚可敷衍，因此之故，閱者專注重拙著的事實，至於筆墨欠缺一點，都肯原諒幾分，不佞却也不敢自暴自棄，辜負閱者愛護我的盛意，這部書中所取的資料，乃是同治年間，許多女俠的奇聞異事，內中尤以一個綽號喚作白鳳凰的事蹟，非但賢孝可風，而且香豔無比，現在就從她的祖上寫起，她的祖父，姓白名羽，原籍湖北孝感縣人氏，他由軍功出身，年纔三十，已經做到安徽壽州鎮台之職，只因從前打過一場敗仗，不敢覆命，要想自盡，虧得一位道號無憂老人的劍俠相救，後來得發之後，每思報恩，無奈打聽不着這位劍俠的下落，不能如願，及至到了鎮署，屢次出過賞格，令人四處打聽，又過數年，仍無消息，那時正值壽州鄰境，發現大股土匪，勢甚猖獗，白鎮台守土有責，只好先顧國事，暫把私

恩的事情，攔過一邊，有一天，白鎮台接到鎮署密探報告，說是不日即有大股土匪，要來佔據壽州城池，白鎮台一得此信，當然調兵遣將，親自巡城，豈知那班悍匪，來得比較司馬懿還要神速，一夜之間，竟將壽州東南西北四門，圍得水洩不通，土匪人數，共有二萬以上，白鎮台手下的兵丁呢，除了分防出去的不算外，城內僅剩千人，兵少匪衆，萬難抵禦，幸而白鎮台還是一員戰將，心裏雖然驚慌，面上尙能鎮定，一面勸令百姓幫同守城，一面飛稟院撫發兵救援，不料援兵猶未到來，城池已被土匪攻破，白鎮台到了此時，自知失守土地，就要軍前正法，同是一死，何不自盡，還可博些卹典，他打定這個主意，於是真的把心一橫，瞞過他的嬌妻愛子，急取一杯毒酒，正待向他口邊送去的當口，陡見對面屋上，撲的飛來一塊瓦片，不偏不正，可巧打在他的手上，那杯毒酒，早已傾得滿地都是，同時又見屋上跳下一個人來，竄至他的面前，對他朗聲說道，白大人，莫幸又想盡忠不成，白鎮台一聽此人聲音極熟，趕忙定睛一看，不禁又驚又喜，你道此人是誰，原來正是白鎮台日日夜夜要想報恩的，那位無憂老人，白鎮台此時也不及敘話，急向老人長跪求救道，長老快快大發慈悲，先救全城百姓要緊，只見老人一面將他扶起，一面呵呵大笑的答道，老朽此來，正是爲的壽州百姓，道言未畢，只見他已飛身上屋，將口一張，吐出一道白光，閃了幾閃，連同他的人影早已不知去向，白鎮台久知他的劍術厲害，一定能够收拾這班土匪，當下也想親自出馬，誰知他還沒有披掛齊備，忽見他的那位嬌滴滴的夫人，拖着他的那個七八歲的兒子，兩脚三步

的奔至他的面前，一把將他狠命抱住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，老爺性命要緊，萬萬不可出去，白鎮台聽了，頓時裝出勇氣百倍的樣兒答道，夫人不必這般樣子，你難道還不曉得無憂老人的本領麼，他的夫人仍舊拉着不放，口裏又說道，老人本領，妾原知道，老爺若要親臨險地，妾真害怕死了，白鎮台發急道，夫人快快放手，我若不趁此出去，將來的功勞，怎麼能够加到我的頭上來呢，他的夫人聽到這句，方始將手一鬆，讓她老爺前去立功，自己也趕忙奔出大堂，鑽進鎮署的吹鼓亭內，拚命的擊鼓助威，因此她也姓梁，她想學那古人梁紅玉的故事，這且丟下，單講白鎮台當時出得衙去，隱身朝外一望，只見多如螞蟻般的土匪，正像潮退般的各自逃命，白鎮台見了這種情狀，忙又抬頭一看，果見空中有疾如飛電的一道白光跟着逃命的那班土匪追擊，白鎮台此時胆子愈壯，疾忙上馬殺賊，他的兩耳之中，同時又聽得他的夫人，在吹鼓亭內的擊鼓聲，那班土匪們的奔逃聲，百姓們的助威聲，幾個老弱殘兵們的放槍聲，再加上那些婦女們的逃難聲，小孩們的啼哭聲，街犬狂吠聲，以及他自己所騎的馬蹄聲，一時鬧得煙瘴霧氣，反將他的銳氣滅了下去，他在馬上又轉折一想，我是萬金之軀，如何夾在此中，好在既有這位長老的神劍，在此替我殺賊，多了我一個人，於事無補，他這樣一想，忙又一馬奔回衙門，誰知街上的那班老百姓們：看見這位鎮台：雄糾糾的騎着高頭大馬，忽爾奔去，忽爾奔回，這樣的馳驅疆場，爲民殺賊，誰不稱贊白鎮台是個好官，不到一刻，全城的土匪，早已統統逃光，無憂老人反比白鎮台先進衙門，此時白鎮台夫婦雙雙

的，真把老人當作救命大王，白鎮台一面辦了公事，自己請功，一面力懇老人留在衙內，教授他兒子秋練的劍術，又知老人不喜做官，樂得功歸自己，不必保他，除了口頭恭維之外，也送不少的金銀，作爲酬勞，老人那裏肯受，推來推去，仍是白鎮台收了進去，無憂老人因見白鎮台說得懇切，本來也想傳授秋練公子的劍術，後來看出秋練小小年紀，心術已不純正，於是僅教武藝，不授劍術，白鎮台夫婦雖不滿意，倒也不敢相強，秋練一學十年，業已成就老人也久靜思動，要向四海雲遊，白鎮台挽留無效，只得備酒餞行，老人就在席間鄭重的對白鎮台說道，老朽也與大人有緣，兩次相遇，賓主盡歡，現在老朽既要遠別，後會難期，臨別贈言，大人須要注意，老人說着，又指着秋練續向白鎮台道，我這徒弟的本領，除了劍術以外，凡我所有，無不學會，不過我看他聰明太露，很是擔憂，以後大人切宜嚴加管束，不要使他離開身邊才好，白鎮台不知老人話中有話，自然不在心上，當下隨口敷衍幾句，帶同兒子，親自送出十里長亭，珍重而別，白鎮台回衙之後，因爲只有這個兒子，如何肯去管他，秋練因此便成沒繮之馬，四處閒遊，嫖賭吃着，門門都來，因此人家見他一則是現任鎮台的公子，二則是身懷絕技，無論講理勸懲，一樣敵他不過，所以一般識事務的人們惟有以避其鋒，秋練自己呢，自從學了武藝之後，如虎添翼，當然無所不爲，至於他的師父臨別的良言，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，這也是命中註定之事，雖有無憂老人提醒他們，也是枉然，這天秋練又到街上閒逛，偶然經過一家紳士門前，忽見對頭來了一乘轎子，內中端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

二八佳人，抬到這家門口，停了下來，這位佳人，出轎之後，却不馬上入內，反帶着一個美貌無倫的大丫頭，一同站在屏門背後閒看街上的景緻，秋練一見這位天仙般的小姐，還要添上一個美婢，你想想看，這還了得，如是他那雙尊目，只向那位小姐臉上釘着儘看，一絲也不轉動，那位小姐，一見有人定睛看她，躲了進去，秋練直待那位小姐的影子望不見了，始向閒人打聽這位小姐姓甚名誰，有人認得他是鎮台公子，誰不湊趣，便老實告訴他道，這家姓丁，他們老夫人在日，也曾做過一任知府，膝下無兒，只有這位小姐，芳名叫作圓珠，今年一十六歲，可惜已經許與本城典商羊安庭的兒子，羊青陽了，秋練聽罷，回至衙內，一個人暗忖道，世間真有這般美女，我今天晚上，何不用出我那飛檐走壁功夫，做個韓壽第二，有何不可，秋練想畢，忙去傅粉薰香，換上一身新衣，等到半夜悄悄出了衙門，來至丁家後園，飛身上屋，繞到正廳屋面，站定脚步，急向四處一望，看見第二進樓房，一帶很精緻的雕窗，雖然靜默地閉着，但從窗格子中看去，裏面隱約懸着幾幅湖色繡花的紗簾，窗檉上面，還擺着幾盆鮮花，這般布置，心知必是小姐的鳳閣，他就趁着星月之光，飛快的走近樓窗口的屋檐上面，輕輕地卸下一扇窗子，鑽身入內，走到繡榻前面，揭起帳子一看，只見圓珠小姐，一個人鼻息齣齣的，擁衾而臥，正在好夢方酣之際，這一來，秋練喜得眉飛色舞，大胆躍身登榻，竟作入幕之賓，以達其慾望，可是這位尚在惺忪朦朧的圓珠小姐忽覺體部有變，猛然驚醒，這一嚇還當了得，本想大喊起來，復又轉折一想，生米已成熟飯，問着秋練道

你是何人，怎麼這般胆大，難道不怕王法的麼，說着，咬牙切齒的，儘管瞪着秋練，秋練聽了，微笑着道，我就是鎮台公子白秋練，因愛小姐美貌，故敢冒犯小姐，千萬要求小姐原諒，至於王法二字，不要說既有我父親面子，官官相護，又有我這全身本事，何至到我的身上，就令因此犯了王法，我是爲了小姐而死，這也情願。決不懊悔。圓珠小姐聽罷。嗚咽道，你既是存心害人，叫我還有何說，我無非一死了事，說完，急想起來尋死，誰知一看，如何可以下牀，跟着長嘆一聲，默默無語，秋練却已知她可欺，忙又對圓珠說道小姐事已如此，木已成舟，鬧了出來，彼此都有顏面，好在我還沒有定親，小姐何妨不嫁姓羊的呢，圓珠小姐這人本來老實，一見事已至此，果如其言，從一而終，還可遮羞，況且堂堂鎮台公子，也不辱沒了氏門風，想到這裏，不由得再問秋練道，你真能够心口如一，我始有命，但是羊家面上，又怎麼辦理呢，秋練道，小姐不必担心，商不與官鬪，這句本是古語，這事只要我去徵我母親，轉商家父，況而我們堂上二老，只有我這一個兒子，沒有不答應的事情，圓珠小姐聽畢道，我這個人，向來是忠厚出名的，公子或者不至於負我，但是我的一條性命，懸在公子手中，此事若成，還好補救，否則只有一死，但是死了，還沒有面目見我亡父呢，秋練道，小姐可以一萬個放心，小姐要曉得我是真正愛慕小姐的容貌，方有這場事情發生，我難道肯把我這個愛人，置諸不顧的麼，圓珠小姐聽至此地，方才把心放下一半，又一個人想前想後的想了半天，只有此法，比較的略勝一籌，始答秋練道，公子叫我放心，叫我如何放得下來

現在惟有聽天由命，但望公子那面，快快請人先來作伐，至於家母面前，如何辦法，方能使她老人家肯向羊家退婚，這個主意，也要公子去想，秋練聽了急答道，當然，當然，我白秋練決不是負情之輩，小姐儘管高枕無憂就是了，眼看時候已經不早公子可以回府去了，說着忽見一片月光，直從窗子外面射進，照得淺微畢現，圓珠道，公子做事真是荒唐，你看，你將窗子大開，還不快去上好，萬一有人瞧見，那還了得，秋練聽了，趕忙走去上好窗門，仍想再睡此時圓珠一棵芳心，砰砰的跳着無限的恐懼湧起了胸頭，那裏肯讓秋練稍時逗留呢，可是秋練如何肯依，於是一個抗拒，一個軟求，圓珠那有秋練的氣力，可憐喊又不敢出聲，不喊呢，自己就要失敗，真正一時沒有法子，只得嗚嗚的哭了起來，誰知他這一哭，早有一個人被他哭醒，趕忙兩脚三步的跨到圓珠房裏，那人睡眼朦朧，陡見一個少年男子，站在小姐牀前，當然又羞又嚇，幾乎喊出聲來，正是，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 第二回 愛河愁起浪問計刁環 情海懼生波推恩黠婢

却說進來這人非別，就是圓珠身邊的大丫頭春梅，春梅還比圓珠大着兩歲，非但容顏長得俊俏，而且心地十分玲瓏，圓珠愛他聰明得用，面子上雖是主僕稱呼，暗底下實與姊妹無異，春梅却也能受抬舉，對於圓珠這人，真是盡心服伺，毫無二意，圓珠偶有病痛，她便衣不解帶的，替她熬湯煎藥，圓珠偶爾心煩，她便口不停聲的，代她解悶消愁，圓珠有了她在身邊



，連她娘的樓下都少去了，原來丁太太本是住在樓上的，她的臥房做在圓珠對面，後來因爲丁老爺逝世以後，遺下偌大家財，當然需人經理，住在樓上，照顧不到，又見春梅服伺小姐既能如此貼心，因此移居樓下，春梅睡在圓珠套房，每天白天，總在外房陪伴小姐，必至深夜，方才回到自己套房去睡，這幾天忽然聽見有人說起，她的那位尙未過門的羊姑爺，行爲既是刻薄，品貌又極平常，她自從聽到此言，心裏就替她的小姐發愁，但是姻緣前定，無可挽回，所以也不敢就去告知小姐，她的心裏呢，但望小姐嫁了過去，新姑爺的行爲，也可以隨時勸好的，行爲若能勸好，至於相貌平常一點，那就不成問題了，誰知就在那天白天，她跟着小姐上坟回來，小姐既要站在屏門背後，閒看景緻，她自然只好陪着，後來看見一個美貌公子，站在她們大門前面，把眼睛釘着看她小姐，她就連帶想到羊姑爺身上，她想我們小姐的相貌，活是一個美人，譬如我們羊姑爺的品貌，也能和這位公子一樣，豈不是天生的一對佳耦，她剛剛想到這裏，又見她的小姐，忽然將臉一紅，急急忙忙回到樓上，她自然只好跟了上樓，她心裏的念頭，也就因此打斷，這天晚上，她伺候小姐睡下之後，回至自己房內，輪在牀上，復又思潮陡起陡落，胡思妄想了一陣，方才沉沉睡去，正在好睡的時候，忽在睡夢之中，聞着她小姐的哭聲，因此她心上只有這位小姐，所以精神貫注，略有動靜，就能鑽入她的耳內，不然，是任你敲鑼擊鼓，恐怕也鬧她不醒罷，她的套房門，素來是不關閉的，以備小姐夜間隨時呼喚，便好立刻出來服伺，此時她一聽見小姐嗚嗚之聲，自然馬上奔了出來

，及入小姐房內，忽見一個標緻少年，站在牀前，她一面雖然羞得沒有地縫可鑽，一面却在轉動她那敏捷的腦筋，以爲此人，必是她小姐的情郎；她既認是小姐的情郎，反把她的羞容，和緩了好些，她當下急奔到圓珠的牀上，俯了身子，咬着耳朵的安慰圓珠道，小姐不必害怕，我春梅蒙小姐的厚恩，情同姊妹，豈肯去壞小姐的名譽，不過小姐的嘴巴也太謹慎了，行事也太秘密了，其實何必瞞我呢，此人究竟是誰，平時從何而入，倘到天亮，又怎樣出去，我說一人沒有二人之智，小姐快告訴我，使我也好放心，圓珠起先一見春梅突然而至，心裏也甚驚慌，及見春梅，只有羞容，並無壞意，已經放心一半，此時又被春梅這般一問，自己反受了不白之冤，頓時又羞又急，又氣又怨，雖有萬語千言，一時又無從說起，可憐她只急出了一句說話道，你快先叫白公子回去，我和你慢慢兒的再說，說着，東方已將放白，秋練此時，也已看出春梅定是圓珠的心腹，決不至於來壞好事，且先一面穿上衣服，一面始向圓珠說道，我此刻就遵小姐之命，暫時回衙，等得晚上，再來。春梅聽了，不待圓珠答話，自己作主，急對秋練說道，我看此刻天已將亮，路上必有行人，出去反而不便，還是索性等到晚上出去，來得穩當，秋練聽了，微笑着答說，你這位姊姊，可認得我是誰，春梅聽說，仔細朝着秋練臉上一望，不禁失驚道，你不是昨兒白天，站在我們大門口的，那位公子麼，秋練聽了，又邊含笑點點頭，邊答道，是的，姊姊不知我的本領，自然有些害怕，這也難怪姊姊，說着，便去開了窗子，一壁一脚跨出窗子外面，站在屋檐之上，一壁又對春梅說道，姊

姊，快看我的絕技，自然放心了，言猶未畢，只見他颺的颺的幾個箭步，已由屋上，竄到後花園外，真個捷若猿猴，輕同飛燕，轉瞬之間，形影全無，春梅此時反而呆若木鷄驚駭不止一個人只是望着天空，癡癡地在那兒出神，還是圓珠睡在牀上。看見秋練已走，急對春梅說道，他已走了，你一個人還在呆看甚麼，你快關上窗門過來，我有事情，春梅聽得她的小姐叫她，方才如同夢醒，將窗關好，回到牀上又問道，此人究竟是誰，小姐怎麼稱他是白公子，怎有這般本事，圓珠聽了，且不答話，先令春梅速在樹內，取了一身衫褲，悄悄穿好之後始命春梅臥在外牀，一五一十，半句不瞞，把昨夜的事情，一齊告訴了春梅，春梅聽完，先在肚裏想了一會，方問圓珠道，這末小姐可曾向白公子，要了甚麼信物沒有呢，圓珠愕然道，這倒沒有，他既說定托人就來求婚，何必還要甚麼信物，春梅聽了，連連的搖着頭道，如今時世，口是心非的人很多，只要一達了他的目的，任你死活，他也不顧的了，白公子雖是官家子弟，或者不至如此，但也不可不防，圓珠聽到這裏，嚇得大變其色的道，他果口不是心，從此把我置諸腦後，這是我只有一索子吊死的了，春梅見她小姐，嚇得這般模樣，怕她弄出事來，忙又安慰她道，我想白公子，他既是愛得小姐連王法也不怕，想來不會變心，也未可知，圓珠道，他們那面，日內倘若有人前來說親，太太必定一口拒絕，你是一個女諸葛亮，你快替我想想法子才好，春梅道，說起羊家，我現在老實對小姐說了罷，我聽見有人說，羊家姑爺的品行相貌，都很平常，我怕小姐怨命，不敢來說，白公子的事情，若是成功，

真是天從人願，但是太太那裏，這事倒不好辦，且等白公子今天晚上來過，看他們的太太，怎樣說法，先要白家二老答應他兒子的請求，我們方好設法去對我們的太太開口，不然，羊肉倒沒有上口，反而惹了一身羊騷臭，更加不妙，圓珠聽了，甚以爲然，准定等白公子來過再說，春梅一見此刻沒有事情商量，又見圓珠方才嘴上雖在說話，同時又儘着把她的眉頭一皺一皺的，必是身體深感不便，果有甚麼毛病，須得預爲醫治，好在她與小姐，本是無話不談的，無所避忌，她便問圓珠道，小姐身上，可有不適意的地方，萬萬不可諱疾，我是好意，小姐也不必害臊，圓珠道，我的身子，雖然不好，可是這等毛病，我就馬上痛死，我也不要醫生看的，春梅聽了，只得由她，當下又見圓珠雙眼已經抬不起來，似乎很是疲倦的樣兒，她便輕輕起來，放下帳子道，這末小姐養息一霎，太太問起，我就說小姐略受風寒，今天不下樓去了，圓珠迷迷糊糊，似答應非答應的，不知說了一聲甚麼，早已沉沉的睡去，春梅過了一會，下得樓去，丁太太正要來喚圓珠，一見春梅便問她道，小姐醒了沒有，春梅忙答道，小姐今天略受風寒，我叫她多睡一霎，因恐太太惦記，我特來奉告一聲，丁太太聽了，點點頭道，小姐可你當心，我也放心一點，她既身體不適，可要去請醫生，你去斟酌，我把小姐這人，早已交給你了，現在羊家那面，已叫媒人來向我商量，說是最好今年就娶，我說我們小姐，年紀還小，沒有答應他們，春梅聽了，大吃一驚，慌忙接口說道，太太主張得不錯，我們小姐今年還只有十六歲，如今就要迎娶，況且太太身邊只有這位寶貝心肝，我說再

過三年五載，也不爲遲，太太聽了道，你的說話，我自然贊成，不過羊家也是獨子，羊安庭親家，望孫情切，要想早娶媳婦，也難怪他，我現在打定主意，至早要過今年再說，春梅道，我有一句說話，每想稟知太太，又怕太太聽了不樂，所以不敢來說，丁太太聽了，急問道，你有甚麼說話，儘管對我講，我知道你還忠心，不是我當面寵你，你們小姐人太老實，反不及你來得能幹，春梅聽了，微現得色道，太太抬舉我，我只有一心一意的伺候小姐，方才不負太太的栽培，我要說的說話，就是小姐的終身之事，我聽人說，羊家姑爺的品貌，不甚整齊，丁太太急接口道，是呀，我也現在方才知道，那兩個斷命媒人，真正害人不淺，春梅道，品貌還是小事，聽說行爲也不很對，小姐將來過門之後，恐怕要受苦的呢，丁太太聽了，頓時流下幾點眼淚道，這也沒有法子，只有你將來隨嫁過去，衛護你的小姐的了，春梅又勸了丁太太幾句，方始上樓，走入圓珠房內，揭開帳子一看，她的小姐正在好睡，不便叫醒，只好一個人坐在牀沿上守着，一直等得下午，圓珠方才醒來，春梅忙問現在身體如何，圓珠答道，稍覺好些，春梅便將丁太太和她所講的說話，告知圓珠，圓珠聽了，單是長嘆一聲，也沒說話，春梅勸她起來梳洗，圓珠也就起來，坐到靠窗的那張桌上，春梅見他小姐，走路仍有不適的樣，主張去請醫生，圓珠定不肯，春梅只得替她梳頭，梳好之後，等得吃過晚飯，春梅先去關上樓門，省得有人上來，圓珠此時只望秋練早來，要聽他們那面的信息，春梅已知其意，早把窗門開了，使同圓珠二人，並立窗前，等候白公子前來，等了半天，

春梅恐怕圓珠腿酸，正要想叫圓珠坐了等候的當口，忽見正廳屋上，似有一條黑影，慌忙指與圓珠看道，那邊一條黑影，莫非就是白公子麼，圓珠尚未答腔，早見那條黑影，已經閃到面前，細細一看，不是秋練是誰，主婢二人，趕忙將他接入，讓他坐定，圓珠一見秋練今天晚上又換一身漂亮裝束，越顯得風流俊逸，確是一位如意郎君，也會斂去羞容，開口急問道，公子想已稟知過令堂的了，不知如何說法，此事關乎我的性命，不能兒戲，秋練道，我已與母親說過，據我母親意思，略須從緩，因為這件事情，內中夾着逼人退婚，若有反響，自然要大動干戈，家父若不贊成，就沒良好結果，所以要俟家父高興的時候，家母一說上去，自然成功，我看此事，毫沒問題，不過日子遲早的關係，小姐但請放心，圓珠聽了，以為此言也甚近理，欲速不達，反而不妙，便去問春梅道，你看怎樣，春梅道，只要公子放在心上，日子稍遲一點，倒也無礙，好在今天太太不是已經說過了麼，今年決不許羊家來娶，秋練岔嘴道，現在不過三月底邊，今年還有長長一年，難道還怕來不及不成，說着就將圓珠這人，抱來坐在他的膝上，圓珠尚在掙扎，春梅知趣，早已避入套房，圓珠急說道，我有一句要緊說話，公子依我，便無問題，否則我只有一死，秋練聽了道，你且說來，圓珠道，我這春梅丫頭，她與我情如手足，尚在其次，她的能幹，簡直是我的靈魂，我將來嫁你之後，本要使她將她收房，現在你既說求親之事，尚須時日，我對於這樁，實在難以如你之願，我的主意是，圓珠說到此地，便與秋練咬了幾句耳朵，秋練聽了大樂道，這也可以，我此刻就去，不

過你以後也得敷衍敷衍我，你若不准我睡在此牀，我自自有辦法，你可不要怪我，圓珠此時，只望秋練去與春梅成了好事，一則可解自己之圍，二則可塞春梅之嘴，至於秋練所說的不要怪他一語，她却並未聽見，當下單答秋練道，這末讓我送你進去，說着，拉了秋練這人，走入套房，輕輕的和春梅咬了幾句耳朵，只見春梅紅了臉道，小姐不要胡鬧，邊說，邊撲的站了起來，似乎要想逃走的樣子，圓珠見了，急把春梅向秋練面前，狠命的一推，自己飛奔出房，就把套房門反鎖上了，圓珠坐到自己牀上，心頭的小鹿，猶在亂撞，她又暗忖道，我的事情，都是春梅作主，公子若與她去歪纏，我便好樂聽清淨，她想在此地，還怕春梅不肯順從，鬧出事來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邊這般的想，邊到壁間後房的聲音，聽了一會，毫無動靜，又聽一陣，方聽見秋練微微的笑聲，後來又聽見春梅在與秋練唧唧噥噥的小語，她始放心，回到牀上，安心睡下，這天夜裏，秋練果在套房安睡，直到次日天亮，圓珠忽被春梅喚醒，只見春梅一臉似怨非怨，似恨非恨的臉色，怪着她道，小姐，你怎麼想出這個壞主意，叫他前來，春梅說了半句，便不說了，圓珠聽了，却也自己好笑起來道，公子呢，春梅道，已經去了，圓珠道，我既可以嫁他，難道你反不可以嫁他不成，將來你我若得同事一夫，有商有量，百事有益得多呢，春梅道，我也明知小姐是一片好意，因此不敢反對，說着，忽然撲嗤的笑了一聲，似乎又覺害臊起來，正是，

癡心白首同牀夢，

薄命紅顏沒藥療，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苦命女三更驚惡夢 慈心娘一笑恕親生

却說春梅心裏，雖然感激圓珠分惠與她，臉上究屬有些難以爲情，圓珠呢，並非反比春梅臉老，實因事到臨頭，若不再與春梅聯成一氣，生怕愈弄愈糟，更難收拾，可憐這也是她無可如何的苦衷，却與其他的婦女不同，閱者須要憫其境遇，略跡原情，不必苛責才好，當下圓珠一見春梅這般害羞，乃是自己拖人下水的不好，只有安慰她道，事已至此，萬萬不能坐以待斃，你現在是與我同船合性命的人了，你總得想出法子，辦好此事，你我二人，方有生路。春梅道，小姐不要急壞身體，我已與公子想出一計，此時姑且不必發表，若有顏色，再進行第二步計劃。圓珠聽了，笑罵道，你本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物，我倒素來佩服你的，你既然與他兩個商量而行，我是沒有主意的，只有全仗你們，不過我的一條性命，交與你們二人，你們切切不可大意就是，春梅聽畢，見她小姐爲人，真是忠厚得使人可笑，使人可憐，忙答道我與小姐，本來生死與共的，大家惟有聽天由命，我的法子，次第做去，或者有些希望，也未可知，圓珠道，但願如此，大家都好，春梅道，公子說明今天有事不來，我此刻覺得有些頭重腳輕起來，我想連底凍的睡牠一天一夜，圓珠道你昨兒既一夜不睡，當然快去養息養息，身體要緊，以後全靠你一個人做事呢，我也今天睡牠一天，肚皮餓了，好吃乾點心的，春梅聽了，又將粉臉一紅，自回套房去了，圓珠這天真的睡到旁晚才醒，隨便吃了一點點心，



索性再睡，剛剛入夢，忽見秋練早從窗子外面跳了進來，滿面笑容向她說道，小姐，我白秋練是不是心口如一的，現在不騙你吧，圓珠聽了急問道，難道你們那面已經有人前來探親麼，秋練聽了，並不答言，只是傻笑，圓珠發急道，你這個人，怎麼儘管傻笑，你說不騙我，究竟是甚麼事情，秋練看見圓珠已在發急，方始笑答道，豈但是媒人已經來過了，連你們的令堂太太也已答應，並且一力承担向羊家退婚呢，圓珠聽了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嘴上還說道，此話真的嗎，秋練道，此是何事，難道還好騙你不成，圓珠道，這末春梅這個小東西，為何不來說一聲呢，秋練道，她在樓下幫同收受聘禮，那有功夫上來報信，秋練說至此地，早已脫去長衣，一同上床，圓珠一想，他現在已是我的正式女婿了，未便深拒，只好任其所為，誰知正事有湊巧，陡然看見她娘奔至牀前，向她大罵道，你這賤人，做出這樣敗壞門風的事情出來，你娘老子的臉而都被你丟盡了，同時又見秋練跳出牀去，正擬逃走，已被她娘一把揪住，忽見秋練頓時獨笑一聲，跟着飛起一腿，早將她娘踢死在地，圓珠一見已經闖下滔天大禍，疾忙奔下牀來，想與秋練拚命，好替她娘報仇，又被秋練手起一拳，擊中要害，痛得跌倒地上，眼見秋練一溜煙的逃之夭夭了，圓珠一想，自身既被人污，已經對不起爹娘，現在我娘又是因我而死，我這個人，何能再活人間呢，她想至此處，急用一條褲帶，打上死結，一頭繫在牀檔之上，自己看看這條褲帶，暗暗把頭點上幾點道，丁圓珠，丁圓珠，你此刻雖死，但是已經嫌遲了呢，說到這句，不禁一陣傷心，放聲大哭起來，此時耳邊，忽聽春梅的

聲音喚她道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在夢壓麼，圓珠被她喚醒，急急睜眼一看，方知做了一場惡夢，還怕不是做夢，疾忙揭起帳子，向地上一看，究竟有無她娘的屍身，及見地上所舖的那條織花地氈上面，何嘗有她娘的屍身，真可說連灰塵也沒有一絲一毫她既知真的是夢，方對春梅說道，好怕的夢呀，春梅問她究做甚麼怕夢，圓珠還是戰戰兢兢的，把夢講與春梅聽了，春梅聽完道，這有甚麼要緊，夢是反的，據我詳來，倒是一個吉兆呢，圓珠聽了，似信非信，的問道，真是吉兆麼，春梅道，大凡做夢，見紅是白，見死是生，見合是離，見逃是聚，此夢真的不壞，圓珠道，早知好夢，害我自受驚嚇，此刻甚麼時候了呢，春梅忙去看看掛鐘，短針正在十二點上，便向圓珠笑道，小姐，我們倆，真也會睡，倒說又是半夜了，圓珠道，這末你就在這裏陪我睡，免得我害怕，春梅聽了，真的睡在外牀，主婢二人，又談了一陣秋練的事情，方始各自睡熟，次早春梅輕輕起來，又把圓珠身上的夾被蓋好，仍回套房梳洗，梳洗既畢，自言自語道，現在已經十點鐘了，他也該快來了，說着，恩恩下樓而去。春梅下樓未久，圓珠也已醒來，下牀之後，一見春梅不在套房，便去自行梳洗，剛剛停當，忽見她娘身邊的一個小丫頭，走上樓來，笑嘻嘻的叫了一聲小姐，說道太太請小姐馬上下樓去，圓珠聽得她娘喚她，立起身來就走，那個小丫頭又說道，太太今天收了一位極標緻的乾兒子少爺，小姐下樓見禮，須穿新衣，圓珠聽了，笑罵道，我不信你的鬼話，太太從來沒有收過乾兒子的，小丫頭尚未答言，圓珠又聽見一個老娘姨，站在半扶梯上叫着她道，小姐，太太說的

，快請小姐換了衣裳，下樓有事，圓珠聽畢，方知小丫頭不是扯謊，連連答應道，你對太太去說，我立刻就下來了，圓珠說完，也顧不得再問小丫頭的說話，慌忙換了一件出客衣衫，同了小丫頭趕忙下樓，及至進她娘的臥房門檻，陡見白秋練坐在她娘對面，正在那裏閒談，不禁嚇得倒退幾步，頓時現出神色慌張的樣子起來，幸而她娘以爲一個閨女，看見少年生客，應有這種現象，忙笑着對她女兒說道，我兒不必如此，快來與你這位秋練哥哥見禮，圓珠尚在遲疑，只見秋練早已含笑起立，問她娘道，這位就是我們圓珠妹妹麼，又見她娘也笑答道，正是你的圓珠妹妹，秋練聽了，慌忙走近圓珠面前，恭恭敬敬的一揖道，妹妹住在樓上，理應爲兄上樓問候妹妹，現在反勞妹妹下樓，真是說不過去，圓珠聽了，那敢回答半句，還是她娘命她坐在身旁，替她代答道，你這妹妹，素來嘴拙，不會客氣，你要原諒她一二，秋練道，我們既爲兄妹，以後還望妹妹，最好不必避嫌，真像同胞一般，至於客套浮文，更應一齊收起，丁太太聽了，很是高興，便又含笑答道，這末我與你也不客氣了，準定收你的主張便了，現在既是一家人，你妹妹不懂的地方，你是哥哥，須得好好教導，秋練聽了，便與圓珠七搭八搭的假談正經，圓珠只好隨便對答，這來秋練直到旁晚，方始告辭回衙，丁太太送走秋練，圓珠問了太太道，我娘爲何忽然過寄起乾兒子起來，丁太太笑道，今天你的叔婆，她領你們秋練哥哥到來，說是他時常有病，必須拜一位姓丁的做乾娘，討討吉利，我因爲他是現在鎮台少爺，故而一口答應，人家是還巴結不上呢，這樣一來，有了常傍，便不

怕別人欺侮我們娘兒兩個了，丁太太剛剛說到此地，只見春梅滿頭大汗的走了進來，圓珠使笑問春梅道，你在忙甚麼，我有半天不見你了，丁太太接口道，她在開發你那秋練哥哥的轎轎，以及招呼廚房裏的酒席，她真的忙了一天了，我兒還當她在躲懶麼，丁太太邊說，邊又問春梅道，你肚子餓麼，快些去吃些東西，陪着小姐上樓去歇歇吧，春梅道，我已經吃飽了，太太這裏如果沒有事情，我就陪小姐上樓去了，丁太太道，我此地就是有事情，有別個會做的，這末你就陪同小姐上樓去吧，說着，又對圓珠道，你的房裏，也叫春梅收拾收拾乾淨，你的那位秋練哥哥，說不定要到樓上去坐坐的，他是鎮台少爺，不要被他看輕，圓珠聽了，心裏只是暗笑，答應一聲之後，便與春梅回到樓上，剛剛跨進門去，已見秋練一個人躺在她的牀上，春梅一而趕快關上樓門，又把房門也關上了，方來笑問圓珠道，小姐，你看我這個法子好不好，圓珠也笑答道，法子雖好，以後更要謹慎，不可露出破綻，春梅道，這末自然，說着，又去問秋練道，你怎麼來得這樣快法，你一定是在半路上下轎的，秋練聽了，並不答付這句說話，單指着圓珠向春梅笑道，她的胆子真小，你還沒有看見她方才見了我的神氣呢，那一種手足無措，張皇的樣兒，我如果做她的娘，早已看出破綻，她此刻反在關照你要小心一點呢，圓珠聽了也笑道，這件事情，要怪你們二人，爲甚麼不預先和我說明呢，春梅笑着接口道，我若與小姐說明，一則小姐必定攔阻，二則恐怕也不敢下樓去了，圓珠聽了，點頭微笑道，這倒被你猜着，我是怕破露馬脚的，現在百事少說，難道這樣拜了我娘做乾

娘，就算了事不成，秋練接口道，慢慢兒的來呀，你忙甚麼，總而言之，教你做定白少奶奶就是了，圓珠道，不是我一定性急，第一要把羊家那面的親事退了，我方才放心呢，春梅接口道，小姐，你儘管放心，我現在是還要比你着急，秋練道，春梅姐姐，今天也忙了一天了，早些去安置吧，我今晚上，就在你們小姐這邊了，圓珠慌忙攔阻道，我會了恐怕你來和我瞎鬧，所以特叫春梅服伺你，怎麼你還要糾纏我，春梅言道，那末現在你我既然二人同伺一主，又何必一定叫她到我那裏去呢，圓珠春梅兩個均異口同聲說道，現在事已如此，偶一爲之則可，倘公子若要天天住到此地來，一定要鬧出亂子來的，既想做天長地久的正式夫妻，斷乎不可這樣，秋練那裏肯聽，弄到後來，仍是秋練佔着優勝，圓珠春梅兩個失敗，這樣的又過月餘，秋練有時竟與丁太太一同來到樓上坐坐，有時夜深了，也不回衙，在丁太太面上，總算在外書房安歇，到了夜靜更深的時候，依然拿出他那飛檐走壁的功夫，偷到樓上與圓珠春梅二人胡鬧，日子一久，她們主婢二人，索性也不下逐客令，有一天晚上，春梅因發寒熱，臥牀不起，圓珠一個大意，樓門並未關好，她正與秋練二人並頭而臥，喁喁談心的時候，忽然聽得樓梯之上，似有脚步之聲，圓珠嚇了一跳，趕緊出去一看，只見樓門早已關上，圓珠心裏，以爲是春梅關上的，於是放心大胆，回進房裏，仍與秋練安睡，等得第二天早上，秋練回衙去了，圓珠一直睡至午飯時分，方始起來，走至春梅房裏，看看春梅的寒熱未退，打算自己下樓，去與她娘一同吃飯，及至走到樓門跟前，自然要拔起那樓門，方好下

去，誰知板了半天，未能板起，此時始知那扇樓門，已經被人反鎖去了，圓珠這一嚇，知道闖了大禍，沒有法子，只好隔着樓門叫喊，喊了一會，方才聽見有人走上扶梯，把門推起，你道來推樓門的是誰，正是圓珠的親生之母丁太太，圓珠一見她娘的臉色，已經氣得鐵青，心裏自然嚇得三魂出竅，只好硬了頭皮，跟着她娘上樓，她娘却把她領到一間密室，自己就在一張橙上一坐，一面去尋了一根木棍，一面喝聲道，你這賤人，還不替我跪下，圓珠此時又羞又怕，只得雙膝跪在地上，雙手遮了她臉，輕輕哭泣，當下只聽得她娘咬了牙齒，用手指向她額上狠命一觸道，你這賤人，我十月懷胎，三年哺乳，方才將你這個賤骨頭養大成人，誰知你竟會敗壞了丁門風，你也要知道你是一位四品黃堂的千金小姐，居然不顧廉恥，做出這等事來，你快快說出奸夫的姓名，讓我去與他拚了命，不然，我就和你這個賤人，一同尋死，沒有第二句說話，丁太太邊說，邊已喘氣不止，圓珠聽了這些說話，也是情願一死了事，並無一句求救之辭，丁太太見她女兒閉口不響，實是大怒，一定要問出奸夫姓名，方肯罷休，無奈圓珠只得是嚶嚶的哭泣，總是給她娘一個不開口，丁太太沒有法子，恨得自把她的腦袋，向壁上亂碰亂撞，圓珠一見她娘似要尋死，方始含着忍恥的，邊哭邊說道，就是，就是我那秋總哥哥，圓珠話猶未完，只見她娘，慌忙丟去手上那根木棍，忍住笑容，向她輕輕的啐了一口，復又噗嗤一笑道，天下有你這塊臭肉，既然是他，何不早言，為娘還當別人，恐怕辱沒你的身子，圓珠一聽她娘口氣，倒覺事出意外，又是怕羞，又是好笑，只得老實人，也

聽幾句假話，大了胆子，推讓姑娘，不應任她哥哥，獨自上樓，被他用強，沒有法子抵抗，只得相從等語，正是，

如此醜行都可惡

方纔盛怒又回爲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## 第四回 弄假成真褫衣防女盜 喜新厭故啣鳥獲嬌妻

却說了太太本是一位太守夫人，何至作事如此荒唐，內中却有兩層道理，一層是她的虛榮心太重，對於鎮台少爺，因此特別看待，二層是那時盜賊蠶起，大半都有本事，斷非尋常捕快，能够抵禦捉獲的，素知秋練武藝高強，因思借他之力，保護家門，有此兩層緣故，所以圓珠弄得莫明其土地堂起來了，當下丁太太一聽圓珠這般說法，趕緊將她女兒一把拖了起來叫她坐在旁邊，細細的問她道，這末你是一個閨女，又已有了人家，既被你那哥哥糟踢了去，理應就來告訴我呢，照這樣說來，恐怕連這個春梅小東西，也不能够保全的了，圓珠聽了，低頭不答，丁太太知她女兒臉嫩，忙將春梅喚到，春梅扶病而至，丁太太仔細朝她臉上一看，見她眉毛散亂，一望而知連連皺着眉頭，微歎了一聲，不去責備春梅，單問她道，此事原怪我的不是，大不應該任一個青年男子，常常上樓，現在你們二人之事，若被羊家曉得，那就要大鬧江東了，春梅便趁此機會，含羞答道，白公子已允即日懇求他們父母，托人前來作伐，又因羊家這面尚未退婚，所以不敢前來冒昧，這事要求太太作主的了，丁太太聽了

道，這位女婿，當然比較羊家要高萬倍，但是現在人心難托，我的意思，先要白家向我求親，下定之後，方始去退羊家，春梅道，這件事情，且讓我去示意公子，想來尚不繁難，丁太太道，事既如此，也只有如此辦理的了，現在我假裝不知，且俟白家的媒人來過再講，說着，又關照春梅道，你們年輕人，真是做事不顧前後，現在時世不好，不是強盜明搶，便是賊來暗偷，你們樓門，爲何不關，不是今天我去反鎖，苦被傭人看見你們的秘密，那還了得，春梅不敢辯白，急同圓珠回到樓上，圓珠紅了臉說道，這扇樓門，是你的責任，你竟如此大意，春梅道，我因寒熱大作，不知怎樣一來就會忘記，現在我說反面因禍得福，太太早已答應，還愁甚麼，圓珠道，我此刻只怕他變卦，我是不會說話的，等他來了，你須和他說個斬釘截鐵的才好，春梅聽了道，小姐放心，我會辦理，等到晚上，秋練自然又來，圓珠春梅二人，並不提起白天之事，單是問他媒人何日好來，秋練躊躇一會，方始答道，我們爹爹，近來正在生病，如何可去開口，春梅道，這件事情，日子已經不少了，儘管這樣的遷延下去，我同小姐，自然相信公子沒有二心，如果換是別人，恐怕就要說你口是心非了呢，秋練聽了，假裝發急道，你們二人既然起了疑心，我馬上就賂一個咒給你們看看，秋練嘴上雖這般說，心裏却在暗算道，她們主婦兩個，我已覺得有些玩膩了，若有好的女子，我想另娶，這個咒又如何賭法呢，他想了一想，我想我有如此本領，譬如一個女子，我總敵得她過，他想至這裏，頓時撲的向燈前跪下立誓道，我自秋練，將來若負了圓珠與春梅姊妹兩個，我必死於



外路女子之手，春梅不知秋練賭的是一個風流咒，單聽見他說出一個死字，嚇得趕忙將得一把扶起道，公子只要真心，何必賭此惡咒，我們主婢二人，既是你的人了，忽然聽了這個死字，自然十分胆寒，但願公子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就是了，秋練聽得春梅說得這樣體貼，心裏也會不忍起來，那知他是一個色鬼，真像叫化子吃死蟹，隻隻好的，弄得後來身應咒語，此時且不說牠，當下他們三人一同坐下，秋練又對春梅說道，你的第二步計劃，我已預備妥當，約明天晚上，就好實行，圓珠問是何計，春梅道，我防太太對於公子，尙未十分信仰，我叫公子去弄一班假強盜來，由公子假裝把強盜擊退，太太自然要感激公子了，圓珠聽了道，此計好是好的，不過動刀動槍起來，須要小心，春梅聽了，伏几狂笑道，小姐真是太把公子的本事看輕了，公子的師父，乃是劍仙，據人說，從前兩三萬的土匪，都被這位劍仙赶走，公子學習十年，豈止萬夫不當之勇，真來幾千毛賊，也不在公子心上，況且還是假的呢，圓珠聽了，也失笑道，這樣說來，是我過慮了，這天晚上，一宿無話，第二天白天秋練便來對丁太太說，因爲衙內裏太煩，擬在這裏外書房靜養幾天，丁太太當然十分歡迎誰知到了半夜，突然撞門而入，進來幾十個明火執仗的大盜，丁太太一見有了強盜，急得極聲喊叫乾兒子少爺，快快救命，丁府上所有上上下下的男女傭人，早已嚇得躲得無影無踪，此時秋練假裝奔了出來，就與強盜廝打，樓下鬧得煙霧迷天，樓上圓珠春梅兩個，却在那兒開了窗子，踞高臨下的，大看全武行的新戲，圓珠素來胆小，陡見樓下那幾十個抹了花臉的強盜

·非常可怕，早將春梅說過是假裝的說話，忘記得罄盡，嚇得躲在春梅懷內，連連問道，公子可礙，公子可礙，春梅笑得肚皮作痛道，小姐，你這個人，怎麼這般胆小，我早已替你說明是假扮的，你難道又忘記不成，圓珠聽了，方才沒有說話，趕忙朝下又看，只見公子已在和強盜對打，兀像真的一般，鬧了一陣，就見那班強盜，統統逃走，只見公子既將強盜趕走，正擬走進裏面，向丁太太去居功的時候，此時又見屋上飛下一個全身紅衣，手執明晃晃兩把鋼刀的美貌女盜，並不打話，就向公子面前奔去，手起一刀，對准公子的腦袋上面砍去，同時又見公子，似乎也現出詫異之狀的，即把他的頭，倏的向右一偏，早已避過刀鋒，跟着還了那個紅衣女盜一刀，那刀也被女盜避去，他們兩個，跟着一來一往，如臨大敵的一般，打了起來，春梅看了，急對圓珠道，這又奇了，公子昨兒並未提起，還有一個假扮的女盜加入，怎麼此刻忽然又有一個女盜起來，而且這個女盜，滿臉殺氣，咬牙切齒的，大有欲得公子而甘心的樣兒，就是公子和她廝殺，也像步步留神，不肯絲毫放鬆，難道真的碰着強盜不成，圓珠對於文墨等事，却比春梅高明不少，除此以外，那就一無所知，此刻聽見春梅這般一說，她又害怕起來道，這末可要趕快前去通報鎮台衙門呢，春梅搖搖頭道，這倒不必，圓珠道，我此刻忽然想起一本書上說的，大凡劇盜俠賊，對於搶劫一層，尙在其次，他們最歡喜打抱不平，莫非這個女盜，也來打抱不平不成，春梅此時一雙眼睛，緊緊望着下面，生怕公子有失，耳朵裏聽見她小姐說得很是，正待答言，忽見那個女盜，似乎只有招架之功，並

無還兵之力，不知怎麼一來，急向公子面上，虛晃一刀，跳出圈子，撲的飛身屋上，又把她的眼睛四處亂轉，不知還是要想竄進這間樓窗口來呢，還是打不過公子，要想逃走，春梅胆子較大，此時也會拉着圓珠直往裏面就逃，幸而秋練早已跟着飛身上屋，那個女盜一見不能逃走，索性復又縱到下面，拚命的與秋練惡戰起來，照秋練的武藝，本在女盜之上，只因好色太過，身子早經淘空，因此有了缺點，然而他是無愛老人親自傳授，還有一種絕技，名叫點穴法，只要被他點着人的身上，除了神仙以外，無不骨軟筋酥，只有束手就縛，秋練此時就用此法，早將女盜點得倒在地上，秋練急用一條繩索，把那女盜綁在樹上，又因女盜身上，藏着不少的鐵器，秋練怕她暗算，索性把她所穿衣裳，全行卸去，此時丁太太同了傭人，爭着來看，圓珠春梅也到樓下，只見女盜的衣裳，一被人剝，頓時羞得無地自容，哭泣起來，丁太太的意思，不願結怨於人，便叫秋練將她釋放，秋練見這女盜長得美貌，後見圓珠春梅都說做做好事，快快放她，秋練沒法，又向那個女盜戲弄一陣，方始放她逃走，那個女盜，臨走的時候，却指着秋練大罵道，我就是江湖上的女盜暴虎，因為方才偶過此處，見你一個人殺退數十名大盜，一時路見不平，所以前來會你，我的武藝，不能及你，我本不怨，不過我雖為盜，夫死守寡，僅有一個名叫小虎的幼女，現在一個清白之身，被你這般羞辱，且俟二十年之後，我的小虎女兒，必能替我報仇，女盜暴虎，說完此話，頓時縱身上屋，似飛般的逃了去了，這裏丁太太等，自然把秋練這人，恭維得猶如哪叱三太子的一

般，秋練也自鳴得意，牛皮亂吹，這天夜裏，丁太太老實叫秋練住到樓上，名雖保護她的女兒，實則是無恩可報，用她女兒這人酬庸吧，誰知秋練這人，真沒情義，就從那天的第二天起，絕跡不到丁府，害得丁家母女主婢三個，日夜盼望，大家弄得莫明其妙，究因何事得罪了他，弄得如此結局，後來打聽出來，才知秋練早已做了狀元夫人的乘龍快婿了，暫且丟下丁家這面，再叙秋練那面之事，原來秋練對於圓珠主婢二人，並非不愛，只因他有一個喜新厭故的壞脾氣，這個脾氣，雖說少年男子，個個都有，不過秋練只圖一己的歡樂，不管人家的性命，尤其不好所以無憂老人，早已看出他的心地不甚純正呢，現在先講秋練那天回到衙門，他的母親梁氏夫人，喚他前去，向他說道，今天有人前來替你做媒，你家就是本城紳士，前任頭等侍衛武狀元狄仁豪的小姐，據媒人說，狄小姐的名字喚做探花，自從她的父親逝世之後，只有一位寡母在堂，狄小姐非但生得才貌雙全，所學武藝，江湖上都聞名，還有百萬妝奩陪嫁，但要我兒前去比武，為娘想想，既是門當戶對，只要我兒能够勝她，這頭親事，便能成功，梁夫人說完，秋練樂得手舞足蹈的說道，既是新人又美，嫁奩又多，這種親事何處去找，明天兒子一定前往就是，到了次日午間，梁夫人果請媒人陪着秋練，同至狄府比武，狄太太早已得信，一切預備妥當，等得秋練一到，就由特請的評判員，恭而敬之的，將秋練導至後花園內，那座比武台前，秋練一見探花小姐穿着一身華麗武裝，先已候在台上她的美貌，雖與圓珠主婢不相上下，只因自己有那喜新厭故的脾氣，自然覺得探花小姐這裏

式式可愛，圓珠那邊樣樣可憎，當下縱身上台，照着比武的老例，先朝上面一拱，是拜狄府的祖先神祇，次朝外面一拱，是拜各人的師尊，然後方朝探花小姐一拱道，學生武藝不精舉動粗率，尚望小姐指教，探花小姐聽了，將臉微微一紅，拱手答稱公子不必謙遜，說着，攔開坐馬，左拳護胸，右拳下垂，這是等候對方先行動手，也是比武之中的敬客之禮，這天狄太太主張不用石灰包，假兵器之類，單較拳法，秋練於是用出全套本領，先向探花小姐臉上，虛擊一拳，隨手收回這拳，就用第二拳，急向探花小姐的前胸送進，這拳叫做童子拜觀音，只見探花小姐，不忙不忙飛快的，把她身子往下一沉，分開左右兩掌，便向秋練兩隻耳門，合擊攏來，這是名叫蜜蜂進洞，專解童子拜觀音的套數，秋練一見，即知探花小姐，也具有神技，並非江湖上的花拳可比，趕忙把他身體，向後一仰，趁勢飛起一腿，對准探花小姐的下身踢去，這叫蝴蝶尋花，最是凶險，探花小姐即把她的小腹往裏一凹，又將手掌伸直，學作刀式，很力的就向秋練腿上削去，這叫獨掌斬蛟，秋練那會被她削着，急又收回這腿，跟手把脚在地上，掃上一個圈子，這叫橫掃千軍，探花小姐曉得來得厲害，疾忙縱至懸空，她的身子，離地已有半丈，秋練也急跟着縱起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們兩個的身體，兩面都因勢急，不及停留，早聽得很重的撲的一聲，他們二人，已擲撞了一個滿懷，雖然同時竄下地上，並無損傷，可是台下那班看比武的人們，早已同聲喝了一聲好麼的異彩，此時秋練倒還罷了，可是直把探花小姐羞得粉面通紅，心裏一個不服氣，就趁秋練脚步尙未站穩的當口，

飛快的背轉身去，倒飛一脚，直向秋練的雙眼鉤去，你道爲何，原來那時的婦女，尙未盛行天足，都是三寸金蓮，凡有武藝的婦女，她們的繡花鞋尖之上，都有極細的鐵管，藏在裏面，以備鉤人眼珠之用，探花小姐一時好勝心起，竟用這着毒着，誰知秋練究竟不弱，早已步步留心，探花小姐一經把脚反踢上去，她的身體，當然是也跟着離地而起，她們有拳法的人，對於趁勢的那個勢字非常得用，不然，一個人的身子，離地懸空，豈不要跌倒地下了麼，當時秋練早防探花小姐要有這着，他一見她的那隻脚跟向後鉤來，他即趁勢把他的身子往前一滾，張開大嘴，他的牙齒，早將探花小姐那隻繡鞋，卸住口中，正是，

休言性命雙拳下，

倒說婚姻一脚成，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 第五回 錦上添花鳳凰出世 雪中送炭麋鹿行醫

却說秋練一口既把探花小姐繡鞋，咬在口中，跟手又將她背上的衣服抓住，怕她跌在地上，有失面子，因爲比武的矩規，只要量地皮，非但是輸，而且輸得交關難看。當時狄太太本來站在台後，以備她的女兒一旦有失，便好出來援救，及見女兒繡鞋，已被白公子腳住，慌忙奔出，一把將她女兒抱着進去，這場比武，當然秋練佔了上風，這頭親事，也就因此成功，當下那班評判員，以及媒人，爭着陪了這位新貴人，來到客廳入席，吃畢之後，仍由同來的媒人，陪回衙門，媒人一見白鎮台夫婦，自然誇獎秋練的武藝出色，白鎮台夫婦，自然十

分歡喜，宴過媒人之後，於是下聘迎娶，不必細表，採花小姐嫁了這位如意郎君，閨房之內當然是十二分的恩愛，秋練既是人財兩得，對於這位新娘，總算千般憐惜，萬種溫存，比較從前的那個丁圓珠起來，還要加倍奉承，這座鎮台衙門，喜氣洋洋，和風靄靄，所有樂事，無非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這八個字代表而已，可憐只有丁府上的圓珠小姐，連同春梅丫頭，自從一得了白公子另娶的消息以後，真是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來的苦，只因是椿私定終身之事，既未行聘，便無從向白氏交涉，圓珠又是一位固執的人物，雖有娘娘百般譬解，春梅丟開自己心事，也來想說話安慰，所謂心病總須心藥醫，何曾能够解免圓珠的半點憂愁，丁太太怕她女兒尋死，只得日日夜夜伴着，寸步不敢稍離，圓珠自怨命薄一病不起，勢極危殆幸而家裏還算有錢，壽州城內的名醫，無不請徧，誰知圓珠生來命苦，苦頭尙未吃滿，偏不會死，光是纏綿牀第，度她心如刀攪不幸生涯的罷了，暫且擱下不提，再說白秋練那面得意的事情，原來白鎮台在壽州鎮台任上，已經十有餘年，因爲他這個人，一生視錢如命，不肯向兵部堂官打點，直到這年，軍機處因他的資格，已打第一，便把他陞了廣西提督，廷寄一到，白鎮台豈有不喜出望外之理，於是挈了全家，就去到任，秋練對於圓珠主婢兩個，本已恩義全無，但又恐怕他們前來纏擾，心裏巴不得離開壽州，省得有所麻煩，一見他的父親陞到廣西，真是天從人願，快活之至，白鎮台到任未久，因有一樁剿匪案子，就把兒子保了候補都司之職，都司是個四品，照例可戴藍頂子的，秋練少年鬧標，硬逼她的父親，替他捐上一

個二品銜，二品銜便好與他父親一樣，戴着血血紅的紅頂子，豈不威風，當時也有些人知道他與丁圓珠的秘密，無不說他太覺薄情，背後挖苦他的那一顆紅頂子，好說不是用錢捐來的彷彿是丁圓珠的血淚染成的，秋練既無所聞，當然過他的得意日子。又過年除，那時探花小姐已有身孕，正在這幾天之中，就要臨盆，白提台既已做到文到尙書武到督的地位了，做官一層，早已滿意，眼前所有的缺點，無非沒有一個孫子，一聽媳婦臨盆在即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這天正在簽押房裏，批閱公文，偶然疲倦，他就丟下公事，橫在一張坑榻之上，隨便睡熟，正在睡得甜密的時候，耳邊忽然聽得屋檐之上，似有一種非常清和的鳥聲，越聽越奇，趕忙睜開眼睛一看，果見檐際，立着錦毛彩翮，音曾簫史之吹，舞鏡冲霄，美似揚雄之吐，極大極大的一隻鳳凰，心裏不禁大喜，便暗想道，這是仁智之禽，東南之寶，必有聖人出現，方始能見這樣東西，難道我家要出大人物不成，白提台思至此處，不由得坐了起來，要想去把這隻鳳凰捉了下來，以備養牠，不料那隻鳳凰，一見他起來，却向他的媳婦臥房裏面飛去，白提台不肯就罷，提脚追趕出去，誰知忽被門檻一絆，驚醒轉來，才知是夢，正在驚疑之際，忽見梁夫人急急忙忙，笑容可掬的奔來對他說道，老爺恭喜，你的媳婦，已經養下一位千金，尚在其次，養下之後，滿室異香，經時不散，這個小孩，又來得天庭飽滿，聲音清越，確非尋常的孩子，白提台聽畢，即將夢中所見，告訴他的夫人，梁夫人聽了，很是歡喜的道，兒子女兒，都是一樣，我想我們這個孫女，既有如此夢兆，定非等閒，說着，拉了白提台



，同至媳婦外室，一面請老爺坐下，一面不管暗房，自己進去，看那小孩，白提台一個人坐在外室，偶然聽得一班丫環僕婦，在那兒互相私語道，太太不顧暗房，就去看這孫女，真是生下一隻鳳凰來了，白提台聽到耳裏，梁夫人已將小孩抱至，請她公公過目，白提台接來一看，也覺此孩真個出衆，便對梁夫人笑道，此孩即以鳳凰取作名字吧，梁夫人答道，好極好極，說罷，一壁把小孩送回房裏，一壁料理酒筵，徧請全城文武官員，大家見白提台年已半百，方有這個孫女，生時又有異兆，自然竭力恭維一番，這天酒席之間，又接到撫台那邊送來喜信，奉旨賞給白提台仁勇巴圖魯字樣，於是一天雙喜，便加開得煙瘴霧氣，喜氣重重，客散之後，白提台又說他這鳳凰孫女命好，格外高興，那知不到一月，朝中有位大官，想敲作提台的竹槓，指名要借五十萬兩銀子，白提台自然不肯應命，那位大官，從此便與白提台作了對頭，不知怎麼一來，被他查出白提台刻扣軍餉，嚴參一摺，兩宮震怒，即把白提台拿解來京，問成滿門抄斬之罪，家產統統充公，於是白提台正法，梁夫人仰藥自盡，連那兒女親家伙太太，也連累在內，身亡家破，簡直沒有這份人家了，秋練幸而得信較早，慌忙挈了妻女，真似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，空空兩手，逃走江湖，秋練既成朝廷欽犯，出亡在外，也好算是身受其報，丁圓珠呢，却在此時，病已痊愈，對於秋練這人，因他已到廣西，日子一久怨氣漸忘，適值羊安庭夫婦雙亡，羊青陽中饋無人，擇日迎娶，丁太太不便再距，只得答應，臨嫁的那頭一天，丁太太把春梅叫去對她說道，你們小姐，不能離你寸步，明天就要出閣

你自然跟着過去，我已與你們小姐說過，將來就叫羊姑爺把你收房，你仍當一心一意，伺候小姐，自家那個畜生之事，譬如前生冤債，從此不必再提，你們以後重新做人便了，春梅聽了，低頭無語，丁太太以為她已應允，也不要她答覆，等得圓珠嫁到羊家，合卺之夕，羊青陽倒還看不出她的破綻，羊青陽開着一只米店，自己資本也有五六萬，又用莊款十餘萬，壽州城內，要算數一數二的大商家了，圓珠自己因有虧心之事，對於青陽面上，萬事遷就，又因青陽好業之心，勝於好色，十天裏頭，倒有八天住在店裏，偶爾回家住宿，相待也還不錯，圓珠於是將青陽的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，行爲刻薄，心地奸刁，種種不好的事情，因此看破幾分，等到滿月之後，她便與春梅提議，要踐從前說過的同事一夫之約，豈知春梅大不贊成，圓珠勸之再三，春梅始把她的意思告知圓珠道，小姐一番好意，春梅當然感激，不過人各有志，夫妻問題，似難相強，小姐是正式嫁與姑爺，勉強的愛情也好，真實的愛情也好，將來替羊家傳種接代，做一份好好的人家，這是小姐個人之事，至於我呢，早已看破世情，終身不願再嫁人的了，圓珠聽了，很是詫異道，那個姓白的，這般沒情沒義，你難道要還替他守節不成，春梅聽了，亂搖其頭的答道，那個冤家，小姐不必再提，我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，斷不是替他守節，我因着透男子漢，都是沒有良心的居多，就是我們這位姑爺，小姐不要動氣，我看他腦後見腮，以及刻薄脾氣，實在不願作他姬妾，小姐待我不薄，我難不再嫁人，自然服伺小姐終身，決無二心，圓珠知不可強，只好聽她，又過幾時，青陽店裏有個小夥計

，名字叫做錢可恥，忽然斷絃，青陽因他辦事老誠，要想將春梅嫁他去做填房，圓珠既知春梅的宗旨，當然一口回絕，誰知春梅反而願意，圓珠不懂，春梅道，姓錢的對於主人，能够忠心，待老婆或不會壞，我的情願嫁他，無非想享閨房之樂，至於貧富貴賤，本來有命，我到不在心上。況且我替小姐做事，有穿有吃，就是姓錢的月俸稍微，也可敷衍，圓珠聽了，方才明白，特地騰出幾間閒屋，給與春梅夫婦兩個居住，春梅夫婦兩個，一個感激男東家，一個感激女主人，從此更加忠心，不在話下，這樣的又過一年，圓珠與春梅兩個，先後各生一子，圓珠的兒子，取名小青，春梅的兒子，取名小可，光陰迅速，小青小可，忽已三歲，圓珠因見春梅乳多，便把小青命她兼哺，春梅真也忠心，每日哺乳，必定先使小青吃飽，再顧自己兒子，圓珠也能體貼下情，若見春梅家用不敷，常常瞞着青陽，暗中津貼，上下相安，圓珠心廣體胖，反比在娘家時候安逸了。春梅有時偶爾提到秋練從前之事，圓珠掩耳不聞，因為那時僅有一份申報，還是初倡，各處消息既不靈通，青陽爲人，又是一文不肯虛擲，店裏家中，連一份報也不肯看的，所以白秋練家破人亡之事，圓珠春梅二人，毫不知道，這幾天，圓珠適因丁太太有病，她在娘家住了幾時，方始回家，春梅見她回來，等得青陽赴店之後，方才悄悄的對圓珠說道，小姐，我有一樣爲難的事情，想與小姐說呢，又怕小姐動氣，不與小姐說呢，恐怕弄出事來，圓珠聽了，不待春梅講畢，急問道，你有甚麼事情，說得這般厲害，春梅道，白家的那個，前幾天忽然到來找我，圓珠單聽了這一句，便已氣得渾身發抖

面孔發青的道，虧你還會理這個沒良心的惡賊，我的不去和他算帳，並不是爲的他，乃是我自己的名譽，虧他還有這張臉皮，來見我們呢，春梅道，小姐不必生氣，且讓我把他的家破人亡之事，講與小姐聽了。再來商量辦法。圓珠一聽秋練家破人亡四字，趕忙雙手朝天亂拜道，到底老天真有眼睛，這才叫做現世報呢，春梅見了，先自己抽了一口冷氣，方又鄭重其事的對圓珠說道，小姐，你還不能够逍遙事外呢，他既然專誠來尋我們，那肯輕易罷休，圓珠聽了，更有些怕起來的樣兒道，他，他，他要怎麼樣對付我們，春梅道，他呀，他真無賴呢，只好說是我們兩個的冤家對頭了，他自娶了那個姓狄的之後，他老子就陞到廣西去做提台，他到了廣西衙門裏，還保了一個候補都司之職，不久又生下一個女兒，名字叫做什麼鳳凰，不知甚麼一弄，朝裏有個奸臣，和他老子作對，就把他老子問了斬罪，家當統統充公，據說還要滿門抄斬，他虧得跑得快，僅帶了老婆女兒出亡在外，這案子，非但連他的丈母太太的家當也不保，聽說性命都不保，他既六親無靠連手無分文的逃在外面，聽天由命，幸而他的老婆，還算賢惠，便改名換姓的在江湖上賣技營生，他那時尙是朝廷欽犯，那敢露面，這樣的又過幾時，各處行文捉他，又只好帶着妻兒兩個，逃入一座深山，那座山名，叫做甚麼。他倒對我說過，我可忘了，他們既在山中，雖然可以避去差役捕快的耳目，可是沒錢度日，怎能過去，又因冷了沒有衣衫，餓了沒有飯米，夫妻娘兒三個，一場大病，弄得九死一生，大人倒還罷了，那個幼女，奶還未斷，因她娘在害病，沒有奶奶哺她，自然吵個不休，據

他說，有一天，他們夫婦二人，死過去半天，等得甦醒轉來的時候，看見有兩隻麋鹿，竟在那裏哺他女兒的奶奶，兩隻麋鹿，不但哺他的女兒的奶奶，而且表示樣子，似乎能够醫他們夫婦的毛病，他的老婆，便對那兩隻麋鹿說，你這鹿先生，鹿菩薩，你若能够救活我們娘兒三個性命，將來必定重重的報你之恩，那兩隻麋鹿，似有靈性，就去啣了些草藥來，他們大大小小三個，倒說吃了那些草藥，居然好了起來，於是真的與鹿豕爲伍，混了年除，聽說有人替他洗刷罪名，總算可以出頭，他把老婆女兒，仍舊丟在山中，自己一個人出來謀生，又因運道不好，一無成就，實在弄得沒法，他就老着臉皮，來尋我們，好在他一則改了姓名，二則這三五年來雨打日晒的，早已不成人的模樣，因此沒人認得他的本來面目，他一到此地便來找我，可巧我正在大門外面買東西，他雖認得我，我却認不得他，後來說出是他，當時就把我嚇了大大的一跳，我當下聽他的口氣不對，恐怕鬧了出來，我還罷了，小姐如何做人，我只得騙我們可恥，說是我的堂房哥哥，可恥素來不問家務，一天到晚，只在店中辦事，一聽是我哥哥，倒也待他很是客氣，便請他住在我那對面房裏，我們可恥，本是住在店中的這幾天之中，除了叫徒弟送些吃食，以及零錢來家，他自己索性一夜也不回來了，春梅說至此地，還要往下再說，青陽已經回來，圓珠慌忙示意春梅，叫他不要再說，春梅何等玲瓏，自然托故走開，圓珠此時心裏受了感觸，在和青陽說話，弄得前言不對後語，虧得青陽知道圓珠做人規矩，尙不疑心，正是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妙，一壁紛紛落淚，一壁就在春梅手裏，把茶呷下，不佞編到這裏，要來插句笑話，圓珠既是一壁落淚，一壁呷茶，那杯茶內，必有她的眼淚落在裏頭，當然眼淚與茶，一同呷在肚內，她或者因為嫌茶太少，不能止住她胸中的許多熱血，總算加點作料進去，格外有效，也未可知，可惜不佞這話圓珠未曾聽見，否則也要破涕爲笑，會減幾分愁苦呢，再說當下圓珠呷下涼茶之後，果然未吐第二口血，她又氣轟轟的問春梅道，這末你難道這般好打話，真的依他不成，春梅皺着眉頭答道，我的依他，原是爲的小姐，我想做我一人不着，那裏曉得那個殺坏，如他之願以後，他還要叫我來喚小姐出去，圓珠聽了，嚇得慌忙逃到後房，嘴上還連說這是我情願死的，拚着死的，春梅見了，忙去把圓珠叫了出來，一同坐下道，小姐這人，真是好笑，那個殺坏的本領，不要說小姐躲在後房，就是躲到天上去，他也有本事來尋你的呀，圓珠聽了，急得只是暗叫老天保佑，並無別策，春梅又只得安慰她道，小姐急也枉然，且讓我去與他拚去，況且他此時又是落魄的當口，老婆女兒，尙在山中受餓，請問他兩肩扛一口，叫名總算是一個人呀，我想準定設法一千銀子，給他，他若不爲飢寒所迫，或者不來歪纏也未可知，圓珠聽了忙答道，這末，事不宜遲，你此刻就去對他說去，倘若答應，頂好是限他即日就走，春梅聽完，急急回到自己房裏，便將圓珠之言，對秋練說明，秋練聽了，嚙笑一聲道，少爺又不是來打抽風的，一千銀子，好算甚麼事情，我請你去勸勸她，叫她要放得明白些，她若乖乖的瞞着她的男子，出來私會，萬事罷休，否則她的繡闥，我能隨便進出



，她的男的，若不知趣，你問問她看，她的男子，可有女盜暴虎的本領，春梅聽得秋練愈說愈不成話了，也動了真氣向他說道，你真的如此強兇，世上莫非沒有王法的了麼，秋練馬上把臉變作煞神一般的答道，王法不過是置人死地罷了，我白秋練現在視死如歸，天大禍崇，我也可以承擔，春梅見他無理可喻，復拿出一種柔軟語來騙他，只想保全她這女主，至於自己吃虧，倒也不顧的了，豈知秋練任你軟也不聽，硬也不聽，一口咬定必要圓珠私來會他一面銷他獸慾，一面供給金錢，方始罷休，不然，還要害死青陽可恥二人，春梅到底是個婦人之仁，他以爲秋練現在已成下流，說得出的便做得到，與其鬧出人命，只有依他命令，還好苟延殘喘，大事化爲小事，或能消滅於無形，至於這是飲鴆止渴的政策，可憐她何嘗知道呢，當下便對着秋練狠狠的瞪了兩眼道，你真是我們主婢二人的前世冤家，不過我要問問你，世上女子極多，何必單單尋着我們兩個呢，秋練一聽春梅的口氣，似乎已經被他嚇倒，大有去喚圓珠出來之意，非但不辯，反而陪出笑臉，假意鄒香惜玉起來，春梅見他如此舉動，還當他想起當日情義，心軟下來了，忙對他笑道，你既然如此溫存我，你可否看我的面上，不去尋着我們小姐，你要知道一個女子，只有名節爲重，她已一夫一婦的，在此地做了人家，你也應該存點厚道，積些陰功，況你本有全身武藝，將來青雲直上，比你先大人加二榮耀那時你既名利雙全，再娶一百個，一千個，似乎也不繁難呀，春梅說完，只見秋練馬上又把方才那個一團和氣的臉色，收了起來，復將煞神般的鬼臉，把頭亂搖，春梅一見不是路頭，

慌忙請他等着，自己飛奔的來至上房，圓珠一見她來，急問可有眉目，春梅搖頭道，殺坏乃是殺人不眨眼的惡賊，我是口已說乾了，小姐呀，我想前想後，只有依他較爲便宜，圓珠失驚道，春梅，你是衛顧我的人呀，何以也變口氣，春梅急把自己和秋練所說的言語，統統重述一遍，圓珠聽完，急得是乾哭，春梅道，現在且趁姑爺不在家中，小姐跟我出去，好在小姐本來常常到我那邊去的，所有傭人，不至疑心，小姐見他之面，他或者賣面子給小姐，也未可知，圓珠沒法，只得跟着春梅就走，春梅邊走，邊暗忖道，小姐真也苦命，我春梅不是不肯替你，却已替了你了，仍是於事無益，邊想邊又流下淚來，再去看看她的小姐，臉上急得慘白，脚下走上一歩，倒要退上兩歩，分明像個赴斬之囚，待殺之豕，那種淒涼樣兒，就是鐵石心腸見了，也要傷心起來，春梅剛剛想罷，已經走到自己房裏，只見秋練一個人，笑容可掬的，早在那裏等候，一見她的小姐進去，並不客氣，一把拖去坐在他的膝上道，我們已有多年不會了，你可惦記我呀，又見她的小姐，低頭無語，含淚欲滴，似乎又懼秋練橫兇，不敢哭出聲來，又見秋練把她的小姐抱在牀上，便逼自己出去，春梅到了此時，只好避了出房，將門帶上，自己只好守在窗外，防有閒人進去，誰知事也真巧，她的男子可恥，早也不來，遲也不來，偏偏此刻回來要換衣服，一見春梅一個人站在房外，忙問房門何故關着，你又站在此地作甚，春梅情急智生趕忙答道，小姐娘家有件秘密書信，小姐筆跡，不便寫上又要瞞着姑爺，所以叫我哥哥在寫，我防有人進去，因此在守着，可恥人本忠厚，素來又信

春梅的話，當下春梅之言，趕忙說道，這末我不進去了，所需衣服，停刻我叫徒弟來取，小姐是你我二人的恩人，你須小心守着，千萬不好使人闖了進去，以誤小姐之事，春梅聽了，方始把心放下道，這末你也要代守秘密，不能使姑爺知道此事，可恥聽了道，這個自然，我若不守秘密，這是報怨，不是報恩了，說完這話，頭也不回，忽忽的回店去了，又過許久，春梅方見秋練來開房門，春梅走進房去，只見圓珠一個人低頭坐在牀沿之上，仍無半句言語，春梅便對秋練說道，我們姑爺恐怕回來，你與小姐既是有情，千萬不可害她淘氣，快些讓她進去才好，秋練道這末銀子呢，也要快快給我，也好讓我寄回山裏，好使我的妻女度日，春梅聽了，一壁連連答應道，自然給你，自然給你，一壁陪了小姐忽忽進去，圓珠一到自己房內，橫在床上，忽然放聲大哭起來，春梅慌忙搖手止住道，小姐不可大聲哭泣，萬一傳到姑爺耳中，尋根究蒂起來，那還了得，圓珠聽了，只得暗暗怨命，春梅道，他說要寄銀子回家，小姐甚麼時候可以給他，圓珠道，你們姑爺素來是左手不心右手的，我自從嫁了他四五年，除每月給我一兩銀子另用外，並未多給分文，你們太太陪嫁我的幾個錢，早已貼用罄盡，要末我去問我娘拏去，不過我偶爾提及姓白的，太太氣得要死，我猜她不見得肯，你替我想想看，怎麼說法才妥，春梅想了一會道，小姐要問太太拏幾百兩銀子，這還容易，小姐不會說話，我去也是一樣，圓珠聽了，就叫春梅回到娘家取錢，春梅去了沒有多時，已經捧着五百兩銀子回來，圓珠問她是否說明，春梅道，那好說明，我剛剛提到姓白的人，太太已

把他罵得狗血噴頭，我見不對路數，假說小姐，私做一筆生意，利息雖好，尙須加本進去，太太聽了，便把銀子立刻交我，又叫我傳語小姐，經濟問題，須要自己拿權，不可使姑爺前來干涉，圓珠聽完，急令春梅快將銀子送與秋練，要他馬上離開壽州，春梅拿着銀子出去，過了半天，方始滿臉愁容的回了進來道，他那裏肯走呀，他說要在此地長住呢，他又說他的老婆，只要有錢寄去，決不會來催他回去的，又說他的女兒鳳凰，現由他的母親教她武藝，母女二人，有了本事，自己可以謀生，他可不管，他是要長住此間了呢，圓珠聽了大驚道，這樣怎麼了呢，你們姑爺，他的爲人，何等精細，日子一多，必有破綻，這樣說來，我這個人，左右沒命，不如自尋短見爲妙的了，圓珠邊說，邊又拖着春梅痛哭，春梅勸她道，小姐千萬保重身體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丁羊兩家，現在只有小姐一個人，身上的重任，很是不少，萬萬不可存着這種歹念，至於這個惡賊，只有慢慢的設法對付，一時性急不來的，圓珠聽至此地，更加怨命起來，春梅道，小姐快快不可如此，姑爺馬上就要回來了，被他看出漏洞那就真是，死沒葬身之地了，圓珠沒法，只得硬強憂容，不一刻，青陽果已回來，原來青陽往常是十天之中，總有八天住在店裏，因爲他的身家性命，全在那引店中，近見春梅的堂兄，閉住此間，心裏大不放心，因此回來得夜數多了，其實他還毫未疑心圓珠這人呢，否則任你春梅如何多智，如何安排，萬難逃過他的眼睛，那時春梅一見青陽回房，正擬退出，忽見青陽把她叫住道，我看你這兩天失魂落魄的，連孩子也不甚當心了，你那哥哥，我

說住在此間，總不方便，他若做小意，缺少本錢，我賣你的面子，可以借他三兩五兩，利息也只要二分，你看怎樣，春梅聽了，無語可答，只得說道，我們哥哥本來就要走的，因為這兩天忽然有病，只要略愈，我一定叫他就走便了，青陽道，這才對了，我真因你是我們小青的乳娘，又是你們小姐的從嫁，所以對於你的老兄，總算萬分客氣，否則我早已下了逐客令了呢，春梅嘴上雖在稱謝，可是心裏猶同刀割一般，正是，

屋漏既遭連夜雨，

行船又遇打頭風，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# 第七回 死難瞑目黑夜投環 生不逢辰青年守節

却說春梅當下回至自己房裏，便咬牙切齒的向秋練發話道，我與你前世無冤，今世沒仇，大凡一個人落了魄，來問熟人商借一點銀錢，也還罷了，你怎麼又要錢，又要人，你可知道我和我們小姐兩個，都已有夫有子，不比在丁家的時候了麼，秋練聽了，仍是極寫意的說道，你和你們小姐兩個，本是我的未婚妻妾，我現在總算不得意，只好讓與姓羊姓錢的兩個，我不去和他們兩個算帳，已經算是便宜了他們的了，你若再要嘍哩咕嚕的不休，秋練說至這句，復又冷笑一聲道，他們二人，想是活得不耐煩了，少爺就送他們歸陰，也極容易，春梅聽了，可憐那裏還敢駁他一句，圓珠更是胆小，從此以後，秋練要怎麼便怎麼，還總算一則銀子供給滿意，二則青陽可恥兩個，又在店中的時候居多，秋練既是人財兩得，所以幸未鬧

出事來，這樣竟過年餘，小青小可，都已五歲，秋練高興的當口，也常常抱着兩個小孩玩耍，又因他初到羊家的時候，青陽本在圓珠春梅二人面前發話，一定不許秋練長住此間，後來有一天，青陽府裏忽來幾個無賴，敲棹拍桌，說要硬借二千銀子，青陽當然不肯，鬧了半天，無法對付，青陽只好去報縣裏，誰知縣裏的那班差役，因恨青陽平時一點不肯酬應結交，大家袖手不管，當時青陽無法可施，春梅看不過去，就叫秋練去把那班無賴趕走，可笑那班無賴，倒有幾路拳頭，居然與秋練對打一場，無賴敵不過秋練，寫了伏狀方走，青陽因此看重秋練，反而留在家中，說明一俟小青稍長，要拜秋練爲師，學些武藝，好保家當，秋練因此之故，便名正言順的安居羊家了，那知就在這年上，丁太太得了一場急病，沒有幾天，便已逝世，圓珠春梅，自然哭得死去活來，丁氏族中，因見丁太太沒有兒子，公推一個近房子姪，承繼過去，這位過繼兒子，便與圓珠銀錢上面，斷絕往來，圓珠的得能苟延殘喘，原是丁太太那裏，取之不完，用之不竭，秋練說要一千，圓珠就給他一千，說要八百，圓珠就給他八百，後來丁家過繼兒子當家，來源既絕，初初還有首飾典質，可以敷衍秋練，等得後來典無可典，質無可質，秋練那顧她死活，開口便要拿到，若是日子遲了一點，數目少了一點，便立刻大反江東，鬧得天昏地暗，圓珠一想，這樣真是在活地獄之中受罪了，而且生母已亡，近來青陽待他也不如前，左思右想，了無生趣，這天晚上，又受着秋練的惡氣，圓珠一個人哭了一陣，也不去與春梅商量，到了夜靜更深的時候，用了一條繩索，打上死結，又

把那條繩索，一頭繫在牀檔之上，繫好以後，忽見此時的情狀，大似當年所做的那場惡夢，便知命中註定，不能挽回，於是死心塌地把她的腦袋，鑽入那根繩上的死結之中，可憐了圓珠的一縷芳魂，就此脫離塵世去了，直到次日早上，尙未有人知道，適值青陽這天回家較早，敲了房門半天，不見圓珠來開，心下一想，圓珠素來不睡早覺，認爲一定有病，趕忙叫傭人把房門撥下，進去一看，陡見圓珠披頭散髮，雙手下垂，舌拖三寸，兩目突出，身體吊得老高，七竅尙流鮮血，早已氣絕多時了，青陽一見圓珠自縊，死得又慘又怕，知己無救，反把他的心鎮定了不少，但是想起夫妻之情，頓時親淚交流，此時春梅已經得信，從外面連爬帶跌的奔了進來，一見她的小姐，這個樣兒，一回撲了上去，抱屍大慟，青陽見了，急走上去一把將春梅拖開，喝聲道，你的小姐自盡，此事內容，你一定曉得，快快老實招出，否則你也休想活命，春梅聽了，反把她的眼淚揩乾，朗聲對青陽說道，姑爺的仇人，就在我的對房，快快把他先行捉住，好替小姐報仇，其餘之事，慢慢再講，青陽失驚道，害死你小姐的人，就是你的哥哥麼，春梅聽了，也是答覆，急急忙忙的同着青陽，以及一班傭人，奔回自己屋裏，要想捉住秋練，春梅也明知秋練的武藝高強，羊家人手縱衆，斷非其敵，只因急於要替小姐報仇，所謂一人拚命，萬虎難當，能够捉牢，也未可知，當下回至屋裏一看，非但秋練這人，早已不知去向，就是秋練年來所置的衣穿，也已連同失踪，春梅此刻一見秋練逃走，知他既有飛檐走壁的絕技，自然追不着了，她就她的屋裏，老老實實，把秋練從前如

何用迷藥污了圓珠，圓珠要她幫忙，如何叫秋練前去誘她，後來秋練如何另娶，如何滿門抄斬，如何逃走江湖，前年如何來此尋找她們，如何威逼銀錢，如何奸佔身體，此次圓珠自盡必是經濟受窘，無力供給，因此怨命亡身，一情二節，半字不瞞的，全行告訴了青陽，春梅剛剛說完，可恥也已趕到，春梅又向青陽說道，小姐的死，雖然不是爲我，但我早已與小姐說過生死與共的說話，姑爺以後須要好好撫養小青，因爲小姐只有這點骨血，小青異日長大，能够替他苦命的親娘伸冤報仇，方是孝子，春梅說至此地，又去拉着可恥的手，含了一包眼淚說道，我與你數年夫妻，你雖待我不壞，我因爲想救小姐，以致二次失節，誰知小姐依然未保貞操，可憐還擔驚受嚇了好幾年，仍舊如此下場，我呢，一則對你不住，二則必要到九泉去服伺小姐，說着，又指她的兒子小可道，他還是一點點的膿泡，能否養成，尙未可知，我到了此時，也不能管他的了，春梅說至此處，兩頰早已緋紅，雙眼也已發赤，她的形狀，儼同那些野獸，要噬人的一般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春梅已向牆壁上，狠命的一頭撞去，當下大家只聽得砰噐一聲，看見春梅這人，頓時成了一個血人，早已倒在地下，死了過去，此時的青陽，非但不怪春梅，而且感激春梅真個忠心，至於可恥呢，他的爲人，本是長厚，又與春梅數年夫妻，情投意合，十分恩愛，起初聽見春梅表明心跡的時候，也是毫不怨她失節，更是憫她可憐，倒還不防春梅真的會去尋死，及見春梅一頭撞死，這一急還當了得，發急的撲的一聲，跪在春梅的屍前，趕忙向她胸前一摸，似乎尙有絲毫熱氣，急向青陽說道，東家



你老人家快來摸摸我的女人看，我覺着尙有一絲熱氣呢，青陽一見春梅撞壁而死，心裏正在着慌，及聽可恥叫他去摸他妻子的胸口，此時也顧不得避嫌，忙去一摸，果然尙有熱氣。趕忙吩咐傭人，快快分頭去請醫生，以及照相的來家，傭人聽了，大家不懂，暗想醫生請求醫治春梅，自然在理，那個照相的，此刻叫來作甚，但又不敢多問，只得各自飛奔出去照辦。頃刻之間，都已請到，青陽先請醫生醫治春梅，又叫可恥不必去辦東家娘娘之事，專在此地照顧病人，說完之後，方始回了照相的來至上房，一面叫照相的將圓珠的屍體，拍下一張照片，一面飭人購辦棺木殮物，青陽見大事已妥，方始撫屍慟哭，傭人都來勸他，他也不理，一直哭到棺木買到，才停下來，裏面殮事方畢，外面的春梅，經醫生打了救命針，也已甦醒轉來，青陽又來勸春梅道，你的忠心，我已知道，你要殉你小姐，我很贊成，不過現在尙有兩樁事情，須你担任，一樁是，你們小姐，只有小青這點骨血，你已說過，他是你哺乳的，目下尙未斷乳，你若舍他而去，他一定不能活了，你須看你的小姐，死得可憐，小青這人，仍須求你撫養成人，一樁是白秋練那個仇人，別人都認識他的面貌，也要你去指認，將來或是經官通緝，或是私人報仇，萬萬不能少你，依我之意，撫孤報仇，兩件大事，似乎更比殉主重要。這是我一方的事情，說到你們可恥這人，你既與他數年夫妻，你應該知道他食無隔宿之糧，居無立錐之地，小可又小，萬一你有長短，續絃之人，那裏可靠，你看我決計不再續娶，就是這層意思，你只要好好的爲我撫養小青，我從此不當你下人看待，就是可恥，我

還可以加他俸祿，使你們夫妻二人，將來衣食無憂才是，我已把你們小姐的屍身，拍下一照，這便是以備將來報仇的把柄，我已言盡於此，你素負女諸葛之名，事有輕重，須要分別才好，春梅本來已拚一死，醫生將她救活，她正在怪可恥多事，此時及聽青陽的一番很懇切的說話，倒也認爲有理，便答青陽道，姑爺的說話，見解又高我春梅一層，春梅准定遵着姑爺吩咐，且待捉到仇人以後，再死不遲，青陽聽了，連連的大蹙其脚道，這才對了，青陽此時還想得春梅的歡心，讓她好起牀得快些，即當春梅之面，立下一張條子，上面寫着的是，本店夥計錢可恥，對於店務勤謹，每月應加薪俸大洋兩元，并加早點心錢每日制錢三十文，此是特例，本店一切人等，不得援例請求等語，青陽寫好，尙恐春梅未曾瞧見，又親自送到她的病榻之前，令她過目，可憐春梅此時既痛小姐如此慘死，復氣秋練害人匪淺，至於本身的傷處疼痛，尙且不甚顧及，這個每月僅加兩元的事情，如何在她心上，但又因她的姑爺這等鄭重其事，也只好姑領其情，道聲承蒙厚意而已。又過月餘，春梅的傷痕，居然痊愈，於是對於照管小青，更比圓珠在日，還要當心，小青有時偶而頑皮起來，她竟施以夏楚，嚴父慈母的責任，她便一人兼辦，青陽既是巨商，自然有人爭來做媒，青陽倒也言而有信，果皆婉辭，但是他的不肯締絃，一半固是爲的圓珠結髮情深，一半也因再娶一個，種種化費，太不經濟，並非不佞做書刻薄，青陽爲人真是如此，閱者不信，請閱後文，自然知道不是不佞挖苦這位姓羊巨商了，誰知春梅病愈未久，他的薄命，也與圓珠不相上下，不過圓珠死的是本身

春梅死的是丈夫罷了，這末那個錢可恥，正受東家倚畀，大加薪水的時候，這年流年，不能算壞，何以又會遽然死了的呢，原來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病痛之來，斷難預料，那時可恥方在慶幸他的妻子，傷痕復元，正好一夫一妻的，再做人家，誰知他自己反陡然得了急痧，不到半天，連醫生都來不及請，早已嗚呼哀哉，伏惟尙饗，春梅此時雪上加霜，理應子哭之恸，雖然已允青陽之約，不便再事殉夫，也該臨喪盡哀，方才不負香火之緣，誰知春梅僅僅乎隨便哭了幾聲，草草棺殮，殯在一座庵裏，便算了事。春梅這回的舉動，不但青陽看得大爲詫異，就是一班傭人，背後也在議論春梅，前後作事，竟若兩人，還有那些神經過敏的人物，都猜春梅必是受了青陽的情感，要想婢學夫人，希望青陽把她作爲斷室，一個人既有二心，對於亡夫自然隨隨便便了。這等閑言，並非沒理，春梅當時也有所聞，毫不置辯，等得過了斷七，青陽又來和她商酌報仇的事情，春梅道，白秋練那個惡賊，他本是無愛老人的徒弟，他的武藝，真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飛檐走壁之能，若去經官動府，無非一角海捕公文，移知鄰封罷了，打草驚蛇，於事仍屬無補，我的意思，只有懸賞聘請劍仙俠客，前去報仇，此仇方始能報，青陽齟齬道，你的主張，雖然極是有理，但是這班劍俠，到何處去尋呢，春梅道，君子報仇三年，遲早倒也無妨，只有慢慢等候，將來能够遇見仗義打抱不平的，也說不定，青陽搖頭道，這末等到幾時去呢，春梅道，這是不可強求的事情，姑爺急也枉然，青陽聽了，又自言自語的躊躇道，懸賞聘請，恐怕至少也要幾十串大錢呢，春梅在旁邊聽了

，使大不爲然的向青陽說道，姑爺既是肉麻銀錢，這還是不必報仇的好，這些人物，就是一萬八千，也不能說一准請到的，如果只要幾十出錢，我春梅就去討飯，也討得出來，姑爺大可省省，不用破鈔了，青陽被春梅說得難以爲情起來，也會紅了臉的辯道，我並不是肉痛銀錢，不過愁得請不到劍俠，春梅見他既是這般辯說，不便再說，此時却見青陽儘管把眼睛釘着她的臉上，一個人在那兒出神，也使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正擬托故走開的當口，又見青陽的嘴唇，已在一動一動的翻動，突然向她說道，我現在已是鰥夫，你又是寡婦，何不配攜一起，我的此舉，並非是貪歡好色，一則日來思念你的小姐不置，有了你了，就可減些憂愁，二則撫養小青，以及報仇等事，你嫁我之後，自能愈加上心，肯不肯在你，我決不像姓白的那個流氓，敢來硬逼，春梅聽完，陡然把臉通紅的答道，姑爺呀，我的命苦，恐怕更加勝過小姐，我的偷生人世，原是遊姑爺那句撫孤仇的說話，此身雖然活着，我的一顆心，早已死了的了，不然，我對可恥的喪事，怎會那樣冷淡的呢，春梅剛剛說至這句，陡見窗子外面，似有一個人影一閃，春梅就疑這個影子，或是秋練，又知他的此來，對於青陽以及自己，定是兇多吉少，不禁驚嚇過來，竟致暈了過去，正是，

驚弓鳥雀原無胆

學劍尼姑却有情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 第八回 眼前驚怪影勸主人安心 鼻內現奇光累妻授首

口說青陽正在凝神壹志的，聽那春梅講話，陡然之間，看見春梅似有所見，又像個受着甚麼激刺似的，頓時嚇得暈了過去，青陽當下自然也吃一驚，趕忙喚進傭人，立用薑湯，開春梅的牙關，灌了下去，過了好一會，方見春梅甦醒轉來，青陽問她剛才看見甚麼東西，何故嚇得這般神情，春梅又定了一定神，始答道，我見窗外一條怪影一閃，疑心是那個姓白的賊，前來傷害姑爺與我，春梅僅說了這一句，正待往下續說，却見青陽早已嚇得一個人在屋內亂轉，嘴上還連連說道，我命休矣，春梅見了，只得安慰青陽道，姑爺此刻可以不必害怕了，那賊何等厲害，他若真的前來傷害，我們二人，那裏還等得此時，恐怕我們二人，此刻早已身首異處了多時，我因爲此刻尚無動靜，這條怪影，或者另有其人，也未可知，既然不是那個惡賊，姑爺與我，其人無仇無冤，何至有人前來加害你我，所以我此時又勸姑爺不必害怕，青陽聽見春梅這般解說，方才把心放下，仍復坐下來，又問春梅道，這末你何以拏准這條怪影，一定是劍俠一流人物呀，或者不是劍俠一流人物，也說不定的呀，春梅道，我與那個姓白的惡賊，連頭搭尾，相處也有兩三年之久，只要是劍俠的影子，確能見便知，至於何以見便知，那就只能意會，不能言傳的，總之方才所見那條怪影，憑我的經驗，可以準拏定他是劍俠的影子，或是另有其人，或是那個惡賊，這就不得而知，現在姑爺與我，只有聽天留命，也毋庸多疑，也毋須多怕，這件事情，姑且丟開，說到姑爺看得起我，想把未亡人，來補我那過世小姐的地位，在別人呢，當然求之不得，我春梅呢，也非矯情，實

因早存厭世觀念，現在只希望將小青少爺管領成人，以及眼見報仇雪恨之事以後，即不自裁，也擬遁跡空門，方始不負小姐，不負亡夫，姑爺倘若不信，請看將來便了，春梅說完，也不再候青陽答覆，忙帶着小青小可兩個，自去作遊戲運動去了，青陽既見春梅如此決絕，從此以後，也不再作妄想，又過兩年，小可一天遽患天花夭折，春梅一見錢氏香烟既絕，她的悲傷，反較可恥去世的時候，厲害百倍，雖然如此，對於小青身上，仍舊視同親生一般，盡心照料，青陽因爲一時聘請不到劍俠，只管因循下去，後來索性絕口不提，他因小青漸漸長大，代母親仇的責任，准定加諸小青頭上，春梅已知其意，也不催促，但請青陽聘請敦誨先生，在家教授小青，小青雖是年齡未滿十歲，可是人極長厚規矩，非但讀書方面，能够上心，就是對於青陽春梅二人，也能十分孝順，春梅那時已近而立年華，早於兩年之前，吃了長齋，至其所吃之齋，究竟爲的小姐，或爲亡夫，她既不肯聲明，自然沒人曉得，惟有她那豔如桃李，凜若冰霜，力任職責，心似死灰，這幾樁事情，倒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贊，青陽因感其義，因敬其人，自己以及上下傭人，都改口稱春梅爲奶娘，羊家既一時無事可敘，不佞便要將羊家這面，攔了下來，且候小青成人長大，奉了父命出門尋找仇人的時候再提了，現在先要從那年春梅所見的那條怪影追述起來，原來那條怪影，真是劍俠一流人物。春梅並不猜錯，那條怪影，便是人稱飛鏢師太的馬鳳羅，從前她的上人，也是一位清官，嗣爲權奸所害，滿門抄斬，僅剩鳳羅一人，那時只有十三四歲，因爲報仇心切，遁入空門，拜了廣東珠厓

洞綽號老少年的，立立尼姑爲師，學習劍術，一學二十餘年，方始成就，她即稟明師尊，前去報仇，報仇事畢，仍回洞中修練，一天她的師尊又收了一個小徒弟，俗名叫做小虎，這位小虎，閱者想該記得，就是女盜暴虎的親女，暴虎自被白秋練羞辱之後，氣得躲在深山，無臉再出問世，她既說過要命她的女兒小虎復仇，自然盡力教授武藝，教了幾年，小虎的本身已與她自己相仿，她自己既非白秋練敵手，就令小虎去拜立立尼姑爲師，小虎既拜了立立尼姑爲師，自然要將來稟明，立立尼姑聽了，倒還罷了，當下却惱了一位大師兄飛鏢師太，飛鏢師太，也不告知師尊和這師弟，一個人悄悄的離了珠厓洞，獨去尋訪白秋練其人，要替她這師弟報仇，又因恐途爲打抱不平之事，一連成全了十幾對夫婦的婚姻，大家感他仗義，堅留不放，這樣一來，日子自然多了，等到她到了壽州羊家，白秋練早已闖了大禍，逃走得不知去向，飛鏢師太既撲了一個空，又到各處尋找幾時，仍是不見影踪，只得回轉洞中，這末秋練這人，究竟往那裏去了呢。秋練因爲連年所敲圓珠的竹槓，先後共積萬金，他既見圓珠吊死，也覺有些對她不起，又怕青陽告官通緝，雖然有他那個武藝，可以防身，不至被捕快等人所獲，究竟有些不甚方便，他便帶着銀錢，偷回那座深山，隱姓埋名，同着他的妻子，教教鳳凰女兒的本事，享享世外桃源的清福，飛鏢師太到處在找他的時候，正是他安居深山的時候，飛鏢師太，究竟是一個凡人，既無千里眼，又沒順風耳，自然尋不着他了，但是秋練雖然避過飛鏢師太的耳目，却不能够逃出冥冥之中的報應，無端的心血來潮起來，有一天，他

與探花小姐談起，又想出山混混，探花小姐本最賢惠，當下便答他道，你既不願居此深山，我倒想起四川地方，還有幾個亡父的門生，都在那兒做官，四川離開下江又遠，或者沒人前去與你爲難，況且你已弄得斷絕六親，到處可以爲家，你看如何，秋練旣在脾肉復生的當口，一聽有此路子，豈有不雄心陡起之理，他們夫妻父女商量停當之後，次日全家携了征裝，離了山中，溯江而上，先至漢口，再轉巴東，那時四川省中，正在大鬧旱荒，斗米千錢，尙是沒處購買，秋練就把所有的銀錢，即在巴東一帶，販上十幾號大船的糧米，便由水路向成都進發，一天已抵白帝城相近的地方，那本地的一班老百姓，一見忽有這許多米船經過，頃刻之間，聚集了幾百個人，各携升斗，都來向秋練船上糴米，秋練見此情形，自然居爲奇貨，起初聲稱不賣，後來又見衆人只望買米充飢，不嫌價格昂貴，秋練這米，原在巴東販來，不過每石二兩紋銀，他却對衆人說，要賣二錢一升，當下有錢的人們，只好依他價目，買了就走，可憐那班貧民如何吃得這般貴米，於是就有幾個歹人爲首，煽動衆人搶米，那時人多口雜，誰也禁止不住，陡然一闌上船，拚命亂搶起來，泊船之處，又是曠野，一時沒有官府前來彈壓，衆人胆子當然愈大，不到半刻，早已搶完一船，秋練這人，本是無風還要起浪的東西，此刻一見衆人搶他糧米，他的家當，盡在此中，那肯輕易放過衆人，他就趕忙的卸去長衣，竄至人叢裏面，一手抓起一個，當作傢伙，就向衆人一掃風的打去，那班搶米的人衆，本已餓得肚皮差不多要貼背心的了，如何禁得起秋練的神力，頃刻之間，早被秋練打死幾



個，不過當場人多，猶同螞蟻扛鰲頭的一般，可是死的儘管死，搶的儘管搶，秋練打得興起，只顧他的糯米要緊，那顧人的性命，接連又被他打死二十多個，就在那個人聲嘈雜之中，陡見靠在幾株柳陰樹下的那隻小船上，撲的撲的跳出僧一道，都是童顏鶴髮，滿臉道氣的，各執一柄雪亮似鏡的鋼刀，頓時竄至秋練面前，也不打話，舉起鋼刀，便向秋練頭上砍來，秋練一見來的路數，却是行家，疾忙避過刀鋒，奔至船上，率同妻女，各執兵器，就和那兩個僧道，廝殺起來，誰知兩個僧道，都是劍俠，兩個敵住秋練等三人，殺了一陣，各無勝負，秋練眼快，突見那個和尚，鼻內哼出一道奇光，倏忽之間，化爲一把煉就的神劍，直向他的腦門飛來，秋練知道那劍厲害，不敢兒戲，飛快的撲咚一聲，跳入河中躲命去了，可憐探花小姐稍遲一步，早被飛劍取了首級，死於非命。當下白鳳凰還算乖巧，一見她的母親遇害，她的父親在逃，自知生命也要不保，一時情急智生，急朝那個僧道，撲的跪下來饒道，二位師父，須看小女子的師祖面上，萬勿加害，那兩個僧道聽了，即把手指，立刻向空中的那把飛劍一指，說也奇怪，只見那把飛劍，似有靈性，便在空中來往盤旋，一時並不下來，當下又聽得那兩個僧道，同聲問道，你的師祖是誰，快快說來，白鳳凰忙答稱小女子的師祖，就是無憂老人，白鳳凰說完這句，只見那兩個僧道，也失一驚的問道，這末廣西提台之子，名叫白秋練的，是你何人，白鳳凰垂淚答道，就是小女子的父親，現已逃走，說完，又指着她母親，屍身哭道，這個却是小女子的親娘，只見那兩個僧道聽了，也歎息道，善哉，

善哉。爾父作惡多端，爾母不幸，却已爲他帶累，說完，又命白鳳凰起來道，事已至此，爾父打死此間二三十個人的性命，只有爾來作主，盡將所有糧米，分給衆人，藉此抵罪，死者再各給棺殮之費百金，大事化爲小事，爾看怎樣。白鳳凰此時已有十二三歲，極知道理，連連的答道，小女不敢不遵命，不過小女子船上，除了糧米之外，總共不及千金，不敷分配，如何是好，那兩個僧道，我們自有兩法，說着，又問衆人道，我們的辦法，你們可曾滿意，衆人聽了，異口同聲的說道，二位師父，既是好心出來調停，大家只好這樣，那兩個僧道聽了稱善，一面即令衆人各人取米五斗，不可多拏，取完之後，大家個個稱奇起來，你道爲何，原來各人五斗，那十幾號大船上的米，居然一粒也不多，一粒也不少，就是用着天秤秤過，恐怕也沒有這般均勻吧，當下那兩個僧道，又點了一點死的人數，共計二十五名，白鳳凰那裏，僅有九百銀子，每人應得百兩，尙少一千六百之數，那兩個僧道，即用他們的手，向岸上一推小石子上，隨便一指，更是希奇，只見那一推小石子，頓時變成雪白的紋銀，秤了數目，又是恰恰符合，大家收領之後，個個都當那兩個僧道，定是天上神仙，偶爾下凡，遊戲人間的，頓時各燃香燭，朝着那兩個僧道祝拜，那兩個僧道，也不再與衆人多說，即把白鳳凰帶到他們的小船之內，對她說到，我們二人，與爾師祖同師，那年在海外，曾經遇見爾的師祖，他托我們二人，留心爾父，若自不法情事，隨便結果他的性命，我們二人，既受爾的師祖之托，到處雲遊，已知爾父爲人真個不肖，敗壞爾師祖的清規，我們二人，因念爾父總

是爾師祖的門徒，不忍傷他，誰知倒在此地無意之中遇見，爾父雖然逃走，若不痛改前非，自有人去懲治他的，結局不佳，諒可想見，爾既是我們的徒孫，爾可速將爾母的屍身，埋葬此地，何妨跟了我們二人回山，學煉劍術，將來出山，做此除暴安良的事情，也好代贖爾父之罪，白鳳凰聽畢，含淚叩謝，上岸埋葬她亡母的屍身之後，痛哭一場，跟着那兩個僧道，修煉劍術去了，此事擱下慢提，再講白秋練當時躲入河中，並未逃遠，且等那兩個僧道走了衆人散後，方始鑽上岸來，那兩個僧道，所辦之事，所說的話，他都目有所見，耳有所聞，那時天色已晚，掛着空際的一片月光，照着這個荒涼曠野，以及他那亡妻的墳堆，都覺有些悽慘，又知他的女兒已經入山修煉，現下只剩得他一個人影隻形單，身無分文，他的妻子既死，四川那條門路，也已不成問題，一個七尺昂藏，頂天立地的大丈夫，竟弄得天下雖大，真無容身之地，想到此處，也會對着他那亡妻的土堆，傷感起來，哭了一會，又覺得月色無光，陰風慘慘，似乎白天被他打死的那二十五個鬼魂，要向他索命的情景，此刻任他這位心如毒蠍，貌似兇神的白秋練，也會嚇得牙齒打架，渾身發抖起來，沒有法子，只得逃至四川省裏再說，那天到了成都，虧他尚有全身本領，居然謀着一個小小哨官，接差之後，他又忘其所以起來，於是非嫖即賭，非搶即偷，他所該管的汛地，被他鬧得一塌糊塗，那時尙是專制時代，百姓怕官，儼如老鼠見貓一般，任他胡行妄爲，那敢說個不字，他既弄到那些造孽的錢財，又去運動上司，不到兩年，已經陞到營官，有一天，他奉了全省營務處的公事，

帶着全營兵士，去到重慶一帶，捉拏哥老會匪，豈知他的捉匪，又與別人不同，只要有錢送他，就是會匪也不捉拏，沒有錢送他，就是平民也要捉拏，他又打聽得內江縣裏，有一個有錢的寡婦，年紀既輕，相貌復美，他又故態復萌起來，因為內江地方，也是他所管轄的範圍，他便帶着左右兩哨親兵，直赴內江，紮營既定，他却青衣小帽，扮作客商模樣，逕至那個寡婦家裏，詭稱他與白營官白大人，稍有瓜葛，白大人現方斷絃，因此特來執柯，府上若肯與白大人重結絲蘿，指日便有一品夫人之望，否則恐有不利，後悔莫及，那位寡婦，雖然家中富有，因思富不如貴，只要這位白大人人材出衆，似乎也可商量，正是，

文君豔史人間少

張緒風流世上無

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# 第九回 看輕紅拂易服私奔 媲美緹縈上書乞赦

却說那位寡婦，聽了這個不速之客的一番說話，腹內暗忖一會，嘴上方對來人說道，執事前來作伐，無論事之成否，總是好意，不過所說的那位白大人，究竟若干年紀，品貌性情如何，我未亡人，守節數年，家中雖然不愁凍餒，既沒子嗣，可縷香煙，後顧茫茫，却也可慮，近來族中，又欺侮我是寡鵠，牲畜錢穀，隨意侵佔，若得有人可以倚靠終身，我也不是定不可再醮，這個假裝的客商答道，白大人現才三十幾歲，風度既是瀟灑，性格又極溫柔，近來剿匪又具勞績，指日便要陞官，府上若允這頭親事，真是後福無窮呢，那位寡婦聽了，自

然有些滿意，忙將這個假裝的客商，請至內廳，擺上酒筵，重行細談，白秋練這人，何等會講說話，於是說得那位寡婦，死心塌地的願嫁白營官白大人了，等得吃過酒飯，白秋練已知大功告成，老實就把自己改裝前來求親的事實，說了出來，那位寡婦聽了，非但不怪他舉動冒昧，反而越是說他多情，白秋練又問她家族之中，有無作梗人物，那位寡婦道，族中的人，倒也不必管他，只是亡夫有個兄弟，素在江湖賣技營生，在我看來，無非賣膏藥，打拳頭的一流東西，誰知社會上一班人，都稱他是劍俠，他在一個月的前頭，忽然回來，我起初不知他的宗旨，打算給他幾千銀子，使他飽煖終身，那裏曉得他却一文不要，言語之中，似乎含着不許我有再醮情事，現在你我婚姻之事，我只愁他要來干涉，似有未便，不過你是一個做官的人物，自然總有主意，白秋練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，婦婦再醮，例所不禁，世上斷沒做小叔的能够管束嫂子，秋練說至此處，便又問道，此人現在那裏，他若真的不識好歹，我就把他當作會匪辦了，也極容易，那位寡婦聽了，大喜的答道，大人只要把我這個小叔辦了罪名，那就包你再無第二個人出頭阻攔，他此刻又到城隍廟裏賣他的拳頭去了，還是着人把他叫來，還是大人自己去會他，白秋練道，讓我前去，當着大衆，使他知道我的本領，叫他也好死心，說完，提脚就走，那位寡婦邊送他出來一邊又叮囑道，這末你會他之後，好歹親來給我一個消息，使我放心。白秋練聽完，把頭一點，算是答應，疾忙出門而去，白秋練一到城隍廟內，就見人山人海的，圍着那寡婦的小叔，在那兒看他打拳，白秋練自從在白帝城遇見

那兩個僧道以後，對於江湖吃把式飯的人物，無不處處留心，他此刻便擠入人叢之中，先去看看他的拳法，是否真有來歷，豈知不看猶可，一看之後，竟把他嚇得目瞪口呆，你道爲何原來此人正在一壁打拳，一壁儘把他口內的一道白光，隨便吐進吐出，衆人俗眼，還當那道白光，也是變的戲法，只有白秋練却是內行，因見這道白光，分明就是劍俠所煉的劍光，并且似與白帝城所遇那個和尚，鼻內所哼出的那道奇光，不相上下，白秋練何等乖巧，馬上溜出人叢，也不再回去回復那位寡婦，一直回到營裏，隨便寫上一張條子，上面所說的是，

啓者，頃間正擬前往相會，忽奉上憲公文，令吾尅日率領隊伍，前往西昌縣屬，剿辦土匪，倘有違誤，吃罪不起，吾輩所議，暫且緩談，將來如遇機會，定當晉謁，臨行恩促，不及走辭，尙希

宥之，寒煖珍重，餘不盡言，

雲泥雨渾

信封面上，只好寫上真實姓名是逕呈朱鸞吹夫人玉披，下具白秋練字樣，封好之後，即差一個親兵送去，朱鸞吹接去拆開一看，只得暗暗叫苦，她並不知道白秋練不敢去會她那小叔，僅知上司公事要緊，這是無可奈何之事，當下重賞親兵，又把她亡夫祖傳的一柄寶刀，付與親兵，轉呈秋練，親兵回報，秋練接來一看，只見那柄短刀，光芒四射，的是寶物，即向一塊巨石上面試了一試，真覺寒氣逼人，削鐵如泥，現在自己正在剿匪，這柄寶刀，確是一樣極有益處的物件，還防朱鸞吹前來纏擾，自己不肯坍台，無話可覆，好在前往西昌剿匪，倒

是真事，當即馬上開差，一面調集隊伍，一面就向目的地進發，原來西昌地方，距離省城，還有二十多站，一路都是旱道，沿途打尖住宿，很少人烟，這是最苦的差使，但做和尚，總要念經，也無法子，那時那裏土匪，十分猖獗，秋練的本事，只要除了劍仙以外，倒也可以對付，不過土匪人數太多，剿了一股，又是一股，殺了一處，還有一處，上司見他尙有成績，索性命他長駐那裏，非俟肅清以後，不准回省銷差。秋練只好就在西昌城內，設的行轅，分頭剿匪，一天來了一股悍匪，那個匪魁，還是一個女子，她的本領，似乎不在秋練之下，秋練既遇這個勁敵，立刻閉城堅守，等她的銳氣滅退之後，方始出擊，城外的女匪，已知他的計策，忽然也將她們匪衆，四面散開，似在那兒誘敵，秋練也不理她，只在城內訓練隊伍，有一天深夜，守城兵士，忽見一位軍官打扮的人物，只有一人一馬，奔來叫城，兵士不敢作主，慌忙稟報秋練，秋練親自上城，打起燈籠，往下仔細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你道爲何，那位軍官，並非別人，正是內江的那位寡婦朱鸞吹夫人，秋練一見是她，趕緊將她連人帶馬，吊到城上，一同來至行轅，百事不提，第一句就問她的那位小叔，目下可在府上，鸞吹以爲秋練，正在用人之際，或者要她小叔前來幫助剿匪，也未可知，連忙答道：我那小叔業已進省，他的住址，我倒知道，你要用他，可寫信去呀，秋練聽了，搖頭答道：我此地用他不着，鸞吹道：你不是說過要當他會匪辦的麼，我說快快將他辦了，便好高枕無憂，秋練道：我爲剿匪要緊，因此無暇辦他，我又問你，路遠迢迢，沿途又有匪警，你的胆子，怎麼這般大

法，竟敢一人來此，路上受了驚嚇麼，鸞吹聽了道，沿途倒還平安，這也靠你之福，秋練道：「你有偌大家財，既是出門，家裏的東西，又托何人照管呢，鸞吹說，我家現錢不多，都是田地，所有首飾，已經藏在密處，故而無礙，不過我這次換了男裝，面子上算來從軍，其實無非掩人耳目罷了，我既來此，我是不回去了，秋練聽了，暗暗一想，我從前因為懼他那個小叔，是位劍俠，不敢造次，現在她的小叔，既已出門，她又單身送上門來，事更秘密，這般現成的好事，那好不領盛情，況且娶她之後，就成巨富，秋練想至此地，便與鸞吹做了夫妻，鸞吹原爲的是虛榮，嫁着這位聲勢煊嚇的夫婿，自然異常滿意，秋練却爲的是實際，娶着這位經濟充足的夫人，自然也是滿意，大家既然滿意，豈能不怕那位小叔，要來拆散他們鴛鴦之理，秋練於是下了一着毒着，問明鸞吹，他那小叔的住址，馬上一道公文，密報營務處，內中說他妻子的前夫之弟孫德炤，是個會匪首領，現在進省大有舉動，匿在某處，請速擊到正法，沐恩既吃皇家俸祿，只好不顧私親云云，營務處接到這件公事，立刻按址將孫德炤拿到，發交一府兩縣會審，原來孫德炤確是一位劍俠，劍俠是最重的是天地君親師五個字的，國家法律那敢不守，所以並不抗拒，等得開審以後，方把白秋練冤枉他的情事，供了出來，問官那裏肯信，便把他讞成大辟，當下却惱了一位奉旨還鄉掃墓，名叫高仁滿的御史，這位高御史，乃是孫德炤的開筆先生，素知這個學生，早成劍俠，又訪知白秋練，平時枉法貪贖，誣良爲盜的種種罪惡，他即親去拜會制台，立命臬司平反孫德炤的冤抑，另派別人



剿匪，并把白秋練調回省來，問成斬監候之罪，還怕白秋練本領高強，平常獄官，那裏管得他牢，復令孫德炤權任獄官，孫德炤因為師情難却，只好擔任，那邊的朱鸞吹，得着這個凶險信息，又嚇又急，不到幾天，一病嗚呼，在她呢，算是學那紅拂，其實是在躑躅紅拂，只怪自己不老眼睛，不必提她，秋練一到監裏，已知孫德炤專來管理人犯，自量不敵，只好等死，幸虧一連遇着幾次國慶，在監三年，尙未處決，最後的一次救星，却是他的女兒白鳳凰到了，白鳳凰自從在白帝城地方，遇見那兩個僧道，跟到山中，始知那個和尚，名叫南無僧那個道士，名叫信天子，都是有名的劍仙，還是無愛老人的師兄，他們兩個的劍術，能够上天擒龍，下海捉怪，當時一班劍仙裏頭，好算首屈一指的人物，因見白鳳凰滿身仙骨，一腔孝心，她的生父，雖然作惡多端，只要她能煉成劍術以後，去到世上，安良除暴，廣行功德也好贖她父親之罪，不過這個贖罪，並不是保全她父親的本身，乃是庇蔭她子孫的世澤，可見一個人，萬萬不可作惡，一作了惡，無論如何不能赦免，就是出了佛子仙孫，也只好保得後代，不佞此書，無非勸人爲善，閱者切宜注重此點，方始不負作此書的宗旨，當時南無僧信天子兩個，日夜傳授白鳳凰的劍術，一則她生有仙骨，二則她是位孝女，三則她與南無僧信天子兩個有緣，有這三層緣故，白鳳凰僅用了三年苦功，便已成就，有一天，南無僧，信天子兩個，對白鳳凰說道，你的父親，現在四川省城，臬司監內，你可以前去救他，他的本身罪孽深重，原無救藥，不過你此番前去救他一次，也是我們成全你的孝行，二人說完以後

，即打發白鳳凰下山，白鳳凰一聽她的父親，已在臬司監裏，便知定了死罪，這一嚇，還當了得，慌忙辭了二位師祖，沿途也不留停，一直趕至成都，等到半夜，她便悄悄來到臬司監內，尋着她父親的號子，伏地暗號，秋練一見他的女兒憑空到來，又喜又驚，又悲又慘，急問他女兒可已學成，能否救我出監，白鳳凰輕輕的答道，憑女兒的劍術，不難此刻就將父親救了出去，但是父親所受的是國法，國法這樣東西，無論何人都該遵守，倘若單仗劍術，弁髦法令，便與劍術的真諦，有所衝突，無父無君，天理不容，女兒若知有父，不知有君，既學劍術，決不爲此，父親放心，女兒總有辦法，秋練聽完，忙念阿彌陀佛，老天保佑，白鳳凰出得監來，尋了一座尼庵住下，她想我讀漢書，曾見文帝時候，有一個淳于意的少女緹縈，她因乃父有罪，拚死詣闕上書救父，我還記得她書中的大意是，

妾父爲吏，齊中嘗稱其廉平，今坐法當刑，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，刑者不可復屬，雖欲改過自新，其道莫由，終不可得，妾願投入爲官婢，以贖父刑罪，使得改過自新也，

後來文帝，竟免乃父之罪，現在川省的制台，素有孝子之稱，我何不也仿緹縈的辦法，上書督署，若是無效，再想別法未遲，白鳳凰想罷，立刻上一張稟單，遞至督署，那時護督姓赫雖是一個旗人，忠孝兩字，還能講究，一見白鳳凰的那張稟單，說得萬分悽慘，念她是個孝女，居然代她出奏，說是可否乞旨特赦，令這犯官白秋練改過自新，遜清時代，大凡總督所

奏之事，批摺着照所請的字樣居多，白秋練因得安然出獄，那個朱鸞吹可惜死得太早，不然也好重爲夫婦如初，孫德炤既見秋練赦罪，自己無事，立即辭官，仍往外省賣拳訪友去了，白秋練一見孫德炤已去，又見女兒也知劍術，他又雄心未死，特去稟見制台，他說大帥既是出奏，令沐恩改過自新，沐恩的小女，稍有武藝，目下川省遍地都是土匪，大帥若准沐恩再去剿匪，沐恩敢負全責，一年之內，匪患可告肅清，赫制台素知白秋練的本領不弱，當下便下委札，仍舊令他充當營官，駐紮打箭爐一帶地方剿匪，秋練既有女兒帮忙，那些毫無組織的土匪，自然禁不起他們父女一擊果然不到一年，非但他的轄地，土匪絕跡，就是川東川西，川南川北的土匪，無不聞風喪胆，大股悍匪，統統逃到邊省去了，白秋練那時因有女兒，時時刻刻的規諫，倒也不好胡爲亂行，日子一久，自己也被女兒感化，覺得半生所作所爲，似乎有些說不過去，雖然不能立時改惡向善，總算勤勞王事，安分守己，誰知他雖安分守己，那位赫制台告老還鄉，繼任的一位周制台，因聞秋練素有劣跡，便把他的差使撤去，另委私人周某接充，秋練此時稍有宦囊，也想安享林泉，度他的餘年，不料他手下的那班兵士，因感這位營官小姐，待下有恩，治軍以德，大家不准新任周營官前來接任，那位周營官既是制台的私人，馬上一個密稟，說前任白秋練抗令不交，形屬叛亂，制台不問皂白，立即飭知一位統領，帶了幾營隊伍，限期來到打箭爐，一面遣散秋練所帶的那營兵士，一面還要將秋練父女二人，就地正法，這場亂子，倒也鬧得不小，正是，

激變軍心猶可辯

釀成匪患有何辭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山該川血大敗官兵 花貌雪膚分編匪隊

却說白秋練那時總算有些歸正，一聽得制台所派的大兵已到，要將他們父女二人就地正法，不便反抗，就想挈同女兒趕緊逃命，鳳凰也說只有這着，那裏知道部下兵士，聽見他們父女要走，萬分不捨，頓時一擁而進，伏地痛哭，說是情願跟着同去，不肯散夥，秋練勸了一番，大衆那裏肯從，鳳凰也向大衆勸說，正在哭聲震天之際，那位統領，早聽周營官的攛掇，硬說秋練部下兵士，業已變叛，只有痛剿，並無別法，那位統領，馬上拉開隊伍，圍着秋練紮營地點，下令開火，頓時彈如雨下，烟霧迷天起來，秋練眼見外邊已朝裏面開火，部下兵士，首當其衝的，早已斃斃幾個，幸而那時都是伏在地上，還可避去子彈，不然，全營兵士，豈不像釜內之魚，甕中之鼈了麼，當下秋練即對女兒說道，我們此刻不逃，更待何時，反是鳳凰不忍部下兵士，爲了他們送死，打算救出大衆再走，秋練不解道，我兒不是常說國家命令，不得違抗的麼，何以今天又變了素志呢，鳳凰急答道，事有輕重，那能見死不救，此時不是辯論是非的時候，說完，急向大衆高聲說道，衆位弟兄，快快各擎傢伙，跟着我們父女，且先逃出重圍再講，大家一聽小姐之言，馬上奔去各擎槍械，聽候小姐指揮，鳳凰又下令道，爾等四散伏地，朝天開槍，只能自御，不可傷着對方性命，鳳凰話猶未畢，陡然聽

見她的父親，哎喲一聲，小腿上已着一粒子彈，此時秋練的那股暴厲之氣，頓時塞上胸來，眉毛一豎，眼睛一突，忍着疼痛，跳了起來說道，老子如此退讓，他們還要苦苦相逼，我要自保性命，也不能再管甚麼王法了，秋練說罷，並不再和女兒商量，急把從前朱鸞吹贈他的那柄寶刀，掣在手裏，再取一枝快槍，大喝一聲，立時幾個箭步，竄出營去，鳳凰要顧父親性命，只好身子一起一伏，邊避外而飛來的子彈，邊也跟踪追出去，那班部下兵士，一則早已氣忿填膺，二則又見主將父女單身出去，頓時一聲口號，大家彎着身體，像狗跑般的携着槍枝，一齊奔出營門，就與省軍對敵起來，秋練索性親自指揮，兩方互戰一陣，各有死傷，鳳凰此時也恨省軍太覺不講情理，激成兵變，與其雙方多傷性命，不如避重就輕，趕緊除去那位統領，以及周營官二人，這場惡戰，方能罷休，她當下想定之後，便讓父親獨去指揮，自己吐出所煉就的那柄飛劍，跟着那條劍光，早已飛近那位統領面前，僅見劍光向他腦門一繞，那位統領，立即倒斃，他手下的省軍，一見主將陣亡，所謂蛇無頭兒而不行，大家早像潮退般的，四散奔逃，秋練見了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憑着他的本領，也將那個罪魁禍首的周營官，一槍擊死，白營兵士，一見自己這邊得勝，那裏還顧省軍的性命，遠的用槍，近的動刀，一場惡戰，早已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的了，幸虧秋練的營盤，本來紮在城外，所以城內的一班老百姓，尚未遭殃，鳳凰一見省軍，除去傷亡的外，除皆沒命的逃散，當下一面下令收兵，一面向部下的兵士說道，這場大禍，雖是省軍相逼太甚，無故的把衆位弟兄，當

作土匪剿辦，但是我們情同造反，知道省方那肯，輕易饒恕我們我此刻的主意，只有我一個  
人前去自首，要殺要剮，由他們去施行國法，衆位弟兄，和我父親，快快各自逃生去罷，鳳  
凰說到去罷的這個罷字，早已淚下如雨的，又向她的父親哭道，爹爹呀，我的親娘，既已慘  
死，現在你的這個苦命女兒，指日又要明正典刑，這種報應，也是爹爹少年時候，所行不謹  
，以致老天降罰你的妻女，爹爹此次逃亡出去，千萬多多的做些善事，向天老爺求恕，將來  
或可再娶一房後母，好替我們白氏門中，接續香煙，秋練此時聽她女兒，這番又悽又慘的說  
話，也會良心發現，掩面乾號幾聲，尙未答話，他的那班部下，早已一齊伏地，勸阻這位小  
姐道，小姐既知此次之事省方理屈若再去自首，便是愚忠，況且君親二字，是並重的，只知  
有君，不知有父，也於孝道有虧，我們弟兄們，跟隨小姐的日子，也不算少，誰不知道小姐  
是位劍俠，劍俠宗旨，原是憑着天理行理的，像那些除暴安良，懲惡獎善的行爲，日日做去  
，猶嫌不足，怎麼可以將這有用之身，去作無謂之死，小姐倘真要去，難道忍心丟下這位鬚  
髮蒼白老親麼，難道不怕辜負那位傳授劍術的師尊麼，至於我們衆弟兄們，尙在其次呢，大  
衆說完，秋練在旁聽得大衆這般的說，更加傷心得了不得，疾忙一把抓住他女兒的手道，我  
兒呀，你父少年時候，血氣方剛，所做之事，此刻想想，真覺慚愧，但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 
我兒既有孝心，從那臬司監裏，將爲父救了出來，爲父後來做事，總算已經不像從前那樣  
，此次之事，自然不好怪爲父的，凡有血氣之人，誰不髮指眦裂，現在我兒果真丟下爲

前去自首，到了省裏，那班走狗，怎肯饒你，我兒若有長短，叫爲父的，再去倚靠何人”秋練說至此地，早已哭得噎不轉來了，鳳凰本是一位孝女，一見她的老父，已經追悔，又得不能成聲，一想忠孝二字，本難兩全，我何能丟下這位老父，只有權作國家的罪人吧，鳳凰想定，忙勸她的父親道，爹爹不必這般傷感，女兒準定尊着父命，不去自首便了，說完，又向大衆道謝道，衆位弟兄，方才所說之話，真是可感，我便不去自首，既然不去自首，就得馬上與衆位弟兄們告別，同着家父逃生去了，後會有期，衆位弟兄，快快也去逃生要緊，不可自誤，鳳凰說完，只見那班弟兄們，無不異口同聲的說道，這回的大禍，就因我們衆弟兄，不忍離開我們大人和小姐而起，現在事既如此，只有要求小姐同了大人，看在已死的弟兄面上，權且率領我們落草，將來再望招安，仍可重見天日，況且既是落草，便可不受那官方的拘束，要怎樣就怎樣，古來綠林之中很多豪傑，小姐見理甚明替天行道，正在此時呢，鳳凰聽罷，一時尙未答應，還是秋練暗想，這樣一辦，正好吐我胸中的惡氣，便自己作主，允了衆人，衆人方始滿意，大家起來，自去檢點槍彈什物，以便立刻去覓山寨，鳳凰未便反對，只好要求父親，須與衆弟兄們約定，不准奸燒搶殺，學那土匪行徑，否則女兒只好潔身以去，秋練忙答道，這個自然，爲父現在懊悔已遲，倘能此去做些除暴安良的事情，雖然不能贖我本身之罪，或者還可不致殃及後人，山寨規則，爲父會與衆人約定，我兒毋須煩心，鳳凰聽了，方始跟着老父，率領所部，立時離了打箭爐城外，尋着一座名叫清風嶺的山上，

做了寨基，此山異常峻絕，真是一座所謂一夫當關，萬人難越的天險，內中還有荒田，可以開墾種稻，還有林木，可以採伐造屋，還有鹽井，可以鑿掘取鹽，還有桑麻，可以取作紡織，這座天然的山寨，彷彿天設地造，留作白氏父女安身之用的，秋練旋即立出條律，照了鳳凰的辦法，部下那些兵士，此時只好稱為匪衆，他們竟能遵守條律，不敢違犯，那時鄰近各鄉的婦女們，都知清風嶺上，到了兩位仗義扶危的大王，非但毫不害怕，且願大家遷入山來，反好不受貪官污吏的壓迫，安穩度日，鳳凰並且選擇了百餘名較美的鄉女，編成貼身衛隊，每日教練她們槍法拳術，以及飛檐走壁之技，不到兩三個月，這班鄉女，畫成娘子軍了，又號山寨，爲清風寨，她們這面剛剛布置妥當，省中制台，業已得報，知道那位統領連同周營官，均已陣亡，一面飛奏朝廷請錫卹典，一面遣派大兵，直向清風嶺進剿，又知秋練父女都有劍術，單靠一班官軍，萬難取勝，忙又卑禮厚幣的，聘到幾位能人，一位名叫無敵禪師，一位名叫神彈子侯固，一位名叫哈哈和尚，還有一位女的，名叫母夜叉柳綿綿，這個柳綿綿，就是前在西昌縣屬，與秋練交過鋒的那個女匪魁，後來被孫德炤收服，降了官軍，這幾位人物，雖非劍仙之流，却也各具絕技，虧得白鳳凰，芳齡雖只二九，又是早已成了劍仙，不然是清風寨裏，突然的遇着這班天煞星，真要踏爲平地了呢，那天秋練父女兩個，正在寨中看操，忽據一個匪探報稱，省裏已派袁營務處親自出馬，率領大兵十餘，內中還有四個好手，前來剿滅我門，前站已抵距離山寨四十里的魚口集了等語，秋練父女聽畢，一壁即令匪探



再去偵探，隨時飛報，一壁堅守山寨，並不出敵，他們是一則本非真正土匪，不過被逼挺而走險，却抱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之志，二則山寨設在天險地方，以逸待勞，省軍千里行師，那有他們自在，因此之故，必俟省軍進至山下，先向他們開火，方始出應，誰知省方大軍，雖在魚口集安了營，就在當天晚上，拜托無敵禪師，神彈子侯固，哈哈和尚，母夜叉柳綿綿等四位，換了夜行衣服，各携各人煉就的軍器，人不知鬼不覺的，來至山中，想把秋練父女兩個一起刺死，那裏知道白鳳凰既是一位劍仙，何至一無准備，就此坐以待斃之理，白鳳凰急告知老父，索性熄燈安睡，自己隱身牀下，要給他們一點厲害看看，他們四個呢，也知白鳳凰是南無僧，信天子兩個的徒孫，她所煉就的飛劍，叫做元始劍術，這種劍術，真是劍不離人，人不離劍，秉其那股先天正氣，人與劍能够合而為一的，若非修煉至氣勝於形的人物一遇這道劍光，雖在數里以外，亦無生理，所以大家各自留心，不肯一毫疏忽，當時各人自然用出全身本領，尋至秋練父女的臥室，首先由無敵禪師，從窗口縱進，他的身子尚未及地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林下飛出一道白光，倏的迎着無敵禪師的腦門一擊，跟着又聽得砰礮一聲震響，可憐無敵禪師，空號無敵，早已倒身死在地上，外面的神彈子，哈哈和尚，母夜叉柳綿綿三個，一見無敵禪師，已被白鳳凰的飛劍所傷，大家知道自己也非其敵，只有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，頓時一溜烟的，四散逃跑，那時白鳳凰也已飛身上屋，抬頭向四處一望，看見遠遠的尚有三條黑影，在那兒一閃閃的亂閃，便高聲喊道，三位慢走，我白鳳凰決不追

趕，秋練在屋內聽他女兒在屋上說話，以爲敵人猶未走遠，疾忙縱身上屋，問他女兒道：那班賊人呢，難道任他們逃走不成，白鳳凰聽了，一壁先同秋練縱身下來，回進房裏，一壁始向秋練說道，既是同道，女兒決不自殘同類，秋練道，這末那班官軍呢，白鳳凰道，他們三個回去之後，女兒敢說那班官軍，一定退去，秋練聽了，還不十分相信，那知第二天一早，就有匪探來報，說是省軍，已於昨夜連夜退盡，秋練聽了，方知他的女兒，非但劍術厲害，而且能够知己知彼，料中敵方的行事，山寨裏頭，既有他女兒這種人物，自己便可高枕無憂，照秋練的意思，還要把無敵禪師的屍首，拿去示衆，又被他的女兒阻擋，說是無敵禪師，本是無名之輩，同是一道，何必再出他醜，秋練聽了，只好命他把無敵禪師的屍首，埋葬了事，省軍同了三個能人，回到省中見了制台，自請處分，制台不敢將此事出奏，一面辭退三個能人，一面再命防營進剿，一連又是幾仗，無不打得落花流水，抱頭鼠竄的回省銷差，制台沒有法子，索性假癡假呆打着他的官話，行文緝捕了事，好在秋練父女，本不出來擾民，所以那位制台，還好敷衍過去，這且不提，單說秋練有一天對他女兒說道，制台是爲父的仇人，我兒應該爲父報仇才是，白鳳凰答道，女兒要去行刺制台，本非難事，不過女兒想想，我們近來殺死省軍，真是不少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讓他一個人活在那兒，於我們這裏，也沒害處，他若再行非義，老天也會懲治他的，爹爹可以饒人的地方，女兒奉勸爹爹，也不必太事認真呢，秋練聽了，方才無話，豈知秋練不去尋着制台，制台的那位續絃夫人，一時

活得不耐煩起來，天天的向制台吵鬧，說是要往打箭爐探親，當下制台聽了他那位夫人的說話，嚇得雙手掩着耳朵的答道，你怎麼說得出這樣話來，你難道不曉得此地到打箭爐去，必須經過那座清風山寨，不要說那個白氏父女，已成我們的仇人，你去自投羅網，他們來得正好，就是此去，沿途都是旱道，既沒客棧可以住宿，又沒菜米可以充飢，你在衙門裏頭，還嫌傭人服伺不週，如何能够去吃那個苦頭呢，制台夫人聽了，正要答話，忽被背後站着的一個丫環，暗暗的向她袖子一扯，她便會意，方才不與制台歪纏，正是，

丫環敏慧雖堪取，

匪探精明怎奈何，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# 第十一回 糟蹋夫人臨時勞侑酒 成全淑女當衆喫交盃

却說制台夫人，一見她的丫鬢秋香，在背後暗暗的扯她，便不再與制台多講，等到制台出去批閱公文的時候，急把秋香喚至面前，笑罵道，你這小鬼頭，方才拉拉扯扯，想是和我有話秋香聽了，也抿着她的那顆櫻桃小嘴，微微的笑上一笑道，夫人想到打箭爐去探親，老爺那兒會肯，夫人接口道，這末難道我就此罷休不成，秋香道，我曉得老爺再過一個月，就要出巡川南一帶去了，我們只要等老爺一起身之後，我們馬上就走，豈不乾淨，夫人聽了道，這個主意，雖然不錯，但是老爺沒有留着說話，那個營務處裏，未必肯派隊伍，護送我們前往，也是枉然，秋香聽了，連連的搖着頭道，現在省城裏的隊伍，只要聽見那個白字，早已嚇

得三魂落了兩魄，若是命他們護送，只有去送性命的了，我的主意是，不必再帶其他傭人，我與夫人兩個，只要改扮平民模樣，人不知鬼不覺的，走牠媽的。噲。恐怕我們老爺，還要我們兩個先回來呢，夫人聽了大喜道，秋香，你的這個法子真好，我們准定這樣，秋香道，夫人既然贊成這個辦法，千萬不要在老爺面上，露了口風，夫人聽了，又笑罵道，我瞞着老爺的把戲真多呢，你見我那一樁事情，被老爺捉破過的呢，秋香聽了，忽又嗫嚅的一笑道，夫人的把戲，不是我秋香在暗中調排，秋香說了這句，又在她的鼻子裏頭，哼了一聲道，夫人上個月，和王師爺兩個在花園裏的事情，不是虧得我來通信的麼，夫人聽了，陡的將她那張粉臉一紅道，我想也叫他同去，你說可好，秋香聽了，皺了眉頭，連道好不好，若帶王師爺同走，那是全衙門裏的人，都要敲鑼了，難道夫人真的一刻，都不能離開他不成，夫人聽了佯噴道，不帶他去，就不帶他去，你這小東西，何必如此噉哩咕嚕，秋香聽了，方始一笑走開，過了月餘，制台果然出巡川南去了，夫人和秋香兩個，馬上改扮男裝，携着路費，悄悄溜出衙門，便向打箭爐進發，一路風餐露宿，毋庸多述，一天離開清風寨不遠，夫人問秋香道，照站頭的規矩，今天晚上，應該在清風嶺下過宿，但是嶺上的土匪厲害，不可兒戲，若是不在清風嶺下過宿，沿途又無旅店，如何是好，秋香道，我在路上，早已打聽明白，據走過清風嶺地方的客商說，嶺上的土匪，非但不來搶劫商家，而且還做好事，若無路費之人經過那兒，他們真肯借給盤川，況且他們又不知道我們的根蒂，何必不住那裏，自討苦吃，

夫人聽了，方始大胆前行，到了嶺下，借了一家旅店住下，以便次日再走，夫人和秋香兩個，正在消夜的時候，消夜二字，便是四川人說吃晚飯的俗語，不佞既編四川的事蹟，那裏的風土人情，不能不就地取材，這也是做小說的一定規矩，當下夫人和秋香消夜未畢，陡見兩個匪探模樣的人物，進來盤查旅客，一見夫人秋香兩個，分明是女扮男裝的，既是匪探當然十分精細，知道內中必有蹊蹺，便走至她們二人面前，行了一個把式禮之後，方始開口問道，二位明是女子，何故改裝出行，在下是清風寨的探子，責任所在，不敢疏忽，務乞二位將實情見告，夫人一聽，是清風寨的探子，頓時嚇得花容失色，那裏還敢哼出一個字來，還是秋香胆子稍大，硬說不是女子，那兩個匪探，曾經受過匪規，對於過路客商，不准騷擾，婦女尤須保護，若是查有形跡可疑之人，必須稟大王辦理，那時清風寨內，各處土匪，聞風投順，已近萬人，大家都稱秋練為老大王，白鳳凰為小大王，秋練父女二人的威名，比較水滸傳的宋江晁蓋，真要高過百倍，當下兩個匪探，一個仍與夫人秋練兩個敷衍，一個飛奔上山，稟知老大王發落，秋練那時正與各位首領，在那兒喝酒取樂，一聽匪探稟報，便命速把二人帶至寨裏，由他訊問，一時帶到，秋練起初倒還和顏悅色的盤問夫人與秋香兩個，後來因為她們二人，矢口不認改裝，秋練就命執法隊目，將她們兩個，當衆檢驗，一驗却是女子，秋練方才大怒，便要動刑，夫人和秋香兩個，沒有法子，只得老實將她們的姓名實情，全盤說出，秋練一聽這兩個，就是他仇人的妻子和婢女，頓時大喝一聲，吩咐左右，快快

綁出斬來，左右正擬動手，忽有一位首領，離席急向秋練說道，小大王曾經有令，老大王不論要斬何人，必須前去稟報，小弟並非不遵老大王之命，反聽小大王的吩咐，實因小大王現兼執法首領，不敢不報，秋練聽了，忙問左右，小大王可曾安睡，左右答稱，業已安睡，秋練道，既是如此，可將這兩個嚴行管押，且俟明日，交與小大王處治便了，說完，便有四個副頭目上來，把夫人和秋香兩個，一同押下，秋練等得二人下去之後，始向同席的各位首領說道，我白秋練本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人物，自從被我小女相勸之後，我的性子，便也耐了不少，方才這個總督夫人，無端的自己送上門來，諸位說說看，是不是老天爺爺，念我當時受了冤枉，特地鬼使神差的，送來讓我報仇的麼，衆位首領聽了，同聲附和道，本來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制台從前不應撤去老大王的差使，還要想把老大王小大王就地正法，今天他的夫人自行投到，真是老天有眼了，說着，大家輪流各敬三杯，秋練一一喝完，也敬各人三杯，秋練此時心上一個快活，便問左右山下可有私娼，衆位首領接口問秋練道，大老王查問私娼，有何吩咐，秋練聽了，先呵呵的大笑了一會，方始答道，我問山下有無私娼，因為我與衆位，在此喝酒，有酒無餚，固是沒味，有酒無花，也覺乏趣，又因我已歸正，不好再去躡踢良家婦女，故而想到私娼，衆位首領道，小大王每日親自下山訪查，見有貧苦婦女，常常賞給錢米，一見油頭粉面等輩，立時驅逐出境，現在我們山上山下，早已成爲四民樂業的地方，男耕女織，風俗淳良，那裏還會有娼妓呢，秋練聽了，似乎有些掃興，吃了幾杯寡酒，

忽命左右，速將方才那兩個女扮男裝的女子，改了女裝，帶來侑酒，不得違誤，左右奉命下去，不到半刻，早把夫人秋香二人，帶了上來，秋練一看，只見他們兩個，業已髮挽盤龍，鬢梳墮馬，眉描翠黛，唇點胭脂，一身繡服，風搖楊柳之腰，三寸紅鞋，粉印蓮花之步，滿面含羞，更形嫵媚，低頭無語，反現風騷，這般裝束，雖非天上神仙，如此嬌姓，也算人間尤物，秋練此時越看越愛，早已忘其所以，又將故態復萌起來，便命秋香去與衆位首領把盞，自己一把將夫人拖到身邊，叫她先敬一杯，夫人此刻要顧性命，那敢不依，只得斂去羞容，遵着秋練之命敬了秋練一杯，秋練啣啣的一口吞下，正在動手動脚，樂不思蜀的當兒，忽見兩個小匪，飛奔的前來報告，說是小大王出來了，秋練一聽他的女兒來了，趕忙一把將夫人從他的膝上，推至地下，還想命人把夫人秋香兩個帶下，免得被他女兒看見，誰知已經不及，早見他的女兒，披着一件科蓬，恩々走至席前，眼睛看着夫人和秋香二人，問他道，爹爹，這兩位就是總督夫人和婢女秋香麼，秋練自覺有些難以爲情，竟把一張老臉，漲得通紅的道，是的，白鳳凰道，女兒有個請求，未知爹爹可肯依了女兒，秋練忙答道，我兒有話，爲父無不依你，白鳳凰道，爹爹的仇人，乃是制台，一身做事一身當，其實與他妻子婢女無干，秋練尙未答言，站在旁邊的那位制台夫人，何等乖巧，慌忙撲的一聲，向白鳳凰跪下，邊磕着頭，邊哀求道，這位女大王在上，我們老爺得罪此地大王，賤妾委實絲毫不知，並不是賤妾敢在女大王面前亂說，倘若此地老大王，不嫌蒲柳之姿，要我陪酒

荐枕，無事不可依從，只要留得一條狗命，於願已足，秋練一聽夫人說得難聽趕忙和他女兒說道，爲父此時已經醉了，這兩個女子，我兒儘管帶去，或殺或赦，自行辦理就是，秋練說完，也不及等他女兒答覆，早已假裝三分醉的，溜到自己房裏去了，衆位首領一見老大王已走，大家也各借故退去，白鳳凰也不理睬衆人，單對夫人說道，夫人可去安宿一宵，明兒我當親送夫人回衙，夫人秋香兩個，一聽此話，慌忙磕上幾個響頭，便有人來把她們帶去，次日一早，白鳳凰果真一個人陪了夫人秋香兩個，下了清風嶺，直向成都進發，路上並不去與她們二人多談，不過好看好待而已，一天到了一個小鎮打尖，夫人秋香兩個已在午餐，白鳳凰肚子不餓，獨住鎮上閒逛，偶然經過一家門口，望見裏面，却有一位老婦在那兒號啕大哭，她便走了進去，問那位老婦道，老太太何故如此悲傷，府上有何事故，我到可以相助一臂，那個老婦聽了，一壁拭淚，一壁答道，你這位姑娘，雖是好意，無如救不了老身，白鳳凰道，老太太姑且說來，或者有法可想，也未可知，老婦聽了，方才說道，我有一個孫女，名叫宋艷姑，長得尙算秀麗，不料距離此地五里的龍王村裏，有個惡霸，綽號金龍，仗着有財有勢，看上我的孫女，上次托人前來做媒，老身知其爲人，自然拒絕，誰知那個惡霸，却用了一個詭計，硬叫他的一個窮表弟李英出面，又叫人再來做媒，老身久慕李英是位才子，因此一口允諾，方才我那孫女上轎之後，忽然有位近鄰奔來告我，說是金龍惡賊，假借李英出名，仍是他自己娶我孫女，老身上了那個惡賊之當，無奈我那孫女，已入虎口，叫我有甚法



子救她，老身也是世代書香，我那孫女，怎能跟那惡賊度日，白鳳凰聽畢，話也不答，轉身就走，疾忙趕至龍王村裏，可巧那乘花轎，剛剛抬進金龍的大門，鳳凰一見事尚可為，飛身上屋，隱在檐際，只見一座喜堂之上，花燭高燒，鼓樂齊鳴，不到半刻，就有一個僮相，高聲贊禮，三請新娘出了畫堂，新娘立定，僮相又高聲喊着，三請新郎出了畫堂，當下就見有一個獐頭鼠腦的人物，穿着華服，正要去和新娘並排而立的當口，白鳳凰早已由檐際竄至新郎面前，一把將那新郎，輕輕的摔在地上，跟着用她那一隻三寸金蓮的小脚，把那位名傳遐邇的惡霸金龍，踏得一絲不能動彈，虧得金龍也是行家，此時早知來人厲害，只得高叫女英雄饒命，女英雄要借路費，在下無不遵命，白鳳凰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，承蒙厚賜，倒也不敢拜領，我來問你，你為何胆敢欺騙人家，你那表弟李英，現在何處，快快讓他出來成親，還好饒你一條狗命，否則，白鳳凰說到這裏，僅把她的小脚，在金龍肚皮上面，輕輕的一點，頓時只聽得金龍，狂喊痛死我也的一聲，跟着嘴上噴出一口鮮血，白鳳凰又問他道，你想活命，就叫李英出來拜堂，金龍連連的大叫李英道，表弟快來救我，表弟快來救我，此時金龍的娘，也知她的兒子，遇着能人，除了這頭親事，成全了李英外，她兒子的性命，一定難保，馬上奔了出來，一壁求着女英雄饒她兒子性命，一壁趕忙把李英裝束一新，命與新娘交拜，此時那位新娘宋艷姑，始知本為惡霸所騙，幸有這位英雄相救，一想事有輕重，只好含羞的先向白鳳凰道，承蒙恩人相救，乞示姓名，俾得立了長生祿位，日日焚香敬禮，白鳳凰道

我乃清風嶺的白鳳凰是也。白鳳凰尙欲往下續說，只見被她踏在地上的那個惡霸金龍，邊哭邊叫道，我今兒沒有命了，今兒沒有命了，你們快快替我求求這位白大王，她要怎樣，我便怎樣，決不有個二字，大家聽了，自然趕忙一齊伏地，代他求命。白鳳凰道，他要活命，只要依我三樁事情。金龍和大家都又連聲答應道。遵命遵命，白大王吩咐就是。白鳳凰道。第一樣，李英先生就與新娘拜堂，第二樣，李英先生與新娘兩個，須當衆人和我的面前，就吃交杯酒，第三樣，金家須給李英先生三千銀子，以作讀書之費，將來他們夫妻二人，身上若少半根毫毛，須要金龍負責，大家聽了，尙未答言，金龍早在地上，連聲關照他的母親，快快照辦，快快照辦，白鳳凰還不放心，眼見宋艷姑與李英拜了堂，又當着衆人，吃了交杯酒，金家搬出三千紋銀之後，方始一脚踢開金龍，縱身上屋，霎時已失踪，金龍雖見白鳳凰已走，倒也不敢翻悔，後來李英讀書上進，做了高官，爲了關着白鳳凰身上，情願辭官報恩，這是後話，此刻不提，且說當時白鳳凰做了這事，心裏倒也痛快，及至回轉打尖的地方，看見店中，並無夫人秋香其人，忙問夥計，夥計答稱，二位奶奶，在你一出店門，她們二人咬了一會耳朵，立刻出店而去，不知何往，白鳳凰一聽此言，便知她們二人，定是逃走，復又一想，她們兩個，脚小伶仃的決計不會走遠，那能逃出我的掌中，正是，

人心不足蛇吞象

天道循環雀食螳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 第十二回 救殭屍無端誅獸怪 避俠女不幸遇人妖

却說白鳳凰一見夫人秋香二人，忽然逃走，知未走遠，趕忙出了店門，奔至一座山岡之上，爬上一株大樹上面，用她手掌，覆遮額角，作了一個天篷式，前後左右，四處一望，並無二人的踪跡，此時心裏，却有些疑慮起來，便又自問自答道，此地只有一條大道，並沒小路可走，現在路上既無她們兩個的影子，只有躲到人家的屋內去了，但是她們兩個，既非土著，誰家又肯來相留呢，白鳳凰想至此處，她又想道，要末她們兩個，必與方才的那個夥計，說出來歷，求他搭救，那個夥計，見是制台夫人，豈有不招收之理，將來圖個升官發財，自在意中。如此說來，我不是反被那個夥計所騙麼，白鳳凰想罷，忙又竄下樹來，奔下山岡，回至那家飯店後門，悄悄的縱上屋頂，揭開一片瓦片，朝下仔細一看，只見方才那個夥計，正和一個形似老板娘的婦人，鬼頭鬼腦的在那兒商量，當下聽得那個婦人說道：「今天這樁事情，老板娘倒有些決斷不下，她們既是制台夫人，何至單身出門，既遇土匪，世間那有這般好心的土匪，說道有仇不報，反肯親將仇人送回衙門，我們若當她真是制台夫人，送與制台，自然有筆重賞，但是防她吹牛，萬一到了成都，她們老實說出不是，那時頂多謝上我們十兩八兩罷了，這樁生意，便沒出息，我們若把她們兩個，賣給田員外去，至少馬上可得一千或是八百銀子，不過又防真是制台夫人，我們如何吃罪得起，又見那個夥計答道，我說賒賬不如現貨，她們就算真是制台夫人，決不會賞我們一千或八百銀子的，我們若把她們賣與田員外去，

有了銀子，何處不可存身呢，又見那個婦人點點頭道，你的主意不錯，這樣說來，准定賣給田員外上算，婦人說完，又問夥計道，這末你把她們兩個，究竟藏在何處，不要被那個姓白的女匪尋着，你我的性命，就要不着槓了呢，那個夥計聽了道，隔牆有耳，仔細一點的爲妙，藏的所在，老板娘娘，不必過問，且俟三天五天，等那女匪走遠，再辦我們的大事不遲，白鳳凰聽到此地，撲的一聲，竄了下來，一手一個，把屋內的男女二人抓住道，你們二人，做得好事，現在百事不講，快快領我去見了制台夫人再說，那個夥計，一見這個女匪，是從屋上縱下來的，他們方才的言語，自然已被她聽見，無可抵賴，只得唯唯如命，馬上領着白鳳凰走到一處所在，指着地下一個極大的窟窿道，她們二人，就在這個地穴裏面，白鳳凰道此地荒坟不像荒坟，古井不像古井，你爲何將她們藏在此地的呢，那個夥計道，大王不必責備小的，小的既知她們是制台夫人，一日遇了土，夥計說到這個土字，頓時把他那雙賊眼只管望着白鳳凰，似乎表示冒犯了白鳳凰的樣子，白鳳凰道，你快快講下去就是，不必顧忌土匪不土匪，夥計道，制台夫人既要避開大王，小的只好依她，又因一時沒處藏躲，只得請她們二人，暫且躲在這裏，白鳳凰聽完此言，一想倒也近理，一面揮令夥計回去，一面自己就向那個窟窿之中，跳了下去，夥計一見這個女匪，上了他的當了，疾忙搬了無數的碎石，立刻就這窟窿填平，夥計明知這個女匪，一定要悶死在這個穴中的了，方才大了胆子，對着地穴，叫着白鳳凰的名字道，你這天殺的白鳳凰，白土匪，省軍幾次被你打敗，你前世裏也夢

想不到，今天竟會身葬這個穴中的，再會，再會，老子却要走了，夥計一個人自言自語的，說了一陣，逕至回店不提，再說白鳳凰一入穴中，只見裏面異常黝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正想回身出穴，拏了火把再來的時候，忽見那個窟窿，已被夥計用石填平，倒也吃了一嚇，此時方才懊悔，何不就在穴口的當口，把那個惡賊殺了，現在反而中了他的毒計，他既要把我這個人，悶死在這個穴中，可見夫人秋香二人，當然不在這裏的了，我趕緊設法出穴，若不把那個夥計碎屍萬段，我也不姓白了，白鳳凰想至此處，急朝四面一望仍是一絲沒有亮光，一時沒有主意，且向裏面摸了進去，剛剛走未數步，陡覺似有一雙毛手，前來攙她，白鳳凰慌忙把她的身子一縮，退後幾步，豈知前面的那一雙毛手既長且大，陡的向她一翳，似乎就要用嘴來吃她的形狀，白鳳凰此時因為雙眼墨黑，實在不知前面的東西，究是何物，疾忙將口一張，吐出她的那把飛劍，想斬前面那個東西，誰知那把飛劍，一觸着前面那個東西的身上，忽然飛了回來，白鳳凰此時愈覺害怕，暗想道，我的飛劍，從來沒有打過回來的，何以今天這般樣兒起來呢，她的轉念未已，忽又聽見前面的那個東西，居然叫着她的名字問道，你這位師父，可是清風寨的白鳳凰麼，白鳳凰聽了，雖然又是一驚，只得答道，我正是清風寨的白鳳凰，你究竟是人是妖，快快說與我聽，何以知我名字，這到有些奇怪了，當下只聽得前面的那個東西，樂得一聲怪笑，那種聲音，宛如裂帛一般，使人聽了，頓時毛髮直豎，不寒而慄起來，不過察其情形，似無相害之意，急又問牠道，這個穴裏，委實太覺黑暗，最好弄點亮光

我們再談不遲。說着，又想再吐飛劍，鑿開一個小洞，好通亮光，又聽得前面那個東西趕忙阻止道，不瞞師父說，我是一個殭屍，只要一見亮光，立時就要化去，我又因為師父見了我的情狀，必要害怕，不然，何必要借天光，大可用我的鬼火，彼此就能相見，白鳳凰道，你既無意傷害於我，我又何必怕你，那個東西道，我日日夜夜的，盼望師父前來救我，那敢傷害師父，師父既然不怕，讓我燃着鬼火便了，說着之間，白鳳凰陡在幾顆燐火光中，看見前面的那個東西，真個令人可怕，若不是那個東西，預先說明，無論何人都要嚇死，你道如何，原來那個東西，身長一丈，頭大如斗，眼似銅鈴，口若血盆，牙如鋼刀，舌類板帶，徧體綠毛，前陰圍着尺許獸皮，乃是古代的一個女體殭屍，當下白鳳凰便問殭屍道，你說你望我來救你，你且說來，只要我能辦到的事情，一定相助，那個殭屍聽了，方始說道，我在一百年前，我父曾任酆都知縣，我因私下看中一位少年公子，後來不能如願，於是憂鬱而亡，不知如何竟成殭屍，身體得如此長大，形狀變得這般惡劣，一見天光，便要化去，我就日夜念佛，希冀成個破天荒的殭屍之仙，不料在三個月前頭，無端的來了一個獸怪，至於究竟是甚麼野獸成形的，我也不知，牠因我是一位百年的貞女，屢次威嚇，要想污我，我又打牠不過，只得推三阻四的，假意敷衍，後來又知牠通靈性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牠說牠已算准，注定死在清風寨的白鳳凰手裏，每每托我若遇白鳳凰其人，必須替牠求免，方才我見師父口吐飛劍傷我，故而冒叫一聲，不料果是師父，務求師父大發慈悲，只要月亮一出，那怪便來纏擾，師

父請用飛劍傷牠，並非難事，白鳳凰聽畢道，我的飛劍，不能傷你，何以又能傷牠呢，殭屍道，凡有精血氣三樣東西的身體，一遇師父的飛劍，斷無生理，我對於精血氣三樣，一樣都沒有，所以反而能避飛劍，師父煉氣，已臻半仙地位，這點道理，何至不知，大概是一時驚恐過度，未曾深思的緣故，白鳳凰聽了，不覺失笑道，我真一時大意了，既是如此，且待那個獸怪到來，我用飛劍誅牠便了，殭屍聽了大喜，連連合十的禱拜，沒有一刻，陡聞着一陣腥風，從穴底之中，冒了出來，又見殭屍頓時嚇得發抖的道，師父留心，獸怪來了，言猶未已，只見一個人身獸首的怪物，也從穴底鑽了上來，一見白鳳凰這人，回身便逃，白鳳凰急吐飛劍斬牠，同時又聽得山崩地裂，一聲極巨的響聲，那個獸怪，已被飛劍所誅，死在地上，白鳳凰趕忙走近一看，只見那怪的腦袋，似虎非虎，似牛非牛，依然不識牠的真相，便問殭屍道，我已代你誅了此怪，我要出穴去了，如何出去，你應知道，那個殭屍謝過白鳳凰，方把白鳳凰領至一個形似複道的地方，對白鳳凰說道，師父請於五分鐘後俟我躲藏好了，師父可用飛劍鑿穿一穴，快快上去，上去求將穴孔填平，此穴年深日久，積有毒氣，師父是煉氣的人，雖然不致為這毒氣所害，但也早些離開此地為妙，白鳳凰見這殭屍，殷殷指導，倒也有些不忍別牠，殭屍也知其意，一面乾號幾聲，一面又向白鳳凰拜了幾拜，飛奔的藏躲去了，白鳳凰果照殭屍所說的辦法，立時出去，將穴填平，飛身去尋那個夥計，及至走進他的室內，那知非但人影全無，連那衣箱什物，統也不見，白鳳凰一個人尋思一會，姑且住此一宵再說

又因鬧了一天，肚子也已餓了，便去尋些東西果腹，到了半夜，復又縱到屋上，四面瞭望動靜，直至東方發白，仍無絲毫影子，只得下屋安睡，次早起來，又至各處尋找一週，也沒疑點可尋，白鳳凰索性奔去詢問金龍，此地有無田員外其人，金龍一見白鳳凰去而復來，自然嚇得要死，及聽白鳳凰打聽姓田的人物，方才放心答道，離此五十里有座荒山，山內似有一姓田的人家，不知是否大王所說的，大王何妨前去一看，白鳳凰聽了急尋至那座荒山，只見半山之上，果有一家巨座，可是四無居鄰，這份人家，住在這個隱僻所在，似有可疑，便從後山，繞至那份人家的後面，剛剛飛身上屋，耳朵之中，就聽見有隱隱的哭聲，她急竄了下去，跟着哭聲，尋至一間屋內，不看猶可，這一看，頓時把她羞得飛快的退了出來，你道爲何，原白鳳凰看見那間屋內，赤身地綁着兩個女子，這兩個女子，正是她要尋的那位制台夫人和婢女秋香，當下白鳳凰一見如此情形，便知屋內的主人，必是夥計所說的那個田員外了，且不進房，去解二人之綁，打算先至各房尋找宅中的主人，正待回身要走的當口，忽聽得夫人秋香二人，同聲喊道，女大王不必進去找尋，他們白天總是不住此屋的，不到深夜，決不來此，白鳳凰聽了，方才進房，含羞的一面把她們二人解下，尋了兩身衣服，讓她們穿上一面方責她們道，你們兩個，真是自討苦吃，我明明說明送你們回衙，沿途之中，有我保護，自然平安，你們爲何瞞了我逃走，反被那個夥計，騙到此間，屋內主人，是否姓田你等爲何這般模樣，夫人秋香兩個，自然哭着先認了錯，然後由秋香說道，此地主人，確是



姓田，我與夫人兩個，還當那個賊夥計，是位好人，誰知被這個狠心的惡賊，將我和我們夫人兩個，賣到此間，姓田的當夜命我陪他，又叫夫人陪他的婦人，我們夫人，乃是制台太太，何等貴重，自然不比我是婢女，可以隨便打發，當時夫人一聽去陪他的婦人，以為既是婦人，自然是個婦人，那知睡到半夜，那個婦人，忽然用起強暴手段起來，害得我們夫人居然失節，到了今兒早上，他們夫妻二人，怕我們逃走，所以把我們綁在此地，白鳳凰聽了不解道，你說既是婦人，何至於來用強暴，秋香道，那個婦人，乃是人妖呀，白鳳凰道，甚麼叫做人妖，秋香道，人妖就是俗名雌雄人呀，白鳳凰仍是不懂道，甚麼叫做雌雄人，秋香發急道，大王怎麼連雌雄人，都不懂起了呢，雌雄人，就是半個月變男子，半個月變婦人的，白鳳凰聽至這句，頓時把她的那張嫩臉，羞得紅而又紅，深悔不該這般多問，忙又另問秋香道，這末那個夥計惡賊呢，秋香道，他同他們的那位老板娘拿着我們兩個上千銀子的身價，早已逃之夭夭了，秋香講至此地，夫人岔口道，女大王，我現在方知女大王真是世間的第一個善人。我們三個，快快趁此地的一對夫婦，沒有來的時候，逃出險地，方有性命呢，白鳳凰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，你們兩個，怕此地的一對夫婦，我可不怕。我一定要把這一對夫婦除去才走了，秋香道，女大王，我還知道此地的一對夫婦，也是兩個劍俠，秋香說着，又指指牀後掛着的那一張彈弓道，女大王，我說雙拳不敵四手，你老人家，雖有老大王給你護身的這柄寶刀，我聽他們的口氣，似乎很有本領呢，白鳳凰聽罷，便把那張彈弓，取下一看，見上面似有

極小的字跡，急將弓上的灰塵抹拭乾淨，仔細一看，不禁大爲詫異，連叫怪事起來，忙問秋香道，此地姓田的，是不是三十多歲年紀，眉心上有一顆豆大般的紅痣，秋香失驚道，女大王莫非認得此人麼，此人眉心上，確有一顆紅痣，瘦長身材，他另外還有一張金鑲玉嵌的彈弓，弓不離人，人不離弓，就是睡覺有事的時候，也不肯把弓離身，白鳳凰聽了道，原來是他，不知他的妻子，又是何人，我知道他還沒有娶過妻子，或者才娶未久，也未可知，既是此人，我更加不能放過他了，正是，

踏破鐵鞋無覓處

得來全不費功夫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# 第十三回 母夜叉飛叉喪命 神彈子擊子亡身

却說夫人秋香兩個，一聽白鳳凰，定要殺了此地夫婦兩個方走，心知停刻必有一傷惡戰，萬一白鳳凰戰他們兩個不過，豈非一同死於非命，想至此處，自然嚇得牙齒打戰起來，白鳳凰見她們主婦二人害怕，又知廝殺起來的當口，因要保護她們，反而弄得礙手礙腳，不如先把她們兩個，藏在僻處，也是要緊，便問夫人秋香二人道，你們二人，既是胆小，還是情願躲到那個夥計的飯店裏去呢，還是情願就藏在這裏屋後的山洞之中，秋香尙未開口，夫人首先答道，這是情願躲到那家店裏去的，那個夥計和他們老板娘娘，既已遠走高飛，日內那敢回來，自然離開這裏廝殺的地方，越遠越好，白鳳凰道，這末馬上就跟我走，不過你們再想逃

走，那更不要怪我無情了，夫人秋香兩個聽了，連連賭咒罰誓的說道，我們主婢兩個，難道苦頭還吃得不够不成，夫人更是假裝着無端失節，將來無臉去見制台，痛哭不止，白鳳凰本是一片真心，那裏曉得夫人的做作，反去勸她道，夫人不必傷心，年災月晦，沒有法子，一個人只要問心無愧，可以對得起天地鬼神，那才不錯，知我罪我，倒也不必管牠，況且這場風波，只要夫人與秋香姐姐二人，自己不說出來，難道我白鳳凰還會去壞二位的名譽不成，白鳳凰說完，便同夫人秋香兩個，下了半山，來至那家飯店，又對她們說道，你們千萬不可瞎跑，肚子餓了，這裏有現成的米餅，你們弄了吃下就是，秋香道，女大王莫非不餓麼，好在此刻還早，讓我就去弄來，吃飽了去，更加有力，白鳳凰道，如此有勞姐姐了，秋香聽了趕忙自去切菜淘米，夫人因為與其閒坐，不如前去幫同秋香，白鳳凰見她們主婢二人，上灶的上灶，燒火的燒火，忙得非常起勁，便也走去幫着切菜，說也可笑，白鳳凰這人，雖在刀光劍影之中，過生活的，那知大下之事，本來各有專長，所謂會者不難，難者不會是也，白鳳凰有生以來，恐怕她的那雙三寸金蓮，真未到過廚房一次，看她切起菜來，着實比較殺人繁難，忽然之間，只聽得她哎呀一聲，可憐她的手指，早已被那切菜的刀，割出血來了，夫人秋香兩個見了，急得又是替她害怕，又是朝她好笑，趕忙用布替她紮好，請她還是坐在灶前燒燒火罷了，白鳳凰聽了，果去燒火，那知這一燒火，闖的亂子，更加大了，不知怎樣一來，頃刻之間，灶前所堆的那些柴草，忽如火燒起來，因為那月飯店，也是孤立無援的，四

面都無人家，只要到過四川的人們，無不知道靠近打箭爐的地方，本是三里一村，五里一店，小路之旁，巍然獨立的飯店，各處都是一樣的，這且不說，當時白鳳凰一見火起，一面急命夫人秋香兩個，快快逃出屋外，躲得遠些，一面自己縱上屋去，手扳腳踢的，早將那座房子推倒，火就熄了下去，不料就在這個火光將熄之際，陡見一間小屋地板底下，撲的撲的，跳出男一女手執兵器的人來，白鳳凰疾忙定睛一看，男的正是神彈子侯固，女的就是母夜叉柳綿綿，他們三個，也不打話，立刻竄至空地之上，廝殺起來，神彈子，母夜叉兩個，因為白鳳凰曾經劍傷他們的要好朋友無敵禪師，所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急把平生的絕技，全用出來，一心只望將白鳳凰立時置諸死地，方始銷了他們心頭之恨，母夜叉用的是兩柄飛叉，她那飛叉，並不是十八件兵器裏頭的鎗叉，她的叉，却是兩把，僅有一尺來長，自號日月叉，平時用毒藥煉就，只要一碰着人的身上，就要見血封喉，雖然不及劍俠所煉的飛劍厲害，可在兵器之中，也要算爲最刻毒的東西了，神彈子用的是一張彈弓，他的彈子，更比古人的那個百步穿楊之箭，還要高過萬倍，他在黑夜之中，可以百步外面，專打敵人的眼珠，每次與人交戰，所打出去的彈子，回回記着數目，問世十年，截至目前止，共計打出八百另八彈，只有一次，和人廝殺，他的本意，要打敵人的左眼，居然差了一點，打在敵人的右眼上了，敵人雖然當場受傷身死，他却大爲懊惱，彷彿失了面子，不過平心而論，如此本領，真是可稱得起無上無上的絕技了，母夜叉，神彈子兩個，既有這般絕技，此時兩個戰一個，幸

而是白鳳凰不懼他們，如果換上別個，恐怕一百個之中，也要死上五十雙呢，當時白鳳凰一見他們二人，真也不弱，正擬吐出飛劍，先傷母夜叉，可巧母夜叉，先把她左手的那柄飛叉直向白鳳凰的咽喉飛來，跟着又將左右手的飛叉發出，白鳳凰一時不及吐出飛劍，急將手中的那柄寶刀，照准左面的一把飛叉，用出絕技一擋，只見已在半路的那把飛叉，撲的飛了回去，直向母夜叉的咽喉掠過，頓時只見母夜叉的項上，射出一股黑血，早已砰礮一聲，倒在地上死了，神彈子一見母夜叉失風，不敢戀戰，慌忙跳出圈子，虛擊一彈，接連幾個箭步，業已逃得不知去向，白鳳凰並不追趕，僅把夫人秋香兩個，找了進來，其時火已全熄，那個母夜叉的屍首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夫人一見死的婦人，就是污辱她的那個，恨得咬牙切齒的，走上去把母夜叉的屍身，狠命的踢上幾腳，白鳳凰道，百事不說，我的肚子，可是真正的有些餓了，夫人秋香兩個道，這末我們且到小屋之中去，弄些東西。大家吃飯了就走。白鳳凰當然贊成，等得夫人秋香二人至小屋燒飯的時候，白鳳凰獨自一個，却從母夜叉，神彈子兩個，鑽出來的那處地方，走了下去檢查，恐有他們的黨羽，躲在裏頭，及至下去一看，底下有牀有桌，有米有餚，日用家夥，無不齊備，雖然並無一人，却有一處複道，趕忙飛身從複道裏面，走至盡頭，躍出土面一看，方知是他們做的機關，因此揣測起來，那位老板娘，和那個夥計，完全是他們的羽黨，白鳳凰又細細的四面查過，確已沒有人跡，方才竄身回下複道，一直仍由複道盡頭，回至原處，那時夫人和秋香，已經把飯弄好，她們三個慇懃忙

忙的吃畢之後，也不再管那座火燒場和母夜叉的屍體了，單向成都一直進發，沿途既沒逗留，不久就抵成都，夫人再三要求白鳳凰，不必送進衙門，不然，她們主婦的私自出來，恐被旁人知道，將來傳到制台耳中，似乎不妙，白鳳凰此番親送她們回衙，本是完全善意，何必不答應她們的請求呢，當下夫人秋香二人，悄悄回到衙內，上房之事，外人當然無從知道，裏頭的呢，都是夫人心腹，誰敢來放一屁，所以後來制台出巡回來，毫無一點破綻，面子上雖無破綻，可是夫人此行，那個一頂綠帽子，早已暗暗的替她丈夫大人戴上了，白鳳凰既把夫人秋香送至成都，原想在外邊做些懲惡獎善的事情，便在成都半邊街，揀了一所旅店，改名黃鳳，住將下來，有時早出晚歸，有時夜出早歸，甚至三天五天的不歸，旅店主人，只要不欠房金，誰有功夫來管客人的行止，有一天，白鳳凰化名的黃鳳，正在青羊宮閒逛，忽然聽得人聲嘈雜起來，急急奔近一看，只見一位少年公子，帶着數十名家丁，正在那兒強搶良家婦女，那個被搶的婦人，雖然是荆釵布裙，臉上丰姿，真個不錯，黃鳳一見那個婦人，哭啼啼，只想乘間撞死，因被幾個大漢抱住，當然無法掙扎，此時黃鳳在旁看得火起，頓時打起抱不平來，便用一個擒賊擒王的法子，走上去一把將那位少年公子抓住，隨手一摔，那位公子，早已跌在地上，那班家丁，一見有人出來打抱不平，立刻蠶擁而上，想來捉掣黃鳳，黃鳳既是仗義救人，她自然不肯傷人性命，她又一把握將公子從地上抓了起來，并把公子的身子，高高舉起，跟着向大眾喝道，爾等若要保全爾等主人的狗命，快快不准動手，那班家

丁，是一班膿泡，一見主人被這個女子，高高舉起，那裏還敢動手，黃鳳又對公子說道，你想活命，快快吩咐爾的家丁，放了所搶的婦人。那個公子，此刻早已嚇得心胆俱碎，如何敢道一個不字，除了嘴上連連的叫放那個婦人外，那裏還敢說第二句說話，那班家丁，既見公子親口吩咐，當然放了那個婦人，那個婦人，此時也顧不得來謝救命恩人，只有兩脚三步，沒命的逃出青羊宮，一直回家去了，公子一見那個婦人已走，忙哀求黃鳳道，你這位小姐，請你高抬貴手，不可傷害於我，黃鳳本想當場懲治這個公子一番，後來一想，那個婦人，此刻既已安然回家，我也不必多事，黃鳳想至此地，便將公子放了下來，任他自去，自己又閒遊一陣，也回客店去了，這末這位公子究竟是誰呢，胆子如何這般大法，省城裏面，青天白日的竟敢搶人，說了起來，此人的來頭，真也不小，他的令尊，便是四川將軍，那時滿漢界限極嚴，將軍雖與總督，同是一品，滿人可以做總督，漢人不能作將軍，即此一節，可見當時將軍的地位，十分隆重了，這位公子，平日仗着他老子的威勢，自然爲所欲爲，搶他個把民間婦女，本來不該甚麼，就是鬧出事來，試問制台可敢去碰他一碰的呢，公子這天，總算大觸霉頭，回去之後，也不去告訴他的老子，暗暗派了幾個心腹，探明黃鳳的寓所，通知一府兩縣，硬說黃鳳是個江洋大盜，限期拏到，將她正法，府縣奉了將軍公子之命，那敢怠慢，趕忙吩咐捕快拏人，當時捕快之中，也有幾個好手，內中尤以華陽縣裏周捕快的油瓶兒子，最爲出色，這個油瓶兒子，小名叫做么哥，現年不過十二三歲，他的生母，在未出關的時

候，不知怎的一來，竟和一個姓侯的武士有了私情，產下么哥，么哥的外公惡他女兒不端，打算養她老死，以保門面，後來華陽縣裏的這位周捕快，愛她美貌，托人作伐，么哥的外公，只好答應，所以么哥便做了拖油瓶，跟到周家，周捕快因見么哥，小小年紀，即擅彈弓之技，倒也愛如親生，所有捕擊大盜的差使，總帶么哥同行，這天周捕快又奉縣官之命，去捉白鳳凰化名的黃鳳，么哥當然跟着同去，大家到了黃鳳所寓的旅店先把旅店前後左右圍圍圍住，么哥手執一張彈弓，首先奔入，一見所說的那位黃鳳，還在那兒梳洗，又見黃鳳明見大家向她奔去，她却並不逃走，如無事然，么哥急將手上彈弓，出其不意，對准她的眼珠，就一彈，只見黃鳳反而抿嘴一笑，同時又把她的眼睛，飛快的一閉，早把么哥的那顆彈子，夾在眼皮縫上，頓時復將她的眼珠一突，那顆彈子，早已飛出，反把一個捕快擊斃，么哥見了大驚失色，正想第二彈跟着打去，忽見黃鳳早已飛身上屋，她的影子，不過閃上一閃，倏的失其所在，同時又見屋脊上面，也有一個手執彈弓的人物，站在那兒，似乎像是黃鳳的羽黨么哥趁勢朝他一彈，那人慌忙將頭一偏，避去彈子，跟着撲的一聲，也回一彈，就此你一彈的，我一彈的，一個在屋上，一個在屋下，對彈起來，誰知么哥倒不認識屋上的那人，黃鳳那時並未走過，她却隱身最高的那道牆上，一見屋上那人，正是神彈子侯固，想着前事，疾忙吐出飛劍，只見一道白光，倏的向神彈子腦門一擊，可憐這位侯固，頓時死於非命，他的那個屍身，早已倒栽葱的，滾落屋下去了，此時么哥看見屋上忽現一道白光，屋上的人，又



已滾下，心知黃鳳必是劍仙一流，有心賣個人情，不去理會，單和他的老子，急去檢查這個屍首，究竟何人，大家仔細一看，並不認識其人，正擬回報縣官，那知人叢之中，忽然的跳出一位婦人，一見這個屍身，奔了上去，撫着大慟，你道這位婦人是誰，此人非別，乃是周捕快的續絃妻子，拖油瓶么哥的令堂太太，原來么哥的生父，正是神彈子侯固，侯固從前本是一個游手好閑之徒，平日喜歡舞刀弄棍，人家便稱他一聲武士，他自與么哥之母，私下來往，生下么哥，明知這頭姻事，萬難如願，只好做了一個始亂終棄的人物，溜之乎也，後來漂流江湖，總算遇着一位明師，見他喜打彈弓，索性傳授手法，學成之後，江湖朋友，因此稱爲神彈子，嗣蒙川督知遇，便與無敵禪師，哈哈和尚，母夜叉等人，一同受聘，去剿清風山寨，無敵禪師當場送命，他們三個，回省銷差，哈哈和尚，出省訪友，神彈子却與母夜叉結爲夫婦，後因母夜叉是個人妖，他索性就在龍王村五十里以外的那座荒山之上，冒充田姓員外，造上一所巨宅，住了下來，又在龍王村的左近，開設一片黑店，派了一男一女，名爲飯館，其實謀財害命，無惡不作，夫婦二人的手段既辣，脾氣又壞，弄來的婦女，不到幾天便已厭出，或逐或殺，不知害了幾許性命，一天由夥計送到制台夫人和秋香兩個，神彈子便佔了秋香，又把夫人交與母夜叉，白天常在百里以外，前去打劫客商，非至深夜，不回住宅，後來白鳳凰救出夫人秋香二人，回至飯店，飯店底下，便是他們的機關，母夜叉既爲白鳳凰所傷，神彈子便逃到成都，這天被他打聽明白，黃鳳其人，即是白鳳凰的化身，他想要

來報仇，不料父子都不認識，反爲白鳳凰飛劍傷害，么哥之母，恐怕么哥有失，可巧趕來相助，一見死的那個，就是他的情人，自然大慟起來，正是，

有意栽花花不發

無心插柳柳成陰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## 第十四回 清風嶺劍僊聚會 赤石崗俠客求和

却說周捕快一見他的妻子，無端的撫屍大慟，弄得莫明其妙，忙問他的妻子道，這個屍首，莫非你認識他麼，他的妻子，邊拭淚邊紅了臉答道，他，他，他就是神彈子侯固，道言未已，只見么哥，疾忙撲了上去，跪着神彈子的屍旁，也是大哭起來，周捕快既見他的妻子，前夫義重，又見他的兒子，生父情深，一想常言說得好，死者爲大，倒也未便吃醋，一直等得他們母子哭畢，方始開口對大衆說道，現在黃鳳旣把神彈子擊斃，我疑心黃鳳並非黃鳳，或是清風寨的那個白鳳凰，也未可知，倘然真是那個白鳳凰，我們這班人，斷乎捉她不住，我的意思，只有老實稟報我們老爺，由縣裏八角通詳，速請上司令發大兵，去平清風山寨爲是。大衆聽了，都道周兄說得極是，只有這個辦法，大家就去掩埋神彈子的屍身，周捕快自去回報縣官，縣官聽了，一壁回覆將軍公子，一壁詳請派兵剿辦，制台接到這件公事，明知省軍沒用，一時無從批簡，他的夫人和秋香兩個，忙勸制台道，白鳳凰的本領，我們曉得斷乎不是省軍能够剿平的，她們安居山寨，並未出來擾亂世界，老爺樂得不必打草驚蛇，致成拔石

壓腳的話柄，制台聽了，蹀着他的足說道，着，着，着，這才對囉，該令真的糊塗，隨便上公事，說完，馬上提起筆來批道，據詳已悉，查該山寨匪類，爲數非多，業已札飭就近防營進剿，跳梁小醜，何得擅請大兵，殊屬非是，仰不准行，制台批完，以爲縣裏被他一罵，便可陰乾了事，豈知次日就接到將軍的咨文，怪他釀成匪禍，業已請旨定奪，制台一見將軍出奏，恐怕聖上降罪，趕忙告老還鄉，辭官不做，來得清閑聖上接得制台的辭職，提呈因念其歷來頗有功績，便准制台告老，即由將軍兼署四川總督，將軍接印之後，也知白氏父女的厲害，四處托人聘請劍俠前來相助，定要把清風山寨，踏成平地，方始甘心，一天接到一位朋友的信，據稱已代聘到太上道人，玄玄尼姑師徒二人，不久就可到來，將軍自然大喜，即命營務處調集防營三十營，先往距離清風寨不遠的那座赤石崗下，紮定營盤，一俟太上道人玄玄尼姑師徒兩個到後，即行相機進剿，此時白鳳凰一聽這個消息，不禁也嚇一跳，你道爲何，原來太上道人，乃是無憂老人，和南無僧，信天子三位的師叔，白鳳凰曾經聽見南無僧，信天子二人說過，那位太上道人，已具白日飛昇的道行，他的劍術，只有師父廣成翁能够對付，白鳳凰又知廣成翁不出問世已有數十年了，若是要去請他下山，很難辦到，他若不來自己萬萬敵不過太上道人，想至此地，她也不及再回山寨，告知老父，只有先去稟知南無僧，信天子二位師祖再說，於是馬上動身，曉行夜宿，母須多述，一天到了她那二位師祖所住的洞前，不敢擅入，候了許久，方見她的師叔，崆峒煉氣士，從洞內帶着名叫猿精的道童，

鑿了出來，一見白鳳凰一個人站在洞口，含笑說道，白師姪是幾時來的，何不入洞，去謁汝的二位師祖，白鳳凰先行參拜師叔之後，又去問了猿精的好，方才恭恭敬敬的答道，無人通報，因此不敢擅入，崆峒煉氣士聽了道，這末我着猿精，導汝入內，說完，便出洞閒遊去了，白鳳凰跟着猿精進內，走入二位師祖修道的那間室中，只見二位師祖，正在那兒對弈，她急倒身下拜，口稱孫徒白鳳凰，叩見二位師祖，南無僧，信天子一面命她起來，一面笑問道，我們曾聞汝父近來頗知改悔，雖是汝的孝心感動，可惜遲了，話雖如此，自然總是改去的好，白鳳凰等得二位師祖講完，方將來意說出，說完之後，却見二位師祖，各自沉思一會，先由信天子說道，我們這位太上師叔，向來喜管閒事，不過管到自己家裏來了，殊可不必，倘若彼此不念同道之誼，我們二人，未必一定懼他，但恐萬一不慎，小有參商，必被汝的太師祖見責，信天子說到這句，南無僧岔嘴道，我說還是我與師弟兩個，先去而求師父下山，他老人家若是不準，那時我們譬如得罪了太上道人，我們師父，便不好怪我們了，信天子聽了答道，最好也把無憂老人找着，我們三個一同去見師父，自然更好，猿精接口稟道，小童知道無憂老人，現在就在我們太師祖那兒，信天子聽了不信道，你何以知道的呢，猿精聽了，囁嚅道，小童昨兒曾至太師祖那兒偷吃幾個桃子，故而知道，信天子聽了笑罵道，你這猴頭，仍舊不改劣性，理應罰跪，姑念直說，不打謊話，恕你這次，猿精謝過，南無僧信天子兩個，便對白鳳凰道，汝在洞中守候，我們且去謁過汝的太師祖回來再講，白鳳凰和猿精

兩個，跪送二位師祖出洞之後，方始起來，猿精笑問白鳳凰道，我知道清風嶺，也是天下名山之一，嶺上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其中果品，不勝枚舉，師兄此次回去，可否也帶我同去玩玩，嶺上若有毒蛇猛虎，我能負責驅除，說完，那一種猴頭猴腦，猴急的形狀，委實有些令人好笑，白鳳凰聽了，因思此次太上道人，要與我們父女爲難，太上道人的徒子徒孫，很是不少，除了人類之外，還有什麼龍鳳龜鱗呀，什麼虎豹獅象呀，他也收作門徒，這個猿精的劍術，已經不在自己之下，帶牠同去，大可臂助，白鳳凰想畢，忙笑答道，猿兄若肯同去，只要幫得我們保全山寨，嶺上所有新鮮的果子，任你果腹便了，猿精聽了大喜，急去把南無僧，信天子二位所煉的丹藥，偷出無數，硬要白鳳凰服下，算是討好，白鳳凰見了一嚇道，你這猴頭，怪不得二位師祖，常常將你責罰，這些丹藥，二位師祖，都有數目，如何可以任意偷出請客，還不快快物歸原處，猿精聽了，笑着捧了進去，又在身邊摸出一粒千年何首烏合成的丸藥，遞與白鳳凰道，這粒丸藥乃是太師祖的童兒贈與我的，我現轉送與你，你服下之後，包你這張紅噴噴的嫩臉，永不會老，這股黑漆漆的頭髮，永不會黃，你再推却，那就看不起我這猴子了，白鳳凰只得笑着服下，後來長生不老，雖是修煉而成，這粒丸藥，但也有益匪淺，過了三天，白鳳凰正在洞內和崆峒煉氣士閒談，忽見猿精笑嘻嘻的，從洞外奔至道，快快出去迎接，太師祖和無憂師祖，統統來了，白鳳凰一聽太師祖祖師祖同來，當然非常驚喜，慌忙隨着師叔出洞跪接，果見廣成翁無憂老人，同着二位師祖

含笑而來，參拜之後，一同入內，無憂老人先對白鳳凰說道，照爾父的行爲，我實在不願見他，因蒙汝的太師祖，常懷好生之德，現在打算一同前去，白鳳凰謝過無憂師祖，廣成翁把白鳳凰喚至面前吩咐她道，汝小小年紀，一點孝心，倒還可嘉，不過汝的內外功行都還不够，以後好好的做去，我的小輩之中，要算你了，白鳳凰聽了，慌忙答道，玄孫徒覺得外功更比內功繁難，以後自當多多做些於社會有益之事，廣成翁點點頭道，外功只在忠孝節義四字，汝須注意，廣成翁說完，又向信天子，南無僧二人說道，事不宜遲，我們就此走罷，大家聽了，跟着廣成翁正要出洞，忽見猿精朝廣成翁跪着儘管叩頭，白鳳凰便替他代說，牠想跟去，廣成翁笑道，這末崆峒徒孫，也一同去罷，說着，大家即向清風嶺進發，他們這一班都是劍仙，走起路來，雖然不是騰雲，精氣一聚，行走自速，不到數日，早已到了清風寨前了當下先由白鳳凰飛奔進去報知老父，秋練聽見別個到來，倒還罷了，一聽無憂老人前來，實在有點不敢相見，但是醜媳婦總要見公公的，只得硬了頭皮，出寨跪接，大家到了裏面，無憂老人自然將秋練痛斥一番，秋練不敢多辯，過了一會，擺上素齋，於是廣成翁坐了首位，次席便是無憂老人，三席是南無僧，四席是信天子，五席是崆峒煉氣士，六席是猿精，秋練父女，坐在主位相陪，吃了一會，廣成翁問秋練道，赤石崗那邊，我們同道，到的是那幾位秋練趕忙恭而敬之的答道，聽說是太上道人，玄玄尼姑，飛鏢師太，哈哈和尚，孫德炤，暴虎，小虎，龜背子，豹頭太歲等人，無憂老人岔嘴道：他們那面。倒未曾先發制人麼，秋練道

據探子報稱，那位太上道人，業已知道小女去請師祖師父師叔諸位，聲明打算見個高下，因此不願先向徒弟一人交手，南無僧也問秋練道，省軍究有若干，秋練道，初到的時候，是三營，昨兒又由金龍帶來十營，聽說軍糧一項，因為路遠，接濟方法，似有困難之點，廣成翁聽了，攢眉蹙額的道，既聘俠客，何必拖累這班兵士，爲師的意思，廣成翁說至這處，又目視猿精白鳳凰兩個道，擬命他們二人，就往赤石崗先走一遭，最好是說我邀請太上道人，枉駕來此一談，信天子，崆峒煉氣士，各對白鳳凰猿精說道，太師祖既命爾等前往，快快就去就回，白鳳凰猿精人聽了，立時下席出寨，急向赤石崗而去，不到數時，二人已經含怒而回，無憂老人問道，太上道人，有何言語，看爾等的面色，莫非那邊有幾句不遜之言麼。南無僧接口說，太上道人，修煉已至如此道行，何以專尙意氣，白鳳凰接口道，太上道人，輕視我們父女事小，大不應該得罪太師祖師伯祖師祖幾位，廣成翁聽了，微笑道，汝等此時的說話，何嘗不尙意氣呢，所以責人容易，克己繁難，無憂老人道，師父處處恕人，這是師父的德行，至於他們那面，若講同道情義，那好如此，廣成翁聽了，復微笑着對大家說道，這樣說來，太上道人，已是犯了衆怒的了，但是爲師久已不到塵寰，這趟來此，原是爲的不令爾等和他傷了和氣，他既不來，爲師自去看他使了，廣成翁說畢，真的一個人來至赤石崗，要會太上道人，太上道人，一見廣成翁親自到來，只得率領徒弟徒孫出迎，一同來到裏面，玄玄尼姑等輩，參謁之後，太上道人盛氣說道，我早知那個姓白的女賊，專誠上山，請求救兵

現在師兄既已挺身下山，自然要來和我見個高下。快快選定日期。我當過去領教就是，廣成翁聽了，微笑答道，師弟不必這般，爲兄知道姓白的，似未得罪師弟，師弟既與她沒甚深仇宿恨，何必允那俗吏之請，前來教訓小輩，太上道人聽了，更加生氣道，我雖與那個姓白的沒有仇恨，但不過她還是一個初出茅廬之輩，就敢如此耀武揚威的起來，我非大大的懲處她一場不可，師兄要管便管，能够不來多管閒事，我們也好免傷和氣，廣成翁道，我的此次下山原爲勸和而來，不過你的那班師姪等輩，似乎都有些不服，兵是凶器，我與你修煉已至這般程度，何必去與小輩淘氣呢，爲兄言盡於此，爲兄自己決不無禮，廣成翁說完，就此告別，太上道人也不相留，一任廣成翁自去，廣成翁回至清風嶺上，自己失笑道，我已苦苦相勸，他總不聽，倘若真的尋上門來，你們須要守着後輩規矩，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也只好與他的門徒，略一比試罷了，大家聽了廣成翁的說話，本也不願使太上道人難堪，便同聲答道，師尊放心，他們若不前來尋事，只要白氏山寨能够平安，門徒等決不多事，誰知話猶未完，忽見屋上飛下兩條黑影，直向白秋練父女面前奔來，無憂老人，知道白鳳凰尚能自己照顧自己，秋練萬非來者的對手，便把他那左手中指，向空一點，陡見指上透出一道青光，那道青光已將秋練全身護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奔來的兩條黑影，一條已向白鳳凰身上撲去，一條即向秋練這裏撲來，同時又見撲秋練的這條黑影，已被青光擋回，白鳳凰也與那條黑影鬪了起來，鬪了一會，撲白鳳凰的那條黑影，忽被白鳳凰吐出的那條白光，倏的一擊、說也奇



怪，那條黑影裏面，竟會噴出紅光出來，彷彿白布落在染缸，早已變了顏色，頓時只聽得砰的一聲震響，那條黑影，已經倒在地下，大家同去一看，竟成一個全身鮮血染成的屍體了，有人認得這個屍體，就是龜背子，此時來撲秋練的那條黑影，似知此間厲害，早經逃回赤石崗去了，廣成翁在旁眼見方才那兩條黑影，一死一逃，也覺可憐，便念着一聲善哉善哉，無憂老人也一壁收了那道青光，一壁向廣成翁說道，那邊既已破了殺戒，我知太上老人的心思，本最狠毒，我們這裏不可不防，廣成翁尚未答言，突見空際又有一條影子飛來，正待上去阻止的當口，南無僧早已飛身迎至空中，一把將來人擒了下來，喝聲道，你這玄玄尼姑，既是自來送死，這就不好怨別人了，邊說，邊在鼻子裏哼出一道奇光，就用這道奇光，早將玄玄尼姑鎖住，信天子便來朝他她說道，我們當遵師父好生之德，暫時不傷爾命，只要汝師自來求和，決不再爲己甚，玄玄尼姑一見已被劍光鎖住，只好求饒道，這事都是我們師父主張，我又不肯抗違師命，此地的師祖師伯，若肯放我回去，我敢負責，從此與白氏言和就是，白鳳凰聽了，甚想答應，不過不敢自作主張罷了，正是，

強人畢竟邪無用，

道氣才知正是高，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### 第十五回 掩耳盜鈴金龍獻詭計 存心竊箭小虎失芳蹤

却說廣成翁本已到了真仙地位，所以無論對於何人何事，總是存着一個恕字，當時一聽玄玄

尼姑滿口求饒，便不假思索的即應允她道，只要爾能言而有信，何嘗不可放爾回去，信天子聽了，慌忙諫阻道，師尊不可只是好心待人，太上道人，本來自恃劍術玄妙，現在既與我們破臉，那肯輕易罷休。廣成翁聽了，邊搖着頭，邊微笑着，迫之太甚。別人就要挺而走險的呢。信天子聽了，還想辯說幾句的時候，忽見空中，陡又飛來一道金光，就向白鳳凰的腦門擊來，正縱發劍相助，已見白鳳凰口吐飛劍，迎擊上去。誰知白鳳凰的劍光，甫觸那道金光，早被那道金光擊了回來，廣成翁在旁看得清楚，恐防白鳳凰有失，便向那道金光，用手一招，只見那道金光，就在空中滴溜溜的，搖閃不定起來，旋又倏的一閃，迅速的飛了回去，廣成翁疾忙以手遮額，走到門外仔細抬頭一看，只見那道金光，已經不知去向，方始轉身進內，向大衆問道，爾等可識這道金光是誰，大衆答道，莫非就是太上道人不成，廣成翁點頭道，不是他是誰，爲師不敢傷他，所以只向他招着，原想收了他的神劍，不料被他逃走，雖被逃走，可是他已失了面子了，此刻可放玄玄師姪回去，爲師料定，太上道人，必已不在赤石崗了，說完，即命南無僧，將那奇光收去，放走玄玄尼姑，玄玄尼姑滿面羞慚的謝過大衆，只把她的身子一閃，已失所在，玄玄尼姑回到赤石崗，果見太上道人，業已不在那兒，玄玄尼姑便向衆人發表意見道，我們的來此，都是師父的主張，現在師父既走，我們只好各散，不知衆位以爲如何，大家聽了，尙未答腔，那個金龍，已用他的造孽銀錢，捐上一個都司職銜，來到督標候補，新任制台，見他武藝出衆，委爲統領，命他再帶十營隊伍，前來赤石崗助剿，此時

他見玄玄尼姑發表意見，恐怕衆位俠客一散，他便無法進剿清風山寨，於是首先開言說道，太上老師，既是不別而行，那邊厲害，可想而知，玄玄師父主張各散，晚生不敢挽留，不過諸位師父，既是應聘而來，請將善後之事，大家商妥方好，不然，晚生只有馬上功夫，劍術一道，素未學過，倘若清風嶺那邊，殺將前來，教我一個人如何抵擋，眼見四十營的人馬，一定覆沒，衆位師父，不爲各人的顏面計，也應爲人命計，玄玄尼姑聽了接口道，清風嶺那邊，只要我們不去惹他，他們決不至於進攻我們，金龍道、制軍既派大兵進剿清風嶺的強人，此事當然業已奏報北京，現在弄得沒有結果，就制軍不來罪我，我們須替制軍想想，教他老人家怎麼交代北京呢，現在我倒有個辦法，不過要請玄玄師父，再向那邊去走一遭，玄玄尼姑道，金大人只要有法子，貧尼敢不奉命，金龍道，玄玄師父，方才不是說過清風嶺那邊，不至於向我方爲難的麼，晚生的意思是，要請玄玄師父去向那邊說明，要請白氏父女，從此改換姓名，安居山寨，不可出外擾亂地方，我即率隊回省，稟知制台，說是已將山寨剿平，白氏不知下落，這樣一來，北京方面既有交代，省軍也決不再去剿辦他們，他們僅僅換了一個空名，反能得着如此實惠，似乎彼此均有利，玄玄尼姑聽了大喜，立即再往清風寨，就將來意告知白氏父女，白氏父女不敢作主，特去稟知廣成翁與無憂老人幾位，廣成翁聽完，微頷其首的說道，姓金的這個主意，雖是掩耳盜鈴之計，細細一想，却於清風山寨，很有益處，既是如此，准定答應他們便了，秋練聽了，便去回覆玄玄尼姑，玄玄尼姑，便去回

覆金龍，金龍一聽見清風寨，業已答應改換姓名，索性更進一步，要求玄玄尼姑，再走一轉，要請白氏父女退出清風嶺，另遷地方，因為清風寨的名目存在，依然難瞞人口，將來傳到制台耳中，仍於白氏有害，玄玄尼姑去了回來，那邊也又應允，金龍一見大事已妥，方才班師回省，而稟制台道，沐恩此次同了太上道人等人，進剿清鳳山寨，業已盪平，白氏父女，不知下落，想已死於亂軍之中，這次的收功，一則是太上道人等人的劍術厲害，二則是大師的虎威所致，方有這個結果，至於沐恩個人，並無勞績足錄，不敢仰邀獎敘，制台聽了，自然大喜，奏報北京之後，制台得了男爵，金龍補授督標參將之職，連那位制台公子，也保上一個欽加二品銜的特用道，這且不提，再說玄玄尼姑等人，也於金龍的大兵回省時候，各自分散，內中惟有暴虎之女小虎，大不快活，她向她的母親說道，此次之事，雖然因為太上師祖，無端一走，大家只好各散，其實那邊的廣成翁，無憂老人，南無僧，信天子，崆峒煉氣士，猿精等六個，決不會長駐清風寨的，我們只要用那以逸待勞之法，等得他們六個一走，我們這裏，不論明戰也好，暗殺也好，白氏父女，任他三頭六臂，怎能敵得過我們這許多人，現在既是一言已出，駟馬難追，對於廣成翁等等，倒不能不守這個信約了，各位師父，都是應聘而至，本與白氏父女，無甚關係，說走就走，自然容易，我們娘兒兩個，却與白氏父女二人，真有不共戴天之仇，難道我們也就此回去不成，暴虎聽了，便長歎了一聲道，咳，我兒的話，雖然說得不錯，你要知道那位太上老師，他的劍法，為娘曾經親眼見過，他有一次

和你玄師父。向至崑崙山閒遊。忽然遇見一隻斑斕猛虎。太上老師，即將他那大口一張。吐出一道金光。倏的飛到那隻老虎之前。只聽得一聲霹靂。那隻老虎。固是粉骨碎身的死在那裏。最希奇的是。那虎所站立的那座山頭。竟被那道金光削得坦平。我兒呀，你想想看，太上老師的那柄飛劍，厲害不厲害，現在連他這樣厲害的劍術，都被那邊打敗，弄得沒臉回來，我兒這點點的小本事，怎能前去報仇雪恨呢，小虎聽了，又把她的雙眉一豎道，母親呀，一個人做人，無非一點廉恥，那個姓白的狠賊，竟將母親那般裸辱，此仇那好不報，女兒就是拿這條性命與他拚了，死也瞑目，暴虎聽了，把她那張老臉一紅道，常言說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總要候着機會，我兒方好去殺那賊，否則白送性命，於事仍舊無濟，那就大不上了，小虎聽了，也覺白氏父女，真個不是隨便可以報仇的，左思右想，都沒法子，只得同了她娘，仍至玄玄尼姑那裏，再煉本事不提，再說廣成翁自見赤石崗的衆俠散去，以及大兵回省之後，他因要守信約，先命白秋練改名爲余三省，白鳳凰改名爲余孝媛，然後命把清風寨三個字取消，率領部衆，即日遷至距離清風嶺百里以外的，那座馬鞍山中，馬鞍山的內容，都與清風嶺相似，惟有桑麻穀米等項，不及清風嶺來得富饒，好在那時候的貪官污吏極多，劫富濟貧的事情，本是俠客所應爲的，余孝媛的外功，原又不够，藉此多做些懲惡獎善之舉，連余三省的罪惡，更好懺悔懺悔，於是不到數日，各事均已布置停當，余三省又傳令部下，對於民衆，直認他們父女，已被省軍攆得不知下落，要使世界之上，無人再提白秋練白

鳳凰兩個人的名字方止，他的部下，倒也維命是從，廣成翁等六位，又住了幾時，方始別了余氏父女，各歸洞府，余氏父女送走六人以後，常常下山，按照俠客應做之事，不敢有所懈怠，只因所做之事，無非當仁不讓，見義勇爲，那八個字，便可包括，故不一件件的表述，有一天深夜，余三省正與他的女兒余孝媛，在那兒閑話，忽見窗外似有一條黑影一閃，孝媛眼快，早已執了那柄寶刀，縱出窗外，只見那條影子，已經飛至屋上，孝媛疾忙追縱上屋，尙未站定，又覺對面忽有一股冷風，向她的咽喉，颯的一聲飛來，她是行家，知道此風，就是飛鏢之勢，趕快把她身子，向左一側，避過那股鏢風，跟着又聽得砰礮劈拍的一聲震響，她背後的那一株十幾圍的大樹，已被那鏢打折下來，孝媛知道此鏢厲害，又是黑夜，恐怕有失，便把飛劍吐出，欲取那條黑影的性命，誰知那條黑影，也知道她的飛劍厲害，一見那鏢落空，早已一溜烟的逃走，孝媛等了一會，不見甚麼動靜，方命女隊中的隊士，向那折下的樹之前後左右查檢，有無甚麼鏢箭等物，隊士查檢了半天，始在離樹十幾丈遠的所在，拾着一枝雪亮的飛鏢，孝媛接來一看，認得這枝鏢，就是玄玄尼姑大徒弟飛鏢師太的東西，當即携着這枝鏢回到屋內，對她老父說道，爹爹，你看那個飛鏢師太，又來行刺你我，此刻雖被女兒攔走，爹爹以後須要小心，三省聽了，忿然說道，爲父和她們這般人，無仇無恨，何以苦苦的要來害我，日後倘若被爲父將她們捉住，一定要把她們碎屍萬段，方才甘休，孝媛聽了道，飛鏢師太既來行刺，這樣說起來，玄玄尼姑就未免失了信約了，三省次日，便在他的室

內，做上一個機關，省得有人前來行刺，其實飛鏢師太的來此行刺，乃是私來的，玄玄尼姑確實絲毫不知，這末飛鏢師太爲甚麼定要刺死余三省父女二人呢，原來她的毒恨三省，倒非她本人的仇怨，倒是爲的她那個師妹小虎，小虎自從赤石崗回去之後，時常暗暗哭泣每以未雪母恥爲恨，飛鏢師太便對她說，我爲師妹之事，已於師妹頭一天到此，我早暗至壽州，以及他處，尋過那個姓日的了，只因尋他不着，沒有法子，師妹既有這般孝心，我當私下再去行刺一趟，師父面前，不必提及，否則師父就要怪我不守她的信約了，小虎聽了自然感激，不料飛鏢師太去了回來，又是失敗，小虎垂淚道，師姊的本領，如此高超，都不能奈何姓白的，妹子學煉未久，武藝自然更加平常，要報此仇，恐怕沒有日子了，飛鏢師太，只得很懇切的勸了一番，慢慢的另圖別法，小虎等得飛鏢師太走後，她一個人尋思道，白秋練父女現已改了名字，四川省軍，決不會再去剿滅他們的了，我要雪母之恥，只有我自去行刺，但是飛鏢師姊的武藝，勝過我百倍，她既失敗，我去也不過送死，於事無益，照這樣說來，難道就此罷休不成麼，她又前思後想的想了一會，居然她想出一個苦肉計出來，她自從想出那個苦肉計之後，面上不動聲色，每天仍舊學煉她的武藝，又過兩月，一天她娘暴虎，忽然有事要與小虎商量，來至她的房內，一看小虎不在房內，便又尋至練武室裏，仍是沒有小虎的影子，暗想我這女兒，從不出門遊玩，今兒怎會不見，起初尙不着急，後來一過三天，依然不見她的女兒，方才着忙起來，急去稟知玄玄尼姑，玄玄尼姑也吃一嚇，就在此時，又據

一個女徒來報，說是貯藏武器的室裏，憑空約少了一管袖箭，玄玄尼姑忙去親自檢查，果見那管袖箭，不知去向，暴虎不知那管袖箭的寶貴，便問玄玄尼姑道，我知袖箭這樣東西，乃是普通的拳師所用，師父既有劍術，何以重視此箭，玄玄尼姑搖着頭道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我的這管袖箭，還是我那師尊所賜，這管袖箭，是用三昧真火和最毒的毒蛇之血，合而煉過的，專打劍仙俠客一流人物，因為劍仙俠客一流人物，都有運氣功夫，凡是氣包精血的人們，除了劍術之外，只有這管袖箭能够傷他，現在無端的失去，非自己少了一樣寶物而且不能交代師尊呢，說着，又問暴虎道，小虎既是失蹤，我看她的走，必有她的目的，我這袖箭，不知是否她竊去的暴虎道小女既是不別而行，我想要末她去行刺白氏父女去了，但是她毫沒本事，就算竊了師父的袖箭而去，我恐也非白氏的對手，師父慈悲為懷，可以追蹤上去，以救我女性命，玄玄尼姑聽了道，我已與廣成翁立過信約，既說彼此不再相犯，連小虎此去，也失我的信用，但她為母雪恥，總算尚有孝心，我也不去怪她，說着，吩咐飛鏢師太道，爾速前去幫助爾那師妹，倘若一時無法進取，還是帶她回來，另想別法，暴虎也竭力拜托飛鏢師太道，雪恥固是要緊，不過我現在只有這點骨血，情願將雪恥的事情，緩下再說，師姊此去，准請將小虎帶了回來吧，話猶未完，暴虎的眼淚，又簌落落的掉了下來了，飛鏢師太聽畢，便向馬鞍山進發，到了之後，先向四處探聽，都說這幾天並未聽說有甚麼刺客發現，飛鏢師太聽了，方把她的心放下一半，等到深夜，換上夜行衣服，悄悄的上山察看動



靜，一連去了幾天，並未看見小虎前去行刺，一住月餘，仍無消息，飛鏢師太暗忖道，小虎前來行刺的事情，本無實在憑據，不過是師父據理揣度的，我已到此月餘，斷無前來行刺的人，能够空等這些日子的，小虎的人，又很乖巧，我料她決不敢來冒險，或者另去投奔別人，想學絕技，也未可知，飛鏢師太想至此地，又住了半月，方才回山，據實回報師父與暴虎二人，玄玄尼姑聽見小虎不在馬鞍山，雖然惦記，還在其次，只有把那暴虎，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起來，到了次日，大家又在紛說，暴虎不知去向，玄玄尼姑知她去尋女兒，只好由她，正是，

雪恥賢媛無下落

尋仇孝子又登程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六回 彬彬有禮一揖竊衣箱 脈脈含情兩番贈路費

却說暴虎私下山，當然去尋她的女兒小虎，一天到了馬鞍山下，住在一家飯店，細細打聽的結果，始知她的女兒，確未來此行刺，沒有法子，只得索性住下，守候小虎，這裏的事情，暫且擱一擱下來，再來回上去敘說壽州那面，羊青陽自從打算把報仇的事情，等他兒子小青長大成人辦理，便請明師教那小青讀書，小青這人，非但一目十行，異常聰慧，沒有幾年，已有相當學問，而且對於青陽，以及春梅奶娘二人，都能十分孝順，鄉黨之中，無不稱贊小青是位孝子，於是便有人來替他作伐，照那位奶娘的意思，也想把小青早點娶親，倘能

生下一子半女，青陽固有抱孫之喜，就是她的那位苦命小姐死在九泉，也好藉此瞑目，誰知青陽別有懷抱，恐怕他這兒子，娶親之後，萬一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起來，他那亡妻之仇，就難望報，因此只要媒人上門，無不被他拒絕而去，奶娘拗不過主人，只好由他，又過兩年，那年小青已是十六歲了，青陽見他兒子模樣都好，只是爲人過於長厚，大有非禮勿言之風，要想令他兼學武藝，又無好的教習，這樣的又因循了一二年，青陽有些等不下去了，一天便把小青叫到面前，向她說道，爲父看爾爲人，總算還無執袴子弟的習氣，平時對於爲父以及你那奶娘，也還知道孝順，不過我看你過於拘謹，似乎不能够担当大事，很不放心，小青聽了，恭恭敬敬的答道，爹爹若有大事，當然是兒子去做，爹爹年紀已大，經營了半生事業，腦筋和心血兩樣，一定用得過度，那好再請爹爹自己去操心呢，青陽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，爲父看爾枉負孝子之名，身有大仇不報，將來縱令功名成就，既是問心有愧，難出而問世，還說要辦大事呢，小青聽了，頓時大吃一驚，急問他的父親道，我家世代經商，安分守己爹爹怎麼說出身有大忌四字，青陽聽了，又在她的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，爾賴上人除蔭，自幼至長，只知寒來穿衣飢來就食，何嘗曉得天有多少高地有多少厚，我所說報仇的這句說話，就是你那亡母身上的事情，小青聽完，更加嚇得滿面失色，雙掌亂搓的問道，這末那個仇人，姓名誰，現在何處，母親既已生下我這不孝兒子，我只要有一口氣，當然要去報仇，青陽道，你的仇人，名叫白秋練，他還有一個女兒名叫鳳凰，現在聽說在四川還做着甚麼營官，你若

是羊氏的好子孫，應該就去報仇，小青忙又問道，那個姓白的，究與母親是甚等樣仇，青陽不待小青說完，頓時大怒道，你儘管尋根究蒂的多問，我試問你，你要甚麼仇，才肯去報甚麼仇，不肯去報呀，小青一見他的老子生氣，慌忙連連的說道，兒子一定去報，兒子馬上去報，說着，急去收拾行李，奶娘一聽見少爺要去報仇，心裏自然一喜一憂，喜的是她的小姐含冤負屈的，死在九泉已有十幾年了，一旦有她的親生兒子，前去報仇，怎麼不喜，但是這位少爺，年紀只有十七八歲，一個文質彬彬，向未出門一步的人物，要到四川，去向那個殺人不眨眼的惡賊身上報仇，怎麼不憂，可是想前想後，萬無阻止之理，只得忙去幫同收拾行裝，除了主張多給盤纏外，真是沒有第二個法子，青陽起初也打算叫他兒子，多帶銀錢，多帶備人，後來轉折一想，多帶銀錢，難防歹人覬覦，謀財害命的事情很多，多帶備人，人多口雜，又不能幫他去捉仇人，只有壞處，沒有好處，因此之故，僅給了小青二百兩銀子，命他一個人馬上起身，小青既沒閱歷，也不知道路遠迢迢的出門，一旦缺了川資，便要吃苦，所以並不請求增加，單是瞞着的老子，再三再四的盤問他的奶娘，要她說出原因，奶娘嘆息道，你的父親既不便向你說，我又怎能對你講呢，少爺此去報仇，第一要見事行事，不可大意，白秋練這人，他有飛檐走壁之技，擒龍捉虎之能，少爺手無縛雞之力，怎能敵他只有打聽到他的下落，就去告狀，事既經官，那便不怕他了，小青此時只知替母報仇，至於如何報法，不佞可以代他立誓，他的心裏，可說毫沒成見，及聽奶娘所言，也以爲是，奶娘

又將私房銀子，取出三百兩，給他帶在身邊，以備緩急之需，小青謝過奶娘，就去拜別他的父親，青陽本是一個硬心腸的人物，此時一見他的兒子，馬上要出遠門，此行不知吉凶如何，想到這裏，也會把他雙眼緊閉起來，你道爲何，青陽那時若把他的尊眼張開，他的眼淚，恐怕就要像潮湧般的滾出來了，他的眼淚一經滾出，他兒子出門的雄心勇氣，必定爲他打斷，所以只把眼睛閉着，也沒多言，小青拜過父親，攜了行李，就此登程，一日到了安慶，他也不敢耽擱，可巧那天適有開往漢口的輪船，小青買了一張散艙船票，箱子行李搬上之後，打開鋪蓋，他便躺下，過了一會，船已起錨，小青因被船身震動，身上的血脈，一經流行，頓時沉沉睡去，正在好睡的當口，忽被一個茶房把他叫醒，又對她說，飯已開出，客人快去吃吧，小青聽了起來一看，只見前面地下，擺着一大木桶的熱飯，早有許多客人，紛紛的各拿飯碗在盛，有的還怕不夠，拿了面盆，當做飯碗，盛了拿到自己鋪上去吃，小青看得出神，反把自己吃飯的問題忘了，還是別個客人通知他，他方想着非但沒有帶着路菜，連碗筷也未曾預備，因爲他前幾天都是走的旱道。白天有飯館，晚上有客店。自然無需自備碗筷，現在到了船上，忽然要用起來。方才懊悔自己沒有經驗。弄得要餓肚皮，他還想着開壁的，那位客人吃完之後，問他暫借一用，豈知他還沒有開口，那一大木桶的飯，早被客人吃光，只好束緊褲帶，仍去躺在鋪上，等得將要開晚飯的時候，小青總算聰明，預先去和開壁的那位客人招呼，請教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，那位客人剛剛答出一個白字，他就大驚失色，慌忙暗

付道，此人既是姓白，莫非就是我的仇人不成，他一想到這裏，急又問道，足下的台甫，是不是叫做秋練二字，那位客人聽了，還當他是癡子，但也只好答道，在下却叫和卿，足下何故硬要說我名叫甚麼秋練，這是什麼道理，小青聽了，方知自己冒失，只得連連認錯，說到後來，始說本意，說要問他借碗，那個姓白的道，出門都是朋友，幸虧我有兩隻，可以借你若是等我吃完，恐怕那飯桶裏的飯，大家早已吃個乾淨，誰來留着給你，小青因已飯碗着積，也不多辯，等得晚飯吃畢，那個姓白的客人，又對小青閒說道，足下想是初次出門，所以碗筷都未預備，碼頭上竊賊極多，足下須要小心一二，小青聽了，連稱承教，又問姓白的道，漢口到宜昌，是不是天天有船的，姓白的道，平常本是間天有船，近來沙市輪船恐怕要十天八天才有呢，小青聽了道，這是在漢口只好住棧房了，姓白的道，我有熟的客棧，足下可以同我合住，也好省些費用，小青聽了大喜，約定准與姓白的同住，及至船到碼頭，姓白的對他說，我先下船，你可在此等候，我一到棧房，就叫茶房前來接你，說着，又指指小青的衣箱行李說道，碼頭上的剪絡固多，那班接客的夥計，彷彿和強盜一般，你千萬要看好自己東西，不可與不認識的人去瞎講，不見我派來接的人，你萬萬不許下船，小青見他照顧得這般仔細，心裏真的十二分感激，口裏謝過之後，眼看姓白的下船而去，此時碼頭上接客的人，早已一闐而上，也有接着的，也有接不着的，當下就有兩個人，硬來搬小青的行李，小青問他是白先生叫你來接我的，那人冒稱正是白先生，派來接你這位客人的，小青倒也仔細，又問

道，你既是甘先生派來的，你曉得我姓甚麼，那人被他一問，倒也一愕，小青見他這般形狀，自然不敢讓他接去，那人無法，只好掃興走開，小青等得那人去後，便自言自語道，不是少爺老口，我這兩件行李，早已不翼而飛，不脛自走了呢，說着，又見那時人頭更是擁擠，搬錯行李的也有，失掉箱子的也有，小青恐怕自己的箱子鋪蓋遺失，急去一屁股坐在箱子上面，他心裏又想道，這總不會失掉了，誰知他的念頭，尚未轉完，忽見對面恩恩的，走來一個衣冠楚楚的人物，一見了他，趕忙一面手裏恭恭敬敬的朝他一揖，一面嘴裏說道，表兄怎麼今天才到，小青見來人恭恭敬敬的朝他作揖，那好坐着直受不動，只好趕忙站起，回了那人一揖，復見那人又細細朝他臉上一看，連聲說道，認錯了人，認錯人了，對不住，對不住，復又一彎腰而去，小青見那人認錯了人，也是常有之事，嘴裏一壁也答道，那不礙，那不礙，屁股壁往後就坐了下去，誰知一個坐空，只聽得撲咚的一聲，已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去了，跌了一交，慌忙爬起，四面看他的那隻箱子，早已不知去向，原來朝他作揖的那人，正是竊賊，因見他坐在箱子上面，只有串出一人，趁他起身還揖的當口，便從身後一把將箱子拖去，背着就跑，等得小青一跌之後，重復爬了起來，看見箱子不見，再去追賊，自然影跡無踪了，像這種騙賊，在現在時代，自然是司空見慣，並不希奇，那時尚在光緒那年，這種騙法，尙是創見，小青又是一位第一次出門的人，這個當，自然要上得不太不小的了，當時小青一見箱子被竊，這一嚇，還當了得，也不管此地是在船上，不禁口裏叫着他的奶娘

嗚嗚的哭了起來，可巧那時姓白的派來接他的人，真的到來，當場問他何故在哭，小青說明原委，接他的人聽了，也連連說道：「糟了糟了。你碰見雙檔竊賊了，這末你的箱子之中，可有甚麼貴重什物，小青邊泣，邊答道，我的五百兩銀子，盡在此中，這是我只有尋死的了，來接他的人聽了，只好哄他到了棧房再講，便對他說道，箱子並非一定尋不着的羊先生總要同我到了棧房，方能辦理，小青只好跟着那人携了行李，一同來到棧房，開了一間房間住下，姓白的倒也真的熱心，忙一面代小青報了警局，一面再三勸慰，豈知一連候了幾天，毫沒有消息，姓白的自己有事，便先走了，小青也知被竊的那隻衣箱無望，他就自己打算道，報仇事大，失竊事小，難道我好因此真的尋死不成，當然只有仍向川中進發，但是身無分文，在在需款，這又如何走法呢，小青這般的想了一陣，復又號啕痛哭起來他正哭得天昏地暗的當口，忽見有一位嬌滴滴的女客，走入他的房內，很殷勤似的勸他道，羊先生，你也不必這般悲傷，你失去銀箱一事，我也曾經聽見棧裏老板說起過的，一錢逼死英雄漢，自然使你為難，說着，就在身摸出三十兩銀子，遞與小青道，羊先生，這點數目，不能算是資助，你且收下再說，小青一見這位女客，送錢給他，却又為難起來，心裏一時決斷不下，還是接的好呢，還是不接的好呢，其時那位女客，似已窺透其意，忙又解說道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，羊先生不必客氣，謙虛事小，銀錢受逼事大，出門的人，處處要錢的呢，小青聽了，暗暗一想，此人得說很是，我如何可以辜負人家好意，小青想完，只得趕忙站了起來，先朝那

位女客，恭而敬之的一揖之後，始把銀子收下。只見那位女客，早已笑容可掬的，挨着他的身旁，坐了下來，此時小青是坐在牀沿之上的，趕忙把他的身子挪開尺許地位，方待朝那位女客開口說話，忽又心裏躊躇道，她的年齡，和我相仿，我究竟稱呼她什麼呢？付了好一刻，方才決定稱呼，始向那位女客說道，兄弟承蒙姊姊慨然資助，心裏萬分感謝，不過兄弟與姊姊萍水相逢，如此厚贖，教兄弟怎樣過意得去，可憐小青這話甫經講完，早把他那張潘安相貌，衛玠容顏，羞得抬不起頭來了。那位女客一見小青這般神情，腹內愈覺心旌搖搖不定起來，也將她的那張標緻臉蛋，微紅了一紅的答道。羊先生不必客氣，區區之數，萬勿挂齒。我曉得先生是往宜昌去的，我們正好同路，明天就有船了，船票我當代打，我還有說話，要與先生長談，且到船上去說吧，小青聽了，正要阻止代打船票之事，那位女客，早已嬌嬌婷婷，恩促的出房去了，小青等得女客走後，忙在屋內亂轉起來，自言自語道，這件事情，可把我難死了，這位女客她既好意，代打船票，我若不收，怎能到了四川，現在只好斗胆收下，但又拿什麼錢來奉還她呢，旋又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說道，羊小青，你真傻了，她不是說過有話長談麼，倘有托我之事，那怕赴湯蹈火，也要替她辦妥，辦妥之後，交情上面，就算報答她了，至於銀錢上面，可以問明她的姓名住址，日後寄還就是，小青想完，如釋重負一般，到了次日，便有一個茶房進來，向他說道，羊先生，你的房金，以及船票，那邊的趙玉環小姐，已經代你算清打好，此刻叫我來送你上船，趙小姐早就上去了，小青聽罷，因為胸有成竹，倒也鎮定。



，於是跟着茶房上船，一到船上，只見那位趙小姐，已在官艙門口站着招呼他，正是，

船上無端遭竊賊

客中有幸遇嬌娃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賢孝劍俠傳第一集終

